圖書集成醫部全録

第十三册

臟腑門

通俗圖書刊行社刊行
會文堂新記書局發行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第十三册目錄

卷九十三彙考九十三

臟腑門一 總一……一

黃帝素問……一

(一)生氣通天論—一 (二)金匱眞言論—一 (三)陰陽應象大論—二 (四)陰陽別論—二 (五)六節臟象論—三 (六)五臟生成篇—三 (七)五臟別論—四 (八)玉機眞臟論—四 (九)臟氣法時論—六 (十)宣明五氣篇—六 (十一)寶命全形論—九 (十二)太陰陽明篇—九 (十三)刺禁論—一〇 (十四)調經論—一〇 (十五)示從容論—一一 (十六)陰陽類論—一一

靈樞經……一三

(一)九鍼十二原篇—一三 (二)本輸篇—一三 (三)邪氣臟腑病形篇—一四 (四)本神篇—一五 (五)脈度篇—一五 (六)脹論篇—一六 (七)五癃津液別篇—一七 (八)五閱五使篇—一七 (九)陰陽繫日月篇—一七 (十)本臟篇—一八 (十一)五色篇—一八 (十二)五味篇—一八 (十三)百病始生篇—一九 (十四)邪客篇—二〇 (十五)論疾診尺篇—二〇

卷九十四彙考九十四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图书室藏

6513131

常—三七　㉜五事—三七　㉝五咎—三七　㉞五音—三七　㉟五聲—三七　㊱五色—三七　㊲五味—三八　㊳五臭—三八　㊴五宜（子來扶母）—三八　㊵五惡（味之惡）—三八　㊶五惡（氣之惡）—三八　㊷五數—三八　㊸五行—三八　㊹五時—三八　㊺五形（外臺云外應五行之形內法五形之象）—三八　㊻五畜—三八　㊼五穀—三九　㊽五果—三九　㊾五菜—三九

劉完素六書……三九
㈠五臟六腑應五運六氣—三九

李杲十書……三九
㈠五臟之氣交變論—三九　㈡問臟腑有幾—四〇　㈢前後虛實圖—四一　㈣臟腑標本陰陽論—四二　㈤五方之正氣味—四三　㈥臟腑瀉火藥—四三　㈦用藥升降浮沉補瀉法—四三

虞摶醫學正傳……四四
㈠五臟病傳—四四

樓英醫學綱目……四四
㈠五臟病傳—四五

薛己醫案……四五
㈠求五臟病—四五

李梴醫學入門……四六
㈠臟腑不可不知—四六　㈡內景全圖—四七

臟腑門二總二

臟腑門二總二……三一

扁鵲難經……三一

㈠臟腑—三一

張機金匱要略……三〇

㈠臟腑傳乘治法—三〇

傷寒論……三一

㈠辨在臟在腑并治法—三一 ㈡五臟絕候—三一 ㈢乘腑乘臟—三一

華佗中藏經……三一

㈠腑病水法有六—三一 ㈡臟病火法有六—三一 ㈢論五臟六腑寒熱虛實生死順逆之法—三一 ㈣臟腑虛實論—三二

孫思邈千金方……三三

㈠臟腑論—三三 ㈡診五臟六腑氣絕證候—三三 ㈢五臟六腑變化旁通訣—三三 ㈣五臟—三四 ㈤六腑—三四 ㈥五臟經—三四 ㈦六腑經—三四 ㈧五臟脈—三四 ㈨五臟斤兩—三四 ㈩六腑斤兩—三四 ⑪六腑丈尺—三四 ⑫六腑所受—三四 ⑬五臟官—三四 ⑭六腑官—三五 ⑮五臟腧—三五 ⑯六腑腧—三五 ⑰五臟募—三五 ⑱六腑募—三五 ⑲五臟脈出—三五 ⑳六腑脈出—三五 ㉑五竅—三六 ㉒五養—三六 ㉓五液—三六 ㉔五聲—三六 ㉕六氣—三六 ㉖五神—三六 ㉗五有餘病—三六 ㉘五不足病—三七 ㉙六情—三七 ㉚八性—三七 ㉛五

㈠臟腑問答—六九　㈡臟腑名位—七〇　㈢臟腑陰陽—七〇
陳士鐸石室祕籙……七一
㈠五臟生剋—七一　㈡論臟腑—七三　㈢臟治法—七四　㈣腑治法—七五

卷九十六彙考九十六

臟腑門四 肝……七七
黃帝素問……七七
㈠四氣調神大論—七七　㈡上古天眞論—七八　㈢生氣通天論—七八　㈣金匱眞言論—七八
㈤陰陽應象大論—七九　㈥靈蘭祕典論—七九　㈦六節臟象論—七九　㈧五臟生成篇—八〇
㈨診要經終論—八〇　㈩平人氣象論—八〇　⑪臟氣法時論—八〇　⑫刺熱篇—八一　⑬氣厥論—八一　⑭大奇論—八一　⑮標本病傳論—八二　⑯方盛衰論—八二
靈樞經……八二
㈠本輸篇—八三　㈡本神篇—八三　㈢經脈篇—八三　㈣肝經諸穴之圖—八四　㈤經水篇—八五
㈥病傳篇—八五　㈦淫邪發夢篇—八五　㈧順氣一日分爲四時篇—八五　㈨本臟篇—八五
扁鵲難經……八六
㈠肝臟形象—八六　㈡肝臟斤兩—八六　㈢肝臟形象之圖—八七
張機金匱要略……八七

李中梓醫宗必讀……四八
㈠五臟苦欲補瀉論—四八

徐春甫古今醫統……四九
㈠瀉南方補北方論—四九

卷九十五彙考九十五

臟腑門三 總三……五三

趙獻可醫貫……五三
㈠形景圖說—五三 ㈡五行論—五六

章潢圖書編……五八
㈠五臟六腑咽喉說—五八 ㈡臟腑始生總論—五八 ㈢臟腑全圖說—五九 ㈣三陰三陽—六〇
㈤臟氣臟德—六〇 ㈥神氣爲臟腑之主—六〇 ㈦臟腑緒論—六二

喻昌醫門法律……六三
㈠內經十問—六四 ㈡一申治病不本四時之律—六六 ㈢先哲格言—六七

張介賓景岳全書……六七
㈠五臟內傷—六七 ㈡五臟虛實—六八 ㈢臟象別論—六八

李濂身經通考……六九

彭用光體仁彙編……九六
㈠肝臟藥性—九六　㈡本經補瀉温涼藥—一〇〇
李濚身經通考……一〇一
㈠肝臟得病虛實橫逆—一〇一
鍼灸……一〇一
導引……一〇三

卷九十七彙考九十七

臟腑門五膽……一〇五
黃帝素問……一〇五
㈠靈蘭祕典論—一〇五　㈡六節臟象論—一〇五　㈢氣厥論—一〇五
靈樞經……一〇六
㈠本輸篇—一〇六　㈡經脈篇—一〇六　㈢膽經諸穴之圖—一〇七　㈣經水篇—一〇八　㈤淫邪發夢篇—一〇八
扁鵲難經……一〇九
㈠膽腑形象—一〇九　㈡膽腑形象之圖—一〇九

㈠肝死臟—八七 ㈡肝著—八八

華佗中藏經……八八

㈠論肝臟虛實寒熱生死逆從脈證之法—八八

王叔和脈訣……八八

㈠肝臟歌—八八

孫思邈千金方……九〇

㈠肝臟病脈論—九〇 ㈡肝實熱—九一 ㈢肝虛寒—九一 ㈣肝膽俱實—九一 ㈤肝勞—九一

嚴用和濟生方……九二

㈠肝膽虛實論治—九二

劉完素六書……九二

㈠薄厥證(主肝)—九二 ㈡疢筋證(主肝)—九二

李杲十書……九二

㈠肝臟苦欲補瀉藥味—九三

李梴醫學入門……九三

㈠肝臟賦—九三

章潢圖書編……九五

㈠肝臟說—九五 ㈡肝部食忌—九六 ㈢養肝法言—九六

㈠四氣調神大論一一二九　㈡生氣通天論一一三〇　㈢金匱眞言論一一三〇　㈣陰陽應象大論一一三〇　㈤靈蘭祕典論一一三二　㈥六節臟象論一一三二　㈦五臟生成篇一一三三　㈧診要經終論一一三三　㈨平人氣象論一一三三　㈩臟氣法時論一一三三　⑪刺熱篇一一三三　⑫氣厥論一一三三　⑬標本病傳論一一三三　⑭方盛衰論一一三四

靈樞經……一三四

㈠本輸篇一一三四　㈡本神篇一一三四　㈢經脈篇一一三五　㈣心經諸穴之圖一一三五　㈤經水篇一一三六　㈥病傳篇一一三六　㈦淫邪發夢篇一一三六　㈧順氣一日分爲四時篇一一三六　㈨本臟篇一一三六　㈩邪客篇一一三七

扁鵲難經……一三八

㈠心臟形象一一三八　㈡心臟形象之圖一一三八

張機金匱要略……一三八

㈠心臟死傷一一三八　㈡心虛一一三九

華佗中藏經……一三九

㈠論心臟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脈證之法一一三九

王叔和脈訣……一三〇

㈠心臟歌一一三〇

孫思邈千金方……一三一

㈠心臟脈論一一三二　㈡心實熱一一三三　㈢心虛寒一一三三　㈣心小腸俱實一一三四　㈤心小腸

華佗中藏經……一〇九
㈠論膽虛實寒熱生死脈證之法—一〇九
孫思邈千金方……一一〇
㈠膽腑脈論—一一〇 ㈡膽實熱—一一〇 ㈢膽虛寒—一一〇
劉完素六書……一一〇
㈠膽痺證—一一〇
李梴醫學入門……一一一
㈠膽腑—一一一
章潢圖書編……一一三
㈠膽腑說—一一三 ㈡相膽病法—一一三
彭用光體仁彙編……一一三
㈠膽腑藥性—一一三 ㈡本經補瀉溫涼藥—一一六
鍼灸……一一六

卷九十八彙考九十八

臟腑門六心……一一九
黃帝素問……一一九

㈠心志—一四一

彭用光體仁彙編……一四二

㈠心臟藥性—一四二 ㈡本經補瀉温涼藥—一四五

李濚身經通考……一四五

㈠心臟得病虛實橫逆—一四五

鍼灸……一四六

導引……一四七

臟腑門七 小腸……一四八

黃帝素問……一四九

㈠靈蘭祕典論—一四九 ㈡氣厥論—一四九

靈樞經……一四九

㈠本輸篇—一四九 ㈡邪氣臟腑病形篇—一四九 ㈢經脈篇—一五〇 ㈣小腸經諸穴之圖—一五一

㈤經水篇—一五二 ㈥淫邪發夢篇—一五二

扁鵲難經……一五二

㈠小腸形象—一五二 ㈡小腸腑形象之圖—一五三

張機金匱要略……一五三

俱虛—一三四　㈥心勞—一三四　㈦脈極—一三四　㈧脈虛實—一三四
嚴用和濟生方……一三四
㈠心小腸虛實論治—一三五
劉完素六書……一三五
㈠風消證(主心脾)—一三五　㈡心掣證(主心)—一三五　㈢心疝證(主心痛)—一三五　㈣伏梁證(主心積)—一三五
李杲十書……一三六
㈠心臟苦欲補瀉藥味—一三六　㈡安養心神調理脾胃論—一三六
李梴醫學入門……一三六
㈠心臟—一三六
王圻三才圖會……一三九
㈠心神—一三九
章潢圖書編……一四〇
㈠心臟說—一四〇　㈡心部食忌—一四〇　㈢養心法言—一四〇　㈣治心要法—一四〇
趙獻可醫貫……一四一
㈠心主論—一四一
喩昌醫門法律……一四一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

醫部彙考九十三

臟腑門一　總一

黃帝素問

四時之氣，更傷五臟。㈠生氣通天論

註　四時之氣，風、寒、暑、濕也。言四時之邪匪，只病陽陰之氣化，而更傷五臟之有形，蓋病久則傳化也。

夏氣者病在臟。㈡金匱眞言論

註　夏時陽氣發越在外，臟氣內虛，故風氣乘虛而內薄。

夫言人之陰陽，則外爲陽，內爲陽。言人身之陰陽，則背爲陽，腹爲陰。言人身臟腑中之陰陽，則臟者爲陰，腑者爲陽。

註　夫人之始生也，負陽而抱陰，是以背爲陽，腹爲陰。督脈循於背，總督一身之陽；任脈循於腹，統任一身之陰。夫外爲陽而有腹背之陰陽者，陽中有陰陽也；內爲陰而有臟腑之陰陽者，陰中有陰陽也。

肝、心、脾、肺、腎五臟，皆爲陰；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腑皆爲陽。

㈠小腸寒熱—一五三
華佗中藏經……一五三
㈠論小腸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脈證之法—一五四
孫思邈千金方……一五四
㈠小腸腑脈論—一五四　㈡小腸實熱—一五四　㈢小腸虛寒—一五四
劉完素六書……一五五
㈠控睪證(主小腸)—一五五
李梴醫學入門……一五五
㈠小腸腑賦—一五五
彭用光體仁彙編……一五七
㈠小腸藥性—一五七　㈡本經補瀉溫涼藥—一六一
鍼灸……一六一

註夫肝脈傳肺，肺傳大腸，大腸傳胃，胃傳脾，脾傳心，心傳小腸，小腸傳膀胱，膀胱傳腎，腎傳心包絡，包絡傳三焦，三焦傳膽，膽傳肝，一臟一腑，一雌一雄，陰陽相間，循環無端，如肝之心，心之肺，肺之腎，腎之脾，此皆經氣絕而死不治者也。如肺之腎，亦生陽之屬，因肺腎爲牝臟，以陰傳陰，故名重陰，以水臟而反傳所不勝之脾土，故謂之辟陰。此皆不治之死候也。

㊄六節臟象論

故形臟四，神臟五，合爲九臟以應之也。

註形臟者，藏有形之物也。神臟者，藏無形之神也。藏有形之物者，胃與大腸小腸膀胱也。藏無形之神者，心藏神，肝藏魂，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也。蓋五味入口，藏於腸胃，津液藏於膀胱，以養五臟之神氣，故以形臟神臟合而爲九臟，以配地之九野九州也。

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註五氣，臊、焦、香、腥、腐也。在天爲氣，故食人以五氣。在地爲化，化生五味，故食人以五味也。天位居高而包乎地之外，故五氣從外竅而內入心肺，心肺居上爲陽也。心榮色而華於面，故使五色修明。肺主聲，故音聲能彰也。地位居下而處乎天之內，故五味藏於腸胃，以養五臟之氣，氣得味養，則陰陽和而相生矣。水穀皆入於口，其味有五。津液各走其道，氣和津成而五臟之神乃自生矣。

㊅五臟生成篇

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甘，腎欲鹹，此五味之所合也。

註五味入口，藏於腸胃，以養五臟氣，故五味爲五臟之所欲，無有偏勝，則津液相成而神自生矣。

色味當五臟，白當肺辛，赤當心苦，青當肝酸，黃當脾甘，黑當腎鹹。

註經脈生於地之五行，而上應天之六氣，故凡論經脈先配合五臟五行，而後論及於六腑。

故背爲陽陽中之陽心也。背爲陽陽中之陰肺也。腹爲陰陰中之陰腎也。腹爲陰陰中之陽肝也。腹爲陰，陰中之至陰，脾也。

註夫心爲陽臟，位處上焦，以陽居陽，故謂陽中之陽。肺爲陰臟，位處上焦，以陰居陽，故謂陽中之陰。腎爲陰臟，位處下焦，以陰居陰故謂陰中之陰。肝爲陽臟，位處下焦，以陽居陰故謂陰中之陽。脾爲陰臟位處中焦，以太陰居陰，故謂陰中之至陰也。

㊂陰陽應象大論

清陽發腠理，濁陰走五臟。清陽實四支，濁陰歸六腑。

註腠者，三焦通會元眞之處，理者，皮膚臟腑之文理。言清陽之氣，通會於腠理，而陰濁之精血走於五臟。五臟主藏精者也。四支爲諸陽之本六腑者，傳化物而不藏，此言飲食所生之清陽充實於四支而渾濁者歸於六腑也。夫脾主四支，又曰手太陰獨受其濁，蓋濁中之清者由脾之轉輸而充實於四支，濁中之濁者歸於六腑也。

人有五臟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

註化五氣者，化五行之氣也。肝志爲怒，心志爲喜，脾志爲悲，肺志爲憂，腎志爲恐，以五氣而生五臟之志也。

故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臟。水穀之寒熱，感則害於六腑。地之濕氣，感則害皮肉筋脈。

註天之邪氣，由形層而入於裏陰，故感則害人五臟。水穀入胃，寒溫不適，飲食不節，而病生於腸胃，故害於六腑。清濕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故感則害皮肉筋脈。夫臟爲陰，腑爲陽，筋脈血分爲陰，皮肉氣分爲陽。天地之邪，有陰有陽，水穀之氣有熱有寒，而病人之形身臟腑，亦有陰陽之別也。

㊃陰陽別論

註言五臟之氣逆回失其旋轉之機而死也。平脈篇曰『水行乘金火行乘木名曰逆金行乘水木行乘火名曰順。』蓋神轉而不回者，毋行乘子也；回則不轉者，子行乘母也。五臟受氣於所生之子，而反舍氣於所生之母，是生氣之逆行也。傳之於其所勝，是剋賊相傳也，是以至其所不勝而死，此皆氣之逆行故也。如肝受氣於心，而肝氣反舍於腎，則腎氣盛；腎氣盛，則火氣衰；火氣衰，則金無所畏，而傷肝，所謂舍氣於其生，死於其所不勝也。病之且死，必先傳行，言必先剋賊相傳而後病至其所不勝而後死。故當先治其未病焉。金匱要略曰：上工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卽勿補之。中工不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實脾，惟治肝也。夫肝之病補用酸，助用焦苦，蓋用甘味之藥調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而傷肺；肺受傷則金氣不行；金氣不行則肝氣盛，則肝自愈。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可用之。經曰：虛虛實實，補不足，損有餘，是其義也。餘臟準此。所謂病之且死，必先傳行，上工能治其未病，則不至於死矣。

肝受氣於心，傳之於脾，氣舍於腎，至肺而死。心受氣於脾，傳之於肺，氣舍於肝，至腎而死。脾受氣於肺，傳之於腎，氣舍於心，至肝而死。肺受氣於腎，傳之於肝，氣舍於脾，至心而死。腎受氣於肝，傳之於心，氣舍於肺，至脾而死。此皆逆死也。一日一夜五分之，此所以占死生之早暮也。

註復申明五臟之氣逆傳至其所不勝而死。昧旦主甲乙，晝主丙丁，日昃主戊己，暮主庚辛，夜主壬癸，一日一夜而五分之。如眞臟脈見，至肺而死，死於薄暮；至腎而死，死於中夜；至肝而死，死於昧旦；至心而死，死於日中；至脾而死，死於日昃。此所以占死生之早暮也。夫逆傳至死，有三歲，有六歲，有三月，有六月，有三日，有六日，當知日之早暮，亦有三時，有六時也。

黃帝曰：『五臟相通，移皆有次，五臟有病，則各傳其所勝。』

註言五臟相通，有順傳之次序；如逆傳其所勝者，蓋因其病而逆之也。

註色味之應五臟者，色外而味內也。故曰：白當肺辛，言辛生肺，而肺生白也。

㊆五臟別論

黃帝問曰：『余聞方士或以腦髓爲臟，或以腸胃爲臟，或以爲腑，敢問更相反，皆自爲是，不知其道，願聞其說！』

註凡藏物者皆可名臟名腑，故方士皆自以爲是也。

岐伯對曰：『腦、髓、骨、脈、膽、女子胞，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皆藏於陰而象於地。故藏而不瀉，名曰奇恒之腑。

註地主閉藏而上升，天主化施而下降，言人之臟腑形骸應象天地陰陽之氣，此六者與傳化之腑不同，故名曰奇恒之腑。

夫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氣之所生也，其氣象天，故瀉而不藏。此受五臟濁氣，名曰傳化之腑，此不能久留輸瀉者也。魄門亦爲五臟使，水穀不得久藏。

註臟爲陰，地爲陰，地之濁氣升於天，天受之而復降於下，故名曰傳化之腑。天主化施也。魄門肛門也，上合於肺，故名魄門。五臟之濁從此而出，故亦爲五臟之下竅，腸胃之腐穢從此而瀉出，故曰水穀不得久藏。

所謂五臟者，藏精氣而不瀉也，故滿而不能實。

註精氣爲滿，水穀爲實，但藏精氣，故滿而不能實也。

六腑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也。所以然者，水穀入口，則胃實而腸虛，食下則腸實而胃虛。故曰，實而不滿，滿而不實也。

註水穀充實於內，而不得久留，故實而不能滿。

㊇玉機眞臟論

五臟受氣於其所生，傳之於其所勝；氣舍於其所生，死於其所不勝。病之且死，必先傳行至其所不勝，病乃死。此言

爲癃不約爲遺溺膽爲怒是爲五病

註五氣所病，謂五臟氣逆而爲病。噫，不平之氣。本經曰：『所謂上走心爲噫者，陰氣而上走於陽明，陽明絡屬心，故上走心爲噫。』此因胃氣上逆於心也。陰陽應象論曰：『肺在變動爲欬。』肝爲將軍之官，在志爲怒，肝氣欲達，則爲語。診要經終篇曰：『春刺冬分，邪氣著臟，病不愈，又且欲言語。』此言春令之肝氣不舒也。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脾氣病而不能灌漑於四臟，則津液反溢於脾竅之口，故爲呑嚥之證。靈樞經曰：『陽者主上，陰者主下，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當瀉足少陰，補足太陽。』蓋少陰之氣在下，病則反逆於上，則嚏，此腎絡上通於肺也。口問篇曰：『人之噦者，穀入於胃，胃氣上注於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倶還入於胃，新故相亂，眞邪相攻，氣併相逆，復出於胃，故爲噦。』蓋穀入於胃，乃傳之肺，而肺反還入於胃，胃受肺之寒氣所逆而欲復出於胃，故爲噦。胃之逆氣下併於腎，則爲恐。蓋腎與胃戊癸相合也。大腸小腸受盛水穀，變化糟粕，病則不能化物而爲泄矣。下焦如瀆，水道出焉，病則反溢而爲水病。靈樞經曰：『三焦下兪出於委陽，並太陽之正，入絡膀胱，約下焦，實則閉癃，虛則遺溺，遺溺則補之，閉癃則瀉之。』膽爲中正之官，性秉剛決，病則氣鬱而爲怒。此病五臟五行之氣，而六腑亦配合於五行。

五精所并：精氣并於心則喜，并於肺則悲，并於肝則憂，并於脾則畏，并於腎則恐，是謂五并，虛而相并者也。

註五并，五臟精氣相并也。多陽者多喜，心爲陽臟，陰精并之，故喜。本經曰：『神有餘則笑不休。』肝悲哀動中則傷魂，肺虛而肝氣并於肺，則悲。脾憂愁不解則傷意，肝虛而脾氣并於肝，則憂。恐懼不解則傷精，脾虛而腎氣并於脾，則畏。本經曰：『所謂恐如人將捕之者，陰氣少，陽氣入陰，陰陽相薄，故恐。』蓋心腎爲水火陰陽之主宰，是以心虛而陰精并之，則喜；腎虛而陽氣并之，則恐。此水火二氣上下交并，其餘三臟皆所勝之氣相并，所謂氣不及則所勝妄行。虛而相并者，申明并者因虛而相并也。

五臟所惡：心惡熱，肺惡寒，肝惡風，脾惡濕，腎惡燥，是謂五惡。

因而喜大虛則腎氣乘矣，怒則肝氣乘矣，悲則肺氣乘矣，恐則脾氣乘矣，憂則心氣乘矣，此其道也。故病有五，五五二十五變，及其傳化，傳、乘之名也。

註 肝當作肺，肺當作肝，悲當作思。夫喜爲心志，喜大則傷心，如外因於邪，始傷皮毛，內舍於肺，肺傳之肝，肝傳之脾，脾傳之腎。其間因而喜大則心氣虛，而腎氣乘於心矣，怒則肝氣傷，而肺氣乘於肝矣，思則脾氣傷，而肝氣乘於脾矣，恐則腎氣傷而脾氣乘於腎矣，憂則肺氣傷，而心氣乘於肺矣。如一臟虛而受乘，即相傳之五臟，故病有五。五臟有五變，及其傳化，則五五有二十五變矣。如喜大而腎氣乘心，心即傳之肺，肺傳之肝，肝傳之脾，脾傳之腎，是五臟傳化亦各乘其所勝，故曰傳者，乘之名也。

㈨臟氣法時論

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貴更賤，以知死生，以決成敗，而定五臟之氣，間甚之時，死生之期也。

註 五行，金、木、水、火、土也。言天之十干四時，地之五穀五味，人之五臟五氣，皆合於此五者，以此五者而合參之，則成敗死生可決矣。更貴更賤者，貴賤更互也。間者持愈之時，甚者加甚之時也。

㈩宣明五氣篇

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鹹入腎，甘入脾，是爲五入。

註 伯高曰：胃者五臟六腑之海也，水穀皆入於胃，五臟六腑皆稟氣於胃。五味各走其所喜，酸先走肝，苦先走心，甘先走脾，辛先走肺，鹹先走腎。穀氣津液已行，榮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故味之酸者入肝以養肝氣。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故味之辛者入肺，以養肺氣。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故味之苦者入心以養心氣。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故味之鹹者入腎以養腎氣。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故味之甘者入脾以養脾氣。

五氣所病：心爲噫，肺爲欬，肝爲語，脾爲吞，腎爲欠爲嚏，胃爲氣逆爲噦，爲恐，大腸小腸爲泄，下焦溢爲水，膀胱不利

爲牝臟逆夏氣則奉收者少秋爲痎瘧故肺臟之陰病而發於夏也夫所謂陽病發於骨陰病發於血者即謂〻論之所謂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沈之義。此因本氣自傷而爲病也。曰陽病發於冬，陰病發於夏者，因所生之母氣逆而爲病也。陰陽之道，推變無窮，若膠執於心腎發於骨血，肝肺發於冬夏，又不可與論陰陽矣。五發者，謂五臟皆有所發之處，各有所發之因。

五臟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是爲五臟所藏。

註 臟，藏也，主藏而不瀉也。經〻曰『兩精相搏謂之神』，是神乃陰精所生而藏於心臟，並精而出謂之魄，魄乃陰精所生，肺爲陰臟，故主藏魄。隨神往來謂之魂，肝爲陽臟，故主藏魂。所以任物謂之心，心之所憶謂之意，心生血脈，血生脾，故心所之之意而藏於脾也。心之所之謂之志，神生於精，志生於心，亦心腎交濟之義，此謂五臟所藏之神。

五臟所主：心主脈，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肉，腎主骨，是爲五主。

註 五臟在內而各有所主之外合。心主血，故所主在脈。肺主氣，氣主皮毛，故肺合皮。肝生於腎，筋生於骨，故在臟爲肝，在體爲筋。五臟元眞之氣，通會於肌肉腠理，脾氣通於五臟，故所主在肉。腎藏精髓而注於骨，故所主在骨。五主者，謂人身之皮腠形層，各屬五臟之所主。

㈡寶命全形論

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滅，土得木而達，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絕，萬物盡然，不可勝竭。

註 五臟五行之氣，有相勝更立者，如木得金則伐，火得水則滅，金得火則缺，水得土則絕，此所勝之氣而爲賊害也。如土得木而達，此得所勝之氣而爲制化也，萬物之理皆然而不可勝竭。

㈢太陰陽明篇

故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則入六腑，陰受之則入五臟。入六腑則身熱不時臥，上爲喘呼。入五臟則䐜滿閉塞，下爲

註金、木、水、火、土，五臟之本氣也。風、寒、熱、燥、火，五行之所生也。五臟之氣，喜於生化，故本氣自勝者惡之。心爲火臟，故惡熱；肺屬淸金，故惡寒；肝主風木，故惡風；脾爲陰土，故惡濕；腎爲水臟，故惡燥。三臟惡本氣之勝，肺惡腎之寒，腎惡肺之燥，此亦陰陽變換之道，而肺腎子母之氣互爲本末也。

五臟化液，心爲汗，肺爲涕，肝爲淚，脾爲涎，腎爲唾，是謂五液。

註水穀入口，其味有五，津液各走其道，五臟受水穀之津液，淖注於外竅，化爲五液。心主血，汗乃血之液，出於肺竅之鼻而爲涕，出於肝竅之目而爲淚，出於脾竅之口而爲涎，腎絡上貫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舌下廉泉玉英，上液之道也，故腎爲唾。經曰：『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又曰：『五液者，腎爲水臟，受五臟之精而藏之，腎之液復入心而爲血，入肝爲淚，入肺爲涕，入脾爲涎，自入爲唾，是以五液皆鹹。』

五味所禁：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是謂五禁，無令多食。

註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官，傷在五味，故禁多食。肺主氣，辛入肺，故走氣，氣病而多食之，反辛散而傷氣。心主血，潤下作鹹，鹹走血者，水氣上交於心也，血病而多食之，則水反勝火矣。腎主骨，炎上作苦，苦走骨者，火氣下交於腎也，骨病而多食之，則火氣反勝矣。此與幷於心則喜，幷於腎則恐之義相同。蓋心腎水火之氣，時相旣濟，故所走互更。其餘三臟，是本臟之味而走本臟所主之筋肉也。脾主肌肉，甘爲土味，脾病而多食之，則反傷脾氣，肝合筋，酸走肝，筋病而多食之，則反傷其肝氣。夫五味所以養五臟之氣者也，病則氣虛，故無令多食；蓋少則補，多則反傷其氣。

五病所發：陰病發於骨，陽病發於血，陰病發於肉，陽病發於冬，陰病發於夏，是爲五發。

註腎爲陰臟，在體爲骨，故腎陰之病發於骨。心爲陽中之太陽，在體爲脈，故心陽之病發於血。脾爲陰中之至陰，

亦守其經隧焉。

五臟者，故得六腑與爲表裏。經脈支節，各生虛實，其病所居，隨而調之。

註 五臟內合五行，外合皮、脈、肉、筋、骨，故得與六腑爲表裏，以應十二經脈。故五者之虛實，止歸五臟；若經絡支節，各生其虛實，則隨其病處而調之。

㉕示從容論

五臟、六腑、膽、胃、大小腸、脾、胞、膀胱、腦、髓、涕、唾、哭、泣、悲、哀，水所從行，此皆人之所生，治之過矣。子務明之，可以十全，卽不能知爲世所怨。

註 腎藏精而爲水臟，然津液之生，原出於胃腑水穀之精微。脾主爲胃行其津液，大腸主津，小腸主液，膀胱者津液之所藏，與腎臟雌雄相合，通於腦髓，出於上竅而爲涕唾哭泣。此人之津水所從行，亦如天之精水在泉而上通於天也。膽主藏津汁，通於廉泉玉英，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胞者水之所由洩也。悲哀者，謂心悲志悲，故泣出也。此言腎液又上通於心而出於上竅也。

肝虛、腎虛、脾虛，皆令人體重煩寃。

註 三臟之經脈，外絡於形身，上貫於心膈，故皆令人體重煩寃。

㉖陰陽類論

三陽一陰，太陽脈勝，一陰不能止，內亂五臟，外爲驚駭。

註 三陽主開，一陰主闔，二氣類聚而太陽脈勝，是一陰不能止其開，則內亂五臟，外爲驚駭。蓋三陰之氣繆通五臟，陰不能內守而從陽外出，是以五臟內亂。經云：『東方肝木，其病發驚駭』。

飧泄，久爲腸澼。

註　六腑爲陽，故陽受之邪入六腑；五臟爲陰，故陰受之邪入五臟，各從其類也。入六腑者，謂陽明爲之行氣於三陽，陽明病，則六腑之氣皆爲之病矣。陽明主肉，故身熱不時臥者，謂不得以時臥也。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六腑之海，其氣亦下行，陽明逆不得從其故道，故不得臥也。下經曰：「胃不和則臥不安。」此之謂也。陽明氣厥，則上爲喘呼。入五臟者，謂太陰爲之行氣於三陰，太陰病，則五臟之氣皆爲之病矣。脾氣逆則脹滿，太陰爲開，開折則倉廩無所輸而爲飧泄，久則爲腸澼矣。

㊂刺禁論

臟有要害，不可不察。肝生於左，肺藏於右，心部於表，腎治於裏，脾爲之使，胃爲之市。膈肓之上，中有父母。七節之旁，中有小心。從之有福，逆之有咎。

註　五臟有緊要爲害之處。肝主東方乙木，肺主西方辛金，是以肝左而肺右也。曰生曰藏者，謂臟體藏於內，臟氣之從左右而出於外也。心爲陽臟而主表，腎爲陰臟而主裏。脾主爲胃行其津液，以灌四旁，故爲之使。胃爲水穀之海，無物不容，故爲之市。膈，膈膜也，內之膈肉前連於胸之鳩尾，旁連於腹脅，後連於脊之十一椎。肓即募原之屬，其原出於臍下，名脖胦。中有父母，謂心居膈之上，腎居肓之上，膈肓之上，其間有陰陽水火之神藏焉。七節之旁，乃膈俞之間。中有小心者，謂心氣之出於其間，極微極細，不可逆刺以傷其心也。臟腑之氣，皆從膈而出，惟心氣之上出於俞也。從之者，順其臟氣之所出，神轉而不回者也。逆之者，逆其臟氣回還，而有回則不轉之咎矣。

㊃調經論

夫心藏神，肺藏氣，肝藏血，脾藏肉，腎藏志，而成此形。志意通內，連骨髓而成身形五臟。五臟之道，皆出於經隧，以行血氣。血氣不和，百病乃變化而生，是故守經隧焉。

註　言五臟之所藏之氣以成此形，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志意通內，連骨髓而成身形

外內之相應也癃疝[illegible]
乃注於絡脈，皆盈乃注於經脈。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行有經紀，周有道理，與天合同，不得休止。夫谿谷者，皮膚之分肉，是津液外注於皮膚，從孫絡化赤而注於臟腑之原。故經曰：『十二原者，五臟之所以稟三百六十五節氣味也。四關者，兩肘、兩腋、兩髀、兩膕，皆機關之室，眞氣之所過，血絡之所遊行者也。』十二原出於四關，四關主治五臟者，謂臟合腑而腑有原，原有關而關應臟，臟腑陰陽相合，外內出入之相通也。故曰：明知其原，覩其應而知五臟之害矣。肝心脾肺腎，內之五臟也，陽中之少陰，陰中之少陽，五臟之氣也。故臟腑有病，取之經脈之原，脹取三陽，飧泄取三陰。此病在三陰三陽之氣而取之氣也。

今夫五臟之有疾也，譬猶刺也，猶汚也，猶結也，猶閉也。刺雖久，猶可拔也；汚雖久，猶可雪也；結雖久，猶可解也；閉雖久，猶可決也。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說也。

註　百病之始生也，皆生於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散，經絡厥絕，脈道不通。夫風雨寒暑大驚卒恐，猶刺猶汚，病從外入者也。陰陽喜怒飲食居處，猶結猶閉，病由內生者也。千般疢難，不出外內二因，是以拔之雪之，仍從外解，解之決之，從內解也。

㈡本輸篇

肺合大腸，大腸者傳道之腑。心合小腸，小腸者受盛之腑。肝合膽，膽者中精之腑。脾合胃，胃者五穀之腑。腎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腑也。少陽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臟。三焦者，中瀆之腑也，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腑也。是六腑之所與合者。

註　此六臟六腑，陰陽相合。藏貨物曰府。六腑受盛水穀，傳化糟粕，受藏精汁，故名曰腑。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故爲傳道之腑。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故爲受盛之腑。膽主藏精汁，故爲中精之腑。胃爲倉廩之官，主受納水穀，故爲五穀之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故爲津液之腑。少陽三焦也。水熱穴論曰：『腎者至陰也，至

靈樞經

㈠九鍼十二原篇

黃帝曰:『願聞五臟六腑所出之處。』岐伯曰:『五臟五腧,五五二十五腧,六腑六腧,六六三十六腧。經脈十二,絡脈十五,凡二十七氣,以上下所出爲井,所溜爲滎,所注爲輸,所行爲經,所入爲合。二十七氣所行皆在五腧也。』

註 夫榮衞氣血生於胃腑水穀之精,榮行脈中,衞行脈外,血行脈中,氣行脈外;然脈內之血氣,而滲灌於脈外,脈外之氣血,從絡脈而溜注於脈中,內外出入之相通也。五臟內合五行,故其腧五;六腑外合六氣,故其腧六。蓋六氣生於五行而有二火也。經脈十二,六臟六腑之經脈也,絡脈十五,臟腑之十二大絡,及督脈之長強,任脈之尾翳,脾之大包,凡二十七脈之血氣,出入於上下手足之間,所出爲井,所溜爲滎,所注爲輸,所行爲經,所入爲合。此二十七氣之所行,皆在於五腧。蓋十二經脈之血氣,本於五臟,五行之所生,而脈外皮膚之氣血,出於五臟之大絡,溜注於榮輸而與脈內之血氣相合於肘膝間。此論臟腑經脈之血氣出入也。

五臟有六腑,六腑有十二原。十二原出於四關,四關主治五臟,五臟有疾,當取之十二原。十二原者,五臟之所以稟三百六十五節氣味也。五臟有疾也,應出十二原,十二原各有所出,明知其原,觀其應而知五臟之害矣。陽中之少陰肺也,其原出於太淵。太淵二。陽中之太陽心也,其原出於大陵。大陵二。陰中之少陽肝也,其原出於太衝。太衝二。陰中之至陰脾也,其原出於太白。太白二。陰中之太陰腎也,其原出於太谿。太谿二。膏之原出於鳩尾。鳩尾一。肓之原出於脖胦,脖胦一。凡此十二原者,主治五臟六腑之有疾者也。脹取三陽,飧泄取三陰。』

註 津液者,水穀氣味之所生,中焦之氣蒸津液,化其精微,發泄於腠理,淖澤注於骨,補益腦髓,潤澤皮膚,是津液注於三百六十五節,而滲灌於皮膚肌腠者也。溢於外則皮肉膏肥,餘於外則膏肓豐滿,蓋膏者,臟腑之膏膜,肓

於合』黃帝曰：[illegible]

入於委陽，膀胱合入於委中央，膽合入於陽陵泉。』

註太陽、少陽、陽明者，三陽之氣也，運行於脈外，與六腑之經脈相合。脈外之氣，與經脈合於滎輸之間，是以滎輸治外經，治在外之經脈也。脈內之血氣，與三陽之氣，合於肘膝之間，是以合治內腑。蓋脈中之血氣，六腑之所出也，取諸外經者，取五臟六腑之滎輸也。

㈣本神篇

肝藏血，血舍魂，肝氣虛則恐，實則怒。脾藏榮，榮舍意，脾氣虛，則四肢不用，五臟不安，實則腹脹，經溲不利。心藏脈，脈舍神，心氣虛則悲，實則笑不休。肺藏氣，氣舍魄，肺氣虛則鼻塞不利少氣，實則喘喝胷盈仰息。腎藏精，精舍志，腎氣虛，則厥，實則脹。五臟不安，必審五臟之病形，以知其氣之虛實謹而調之也。

註五臟各有所藏，五志各有所舍；如五志受傷，則有五志之病；如臟氣不平，則見臟氣之證，故必審五臟之病形，以知其氣之虛實也。肝者將軍之官，故氣虛則恐，氣實則怒。脾主四肢，故虛則四肢不用，土灌四臟，是以五臟不安。腹乃脾土之郛郭，故實則腹脹，經溲不利者，不轉輸其水也。夫神慈則悲，喜爲心志，故心氣虛則悲，盛實則笑不休。肺主氣以司呼吸，故肺氣虛則鼻塞不利少氣，實則喘喝胸滿而不得偃息也。腎爲生氣之原，故虛則手足厥冷，腎者，胃之關也，故實則關門不利而爲脹矣。此五臟之氣各有太過不及而不得安和，當審其所見之氣而調之也。

㈤脈度篇

五臟常內閱於上七竅也，故肺氣通於鼻，肺和則鼻能知香臭矣。心氣通於舌，心和則舌能知五味矣；肝氣通於目，肝和則目能辨五色矣；脾氣通於口，脾和則口能知五穀矣；腎氣通於耳，腎和則耳能聞五音矣。五臟不和，則七竅不通，六腑不和則留爲癰。故邪在腑則陽脈不和，陽脈不和則氣留之，氣留之則陽氣盛矣。陽氣太盛，則陰脈不利，

陰者，盛水也，肺者，太陰也，少陰者，冬脈也，故其本在腎，其脈在肺，皆積水也，是一腎配少陽而主火，一腎上連肺而主水，故腎將兩臟也。三焦之脈出於中胃入絡膀胱，約下焦而主決瀆，故爲中瀆之腑，水道出焉而下屬膀胱。夫三焦者，少陽之氣，水中之生陽也。手厥陰包絡之相火，出於右腎，歸於心下之包絡而爲一臟，三焦爲之腑，是兩腎以膀胱爲腑。三焦歸於中胃，爲包絡之腑，故爲孤之腑也。夫兩腎者，主天一之水，地二之火，分而論之，猶兩儀也。故少陽屬腎，腎上連肺而爲兩臟，合而論之，陰陽相貫，水火互交，並主藏精而爲生氣之原，故皆以膀胱爲腑。三焦上合包絡而爲孤之腑也。

㈢邪氣臟腑病形篇

身之中於風也，不必動臟，故邪入陰經，則其臟氣實。邪氣入而不能客，故還之於腑。故中陽則溜於經，中陰則溜於腑。

註　五臟之脈屬臟絡腑，六腑之脈屬腑絡臟，臟腑經脈之相通也。夫血脈爲陰，五臟之所主也，故邪入於經，其臟氣實。邪氣入而不能客，故還之於腑，散於腸胃。陽明居中土，爲萬物之所歸，邪歸於陽明之腸胃，而無所復傳矣。

黃帝曰：『余聞五臟六腑之氣，榮輸所入爲合，令何道從入，入安連過，願聞其故。』岐伯答曰：『此陽脈之別入於內，屬於腑者也。』

註　五臟六腑之氣，榮輸所入爲合，令何道從入，入安連而爲合，安所行過而相連？帝總問五臟六腑者，蓋欲訪明臟之五輸，腑之六俞，所出所入之原流，然已論於本輸篇內，故伯止答六腑之合皆在於足之原因。再按脈外之衛氣，出於足之陽明，上衝於頭面，散行於三陽，脈外之氣血，從手陽明之五里，布散於膚表。是手足諸陽之氣，皆從上而下，復從足指井入於脈中，從足而交於手，故曰六腑之經脈，皆出於足之三陽，上合於手也。此陽氣之出於地中，運行於天表，復從下而貫於地脈經水之中。

下口為小腸主傳送糟粕津汁。胃之五竅，猶閭里之門戶。蓋水穀入胃，其味有五，津液各走其道，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五臟主藏水穀之精者也，其流溢於下焦之津液，從任脈而出於廉泉玉英，以濡上之空竅，故五臟六腑各有畔界，其病各有形狀也

㈦五癃津液別篇

五臟六腑，心為之主，耳為之聽，目為之候，肺為之相，肝為之將，脾為之衛，腎為之主外。故五臟六腑之津液，盡上滲於目，心悲氣幷則心系急，心系急則肺舉，肺舉則液上溢。夫心系與肺不能盡舉，乍上乍下，故欬而泣出矣。

註 心為君主之官，乃五臟六腑之主。耳目者上之空竅，津液之所注也。將相衛者，為君主之臣使也。腎主外者，腎主藏津液，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心悲氣幷者，心悲則臟腑之氣皆上幷於心，聽令於君主也；氣幷於心，則心系急，心系急則肺舉。肺乃心之蓋也，肺舉則液上溢，肺主氣而水隨氣行也。心系與肺不能盡舉，乍上乍下，下則為欬，上則泣出矣。

㈧五閱五使篇

黃帝曰：『願聞五官。』岐伯曰：『鼻者，肺之官也。目者，肝之官也。口脣者，脾之官也。舌者，心之官也。耳者，腎之官也。』

註 官之為言司也，所以聞五臭，別五色，受五穀，知五味，聽五音，乃五臟之氣，外應五竅，而五竅之各有所司也。

㈨陰陽繫日月篇

心為陽中之太陽，肺為陽中之少陰，肝為陰中之少陽，脾為陰中之至陰，腎為陰中之太陰。

註 心屬火而應日，故為陽中之太陽。肺居高而屬金，故為陽中之少陰。肝居下而屬木，故為陰中之少陽。腎居下而屬水，故為陰中之太陰。脾位中央而主坤土，故為陰中之至陰。五臟為陰，而陰中有陽也。

陰脈不利，則血留之，血留之，則陰氣盛矣。陰氣太盛，則陽氣不能榮也，故曰關。陽氣太盛，則陰氣弗能榮也，故曰格。陰陽俱盛，不得相榮，故曰關格。關格者，不得盡期而死也。

註　夫手足之六陽內通於六腑，六陰內通於六臟，十二經脈之血氣，由臟腑之所生，故虛者飲藥以補之，是臟腑之氣，榮於脈內者也。此論臟腑之氣，通於脈外之皮膚，七竅以應天地之紀閱歷也。五臟常內閱於七竅，是以五臟不和，則七竅不通矣。在內者六腑為陽，在外者皮膚為陽。本經曰：『陽氣有餘，榮氣不行，乃發為癰。』是以六腑不和，則血氣留滯於皮膚而為癰，此病從內而外也。故邪在腑者，謂邪在於表陽，則陽脈不和，謂左之人迎不和也。陽脈不和，則氣留之，氣留之，則陽氣盛矣。陽氣太盛，則陰脈不利，謂右之氣口不利也。陰脈不利，則血留之，血留之，則陰氣盛矣。陰氣太盛，則陽氣不能榮也，故曰關。謂關陰於內，陽氣不得以和之。陽氣太盛，則陰氣弗能榮也，故曰格。謂格陽於外，陰氣不得以和之。如是則陰陽俱盛，不得相榮，故曰關格。關格者，不得盡期而死也。此病因於外也。是五臟六腑應天地之五運六氣，有升降出入之神機如此。

黃帝曰：『氣獨行五臟，不榮六腑，何也？』岐伯答曰：『氣之不得無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故陰脈榮其臟，陽脈榮其腑，如環之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其流溢之氣，內溉五臟，外濡腠理。』

註　衛氣之行，日行於陽二十五周，夜行於陰二十五周，周於五臟，其始入於陰，常從足少陰入於腎，腎注於心，心注於肺，肺注於肝，肝注於脾，脾復注於腎，為一周。脈外之血氣相將，婦隨夫轉，是止榮於五臟而不榮於六腑也。榮於脈中者，如水之流，運於脈外者，如日月之行，隨天道之運行無息，故陰脈榮其臟，陽脈榮其腑，如環之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其流溢之氣，內溉五臟，外濡腠理。腠理者，皮膚肌肉之文理，五臟募原之肉理也。

㈥脹論篇

夫胸腹，臟腑之郭也。膻中者，心主之宮城也。胃者，太倉也。咽喉小腸者，傳送也。胃之五竅者，閭里門戶也。廉泉玉英

者宜食秔米飯、牛肉、棗、葵。心病者宜食麥、羊肉、杏、薤。腎病者宜食大豆黃卷、猪肉、栗、藿。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肺病者宜食黃黍、雞肉、桃、葱。

註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畜爲益，五菜爲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是以五色合五味而各有所宜也。五臟內合五行，外合五色，五味入胃，各歸所喜，津液各走其道，以養五臟，故五臟病者，隨五味所宜也。

五禁：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腎病禁甘，肺病禁苦。

註五味五氣，有生有剋，有補有瀉，故五臟有病，禁服勝剋之味。

肝色青，宜食甘，秔米飯、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犬肉、麻、李、韭皆酸。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葱皆辛。

註臟氣法時論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夫色者，氣之華也，緩急燥濕，臟氣之不和也。五臟有五氣之苦，故宜五味以調之，用陰而和於陽也。按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而又曰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蓋脾爲陰中之至陰，而主濕土之氣，乃喜燥而惡寒濕者也，故宜食苦以燥之；然灌溉於四臟，土氣潤濕，而後乃流行，故又宜食鹹以潤之。是以玉機眞臟論曰：『脾者，土也，孤臟以灌四旁者也，其來如水之流者，此爲太過，病在外，故宜急食苦以燥之；如鳥之喙者，此爲不及，病在中，謂如黔喙之屬艮止而不行，是以食鹹以滋其潤濕而灌溉也。蓋脾爲土臟，位居中央，不得中和之氣，則有太過不及之分，是以食味之有兩宜也。

㊂百病始生篇

憂思傷心。重寒傷肺。忿怒傷肝。醉以入房，汗出當風傷脾。用力過度，若入房汗出則傷腎。此內外三部之所生病者也。

㊀本臟篇

五臟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六腑者，所以化水穀而行津液者也。固有大小、高下、堅脆、端正、偏傾者，六腑亦有小大、長短、厚薄、結直、緩急。

註　五臟六腑，本於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氣而成此形，故宜中正堅厚，以參副天地陰陽之正氣。

五臟六腑，邪之舍也。五臟皆小者，少病，苦焦心，大愁憂。五臟皆大者，緩於事，難使以憂。五臟皆高者，好高舉措。五臟皆下者，好出人下。五臟皆堅者，無病。五臟皆脆者，不離於病。五臟皆端正者，和利得人心。五臟皆偏傾者，邪心而善盜，不可以爲人平，反覆言語也。

註　五臟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志意者也。故小則血氣收藏而少病，小則神志畏怯，故苦焦心，大憂愁也。五臟皆大者，神志充足，故緩於事，難使以憂。五臟皆高者，好高舉措。五臟皆下者，好出人下，此皆因形而情志隨之也。和於中，則著於外，故得人心。善盜者，貪取之小人，語言反覆，不可以爲平正人也。

㊁五色篇

庭者，首面也。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下極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膽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腸也。挾大腸者，腎也。當腎者，臍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

以五色命臟，青爲肝，赤爲心，白爲肺，黃爲脾，黑爲腎。肝合筋，心合脈，肺合皮，脾合肉，腎合骨也。

註　以五色命臟，則五臟各有五者之色。至於肩臂臑背膝脛手足之部，俱各有五臟所合之皮脈肉筋骨，視其五色，則知病在內之五臟，在外合之形層。此五臟內合五行，外見五色，若外因風寒暑濕之邪而見於色者，六氣之應於色也。

㊂五味篇

醫部彙考九十四

臟腑門二 總二

扁鵲難經

㈠臟腑

三十二難曰：五臟俱等，而心肺獨在鬲上者，何也？然，心者血，肺者氣，血爲榮，氣爲衛，相隨上下，謂之榮衛，通行經絡，營周於外，故令心肺在鬲上也。

註 滑氏曰：心榮肺衛，通行經絡，營周於外，猶天道之運於上也。鬲者隔也，凡人心下有鬲膜，與脊脅周回相著，所以遮隔濁氣，不使上熏於心肺也。 四明陳氏曰：此特言其位之高下耳；若以五臟德化論之，則尤有說焉。心肺既能以血氣生育人身，則此身之父母也，以父母之尊，亦自然居於上矣。內經曰：鬲肓之上，中有父母，此之謂也。

三十三難曰：肝青象木，肺白象金，肝得水而沉，木得水而浮，肺得水而浮，金得水而沉，其意何也？然，肝者非爲純木也，乙角也，庚之柔。一句 大言陰與陽，小言夫與婦，釋其微陽而吸其微陰之氣，其意樂金，又行陰道多，故令肝得水而沉也。肺者非爲純金也，辛商也，丙之柔。一句 大言陰與陽，小言夫與婦，釋其微陰，婚而就火，其意樂火，又行陽道多，故令肺得水而浮也。肺熟而復沉，肝熟而復浮者，何也？故知辛當歸庚，乙當歸甲也。

註此外因於天之風雨，地之清濕，內因於五臟之情志，而成上中下三部之積也。

㊃邪客篇

肺心有邪，其氣留於兩肘。肝有邪，其氣留於兩腋。脾有邪，其氣留於兩髀。腎有邪，其氣留於兩膕。凡此八虛者，皆機關之室，眞氣之所過，血絡之所游，邪氣惡血固不得住留，住留則傷經絡骨節機關不得屈伸故病攣也。

註九鍼篇曰：節之交，神氣之所游行出入，兩肘、兩腋、兩髀、兩膕，乃關節交會之處，心臟之神氣從此而出。如五臟有邪，則氣留於此而不得布散矣。眞氣之所過，謂五臟之經脈各從此而經過。邪氣住留，則傷經絡，謂邪在於皮膚留而不去，則傷經絡矣。此言機關之室，在於骨節之交，五臟之血氣從此而出於分肉皮膚，不涉於血脈也。故五臟有邪，則氣留於此，如外感於邪氣，惡血留滯於此，則骨節機關不得屈伸而病攣也。

㊄論疾診尺篇

目赤色者病在心，白在肺，青在肝，黃在脾，黑在腎。黃色不可名者，病在胷中。

註五臟之血氣，行於脈中而變見於寸口，五臟之氣血，變見於色而出於目中。蓋五臟之精，皆上注於目而為之睛也。黃色不可名者，色黃而有黑白青赤之間色也。胷中，膈中也。五臟之氣，皆從內膈而出，故所見之色若是。

註此五臟之用也，聲色臭味下欠液字。肝色青臭臊，木化也，呼出木也，味酸，曲直作酸也，液泣通乎目，心色赤臭焦，火化也，言揚火也，味苦，炎上作苦也。液汗，心主血，汗爲血之屬也。脾色黃臭香，土化也，歌緩土也，一云脾神好樂，故其聲主歌，味甘，稼穡作甘也，液涎通乎口也。肺色白臭腥，金化也，哭慘金也，味辛從革作辛也，液涕，通乎鼻也。腎色黑臭腐，水化也，呻吟誦也，象水之聲，味鹹，潤下作鹹也，液唾，水之屬也。四明陳氏曰：腎位遠，非伸之則氣不得及於息，故聲之呻者自腎出也。然肺主聲，肝主色，心主臭，脾主味，腎主液，五臟錯綜，互相有之，故云十變也。

五臟有七神，各何所藏耶？然，臟者人之神氣所舍藏也。故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意與智，腎藏精與志也。

註臟者藏也，人之神氣藏於內焉。魂者神明之輔弼也，隨神往來謂之魂。魄者精氣之匡佐也，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神者精氣之化成也，兩精相薄謂之神。脾主思，故藏意與智，腎者作強之官，技巧出焉，故藏精與志也。此因五臟之神，是故五用著於外，七神蘊於內也。

三十難曰：五臟各有所，句腑皆相近，而心肺獨去大腸小腸遠者，何也？然，經言心榮肺衛，通行陽氣，故居在上，大腸小腸傳陰氣而下，故居在下，所以相去而遠也。

註心榮肺衛行陽氣而居上，大腸小腸傳陰氣而居下，不得不相遠也。

又諸腑者皆陽也，清淨之處，今大腸小腸胃與膀胱，皆受不淨，其意何也？

註又問諸腑既皆陽也，則當爲清淨之處，何故大腸小腸胃與膀胱皆受不淨耶？

然，諸腑者謂是，非也。經言小腸者，受盛之腑也，大腸者，傳瀉行道之腑也，膽者，清淨之腑也，胃者，水穀之腑也，膀胱者，津液之腑也，一腑猶無兩名，故知非也。小腸者心之腑，大腸者肺之腑，膽者肝之腑，胃者脾之腑，膀胱者腎之腑，

註謂諸腑爲清淨之處，其說非也。今大腸小腸胃與膀胱，各有受任，則非陽之清淨矣。各爲五臟之腑，固不得而兩名也。蓋諸腑體爲陽，而用則陰，經所爲濁陰歸六腑是也。云諸腑皆陽，清淨之處，惟膽足以當之。

註四明陳氏曰：肝屬甲乙木，應角音而重濁，析而言之，則甲爲木之陽，乙爲木之陰；合而言之，則皆陽也，以其屬少陽而位於人身之陰分，故爲陰中之陽。夫陽者必合陰，甲乙之陰陽，本自爲配合，而乙與庚通剛柔之道，乙乃合甲之微陽而反樂金，故吸受庚金微陰之氣，爲之夫婦，木之性本浮，以其受金之氣而居陰道，故得水而沉也。及熟之，則所受金之氣去，乙復歸之甲，而木之本體自然還浮也。肺屬庚辛金，應商音而輕清，析而言之，則庚爲金之陽，辛爲金之陰；合而言之，則皆陰也，以其屬太陰而位於人身之陽分，故爲陽中之陰。夫陰者必合陽，庚辛之陰陽本自爲配合，而辛與丙通剛柔之道，辛乃合庚之微陰而反樂夫火，故就丙火之陽爲之夫婦，金之性本沉，以其受火之氣炎上而居陽道，故得水而浮也。及熟之，則所受之火氣乃去，辛復歸之庚，而金之本體自然還沉也。古益袁氏曰：肝爲陰木乙也，肺爲陰金辛也，角商各其音也。乙與庚合，丙與辛合，猶夫婦也，故皆暫捨其本性而隨夫之氣習，以見陰陽相感之義焉。況肝位鬲下，肺居鬲上，上陽下陰所行之道，性隨而分，故木浮而反背金之沉，金沉而反背火之上行而浮也。凡物極則反，及其經制化變革則歸根復命焉，是以肝肺熟而各背其木金之本性矣。紀氏曰：肝爲陰中之陽，陰性尙多，不隨於木，故得水而沉也。肺爲陽中之陰，陽性尙多，不隨於金，故得水而浮也。此乃言其大者耳；若言其小，則乙庚丙辛，夫婦之道也，及其熟而浮沉反者，各歸其所屬，見其本性故也。周氏曰：肝蓄血，血陰也，多血少氣，體凝中窒，雖有脈絡內經，非玲瓏空虛之比，故得水而沉也。及其熟也，濡而潤者轉爲乾燥，凝而窒者變爲通虛，宜其浮也。肺主氣，氣陽也，多氣少血，體四垂而輕泛，孔竅玲瓏，脈絡旁達，故得水而浮也，熟則體皆揫斂，孔竅窒實，輕舒者變而緊縮，宜其沉也。斯物理之當然，與五行造化默相符合耳。謝氏曰：此因物之性而推其理也。愚謂肝爲陽，陰中之陽也，陰性尙多，故曰微陽，其居在下，行陰道也。肺爲陰，陽中之陰也，陽性尙多，故曰微陰，其居在上，行陽道也。熟則無所樂而反其本矣，何也？物熟而相交之氣散也。

三十四難曰：五臟各有聲色臭味，皆可曉知，以不然，十變言；肝色青，其臭臊，其味酸，其聲呼，其液泣。心色赤，其臭焦，

盛者,陽氣格於上,然而未至於死。陰陽俱盛,則既關且格,格則吐食而不下,關則二陰閉不得大小便而死矣。臟腑氣和而相營,陰不覆陽不溢,又何關格之有?

三十八難曰:臟惟有五,腑獨有六者,何也?然!所以腑有六者,謂三焦也。有原氣之別焉,主持諸氣,有名而無形,其經屬手少陽,此外腑也,故言腑有六焉。

註三焦主持諸氣,爲原氣別使者,以原氣賴其導引,潛行默運於一身之中,無或間斷也。外腑指其經爲手少陽而言,蓋三焦外有經而內無形,故云詳見六十六難。

三十九難曰:經言腑有五臟有六者,何也?然!六腑者,正有五腑也。五臟亦有六臟者,謂腎有兩臟也,其左爲腎,右爲命門,命門者,精神之所舍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其氣與腎通,故言臟有六也。腑有五者何也?然!五臟各一腑,三焦亦是一腑,然不屬於五臟,故言腑有五焉。

註前篇言臟有五腑有六。此言腑有五臟有六者,以腎之有兩也。腎之兩雖有左右命門之分,其氣相通,實皆腎而已。腑有五者,以三焦配合手心主也。合諸篇而觀之,謂五臟六腑可也,五臟五腑亦可也,六臟六腑亦可也。

四十難曰:經言肝主色,心主臭,脾主味,肺主聲,腎主液。鼻者肺之候,而反知香臭,耳者腎之候,而反聞聲,其意何也?然!肺者,西方金也,金生於巳,巳者南方火,火者心,心主臭,故令鼻知香臭。腎者,北方水也,水生於申,申者西方金,金者肺,肺主聲,故令耳聞聲。

註四明陳氏曰:臭者心所主,鼻者肺之竅,心之脈上肺,故令鼻能知香臭也。耳者腎之竅,聲者肺所主,腎之脈上肺,故令耳能聞聲也。愚按越人此說,蓋以五行相生之理而言,且見其相因而爲用也。

五十一難曰:病有欲得溫者,有欲得寒者,有欲得見人者,有不欲得見人者,而各不同,病在何臟腑也?然!病欲得寒而欲得見人者,病在腑也,病欲得溫而不欲見人者,病在臟也。何以言之?腑者陽也,陽病欲得寒,又欲見人,臟者陰

小腸謂赤腸，大腸謂白腸，膽者謂青腸，胃者謂黃腸，膀胱謂黑腸，下焦之所治也。

註　此以五臟之色分別五腑，而皆以腸名之也。下焦所治一句，屬膀胱，謂膀胱當下焦所治，主分別清濁也。

三十七難曰：五臟之氣，於何發起？通於何許？可曉以不？然：五臟者，當上關於九竅也。故肺氣通於鼻，鼻和則知香臭矣。肝氣通於目，目和則知黑白矣。脾氣通於口，口和則知穀味矣。心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矣。腎氣通於耳，耳和則知五音矣。

註　謝氏曰：本篇問五臟之氣，發於何起，通於何許，答文止言五臟通九竅之義，而不及五臟之發起，恐有缺文。愚按五臟發起，當如二十三難流注之說。上關九竅，靈樞作七竅者是，下同。

五臟不和，則九竅不通。六腑不和，則留結為癰。

註　此二句結上起下之辭。五臟陰也，陰不和則病於內。六腑，陽也，陽不和則病於外。

邪在六腑，則陽脈不和，陽脈不和則氣留之，氣留之，則陽脈盛矣。邪在五臟，則陰脈不和，陰脈不和，則血留之，血留之，則陰脈盛矣。陰氣太盛，則陽氣不得相營也，故曰格。陽氣太盛，則陰氣不得相營也，故曰關。陰陽俱盛，不得相營也，故曰關格。關格者，不得盡其命而死矣。

註　此與靈樞十七篇文大同小異。或云二十八難，其受邪氣，蓄則腫熱，砭射之也。十二字當為此章之結語。蓋陰陽之氣太盛而至於關格者必死。若但受邪氣，蓄則宜砭射之。其者指物之辭，因上文六腑不和及邪在六腑而言之也。

經言氣獨行於五臟，不營於六腑者，何也？然：夫氣之所行也，如水之流，不得息也。故陰脈營於五臟，陽脈營於六腑，如環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其不覆溢，人氣內溫於臟腑，外濡於腠理。

註　此因上章營字之意而推及之，亦與靈樞十七篇文大同小異。所謂氣獨行於五臟，不營於六腑者，非不營於

矣。六腑爲轉輸傳化者，其氣常通，況膽又清淨之處，雖邪入之終難深留，故腑病易治也。愚按以越人之意推之，則臟病難治者以傳其所勝也，腑病易治者，以傳其所生也。雖然此特各舉其一而言爾。若臟病傳其所生亦易治，腑病傳其所勝亦難治也。故龐安常云：世之醫書惟扁鵲之言爲深，所謂難經者也。越人寓術於其書而言之有不詳者，使後人自求之歟？今以此篇詳之，龐氏可謂得越人之心者矣。

六十六難曰：經言肺之原出於太淵，心之原出於太陵，肝之原出於太衝，脾之原出於太白，腎之原出於太谿，少陰之原出於兌骨，膽之原出於丘墟，胃之原出於衝陽，三焦之原出於陽池，膀胱之原出於京骨，大腸之原出於合谷，小腸之原出於腕骨。

註：肺之原太淵，至腎之原太谿，見靈樞第一篇。其第二篇曰：『肺之兪太淵，心之兪太陵，肝之兪太衝，脾之兪太白，腎之兪太谿。膀胱之兪束骨，過於京骨爲原。膽之兪臨泣，過於丘墟爲原。胃之兪陷谷，過於衝陽爲原。三焦之兪中渚，過於陽池爲原。小腸之兪後谿，過於腕骨爲原。大腸之兪三間，過於合谷爲原。』蓋五臟陰經，以兪爲原，六腑陽經，既有兪，仍別有原。或曰：靈樞以太陵爲心之原，難經亦然，而又別以兌骨爲少陰之原。諸家針灸書並以太陵爲手厥陰心主之兪，以神門在掌後兌骨之端者，爲心經所注之兪，似此不同者，何也？按靈樞七十一篇曰：『少陰無輸，心不病乎？』岐伯曰：『其外經病而臟不病，故獨取其經於掌後兌骨之端也。其餘脈出入屈折，其行之疾徐，皆如手少陰心主之脈行也。』又第二篇曰：『心出於中衝，溜於勞宮，注於太陵，行於間使，入於曲澤，手少陰也。』又素問繆刺篇曰：『刺手心主少陰兌骨之端各一痏，立已。』又氣穴篇曰：『臟兪五十穴。』王氏注：五臟兪惟有心包經井兪之穴，而亦無心經井兪穴。又七十九難曰：假令心病，瀉手心主兪，補手心主井，詳此前後各經文義，則知手少陰與心主同治也。

十二經皆以兪爲原者，何也？然：五臟兪者，三焦之所行，氣之所留止也。三焦所行之兪爲原者，何也？然：臍下腎間動

也，陰病欲得溫，又欲閉戶獨處，惡聞人聲，故以別知臟腑之病也。

註紀氏曰：腑爲陽，陽病則熱有餘而寒不足，故飲食衣服居處，皆欲就寒也。陽主動而應乎外，故欲得見人。臟爲陰，陰病則寒有餘而熱不足，故飲食衣服居處皆欲就溫也。陰主靜而應乎內，故欲閉戶獨處，而惡聞人聲也。

五十二難曰：腑臟發病根本等不？然，不等也。何然？臟病者止而不移，其病不離其處。腑病者彷彿賁響，上下行流，居處無常，故以此知臟腑根本不同也。

註丁氏曰：臟爲陰，陰主靜，故止而不移。腑爲陽，陽主動，故上下流行，居處無常也。與五十二難文義互相發明。

五十三難曰：經言七傳者死，間臟者生，何謂也？然，七傳者，傳其所勝也。間臟者，傳其子也。何以言之？假令心病傳肺，肺傳肝，肝傳脾，脾傳腎，腎傳心，一臟不再傷，故言七傳者死也。

註紀氏曰：心火傳肺金，肺金傳肝木，肝木傳脾土，脾土傳腎水，腎水傳心火。心火受水之傳一也，肺金復受火之傳再也。自心而始，以次相傳至肺之再，是七傳也。故七傳死者，一臟不受再傷也。

假令心病傳脾，脾傳肺，肺傳腎，腎傳肝，肝傳心，是子母相傳，竟而復始，如環無端，故曰生也。

註呂氏曰：間臟者，間其所勝之臟而相傳也。心勝肺，脾間之；脾勝腎，肺間之；肺勝肝，腎間之；腎勝心，肝間之；肝勝脾，心間之。此謂傳其所生也。滑氏曰：按素問標本病傳論曰『謹察間甚，以意調之。』間者，并行；甚者，獨行。并者，並也，相並而傳，傳其所間，如呂氏之說是也。獨者，特也，特傳其所勝，如紀氏之說是也。越人之義本諸此，詳見本篇及靈樞四十二篇。但二經之義，則以五臟與胃膀胱七者相傳，發其例，而其篇題皆以病傳爲名。今越人則以七傳間臟之目，推明二經，假心爲例，以見病之相傳，若傳所勝至一臟再傷則死，若間其所勝，是子母相傳，則生也，尤簡而明。

五十四難曰：臟病難治，腑病易治，何謂也？然，臟病所以難治者，傳其所勝也。腑病易治者，傳其子也，與七傳間臟同

病也經主喘咳寒熱，肺金病也合主逆氣而泄，腎水病也

七十四難曰：經言春刺井，夏刺滎，季夏刺俞，秋刺經，冬刺合者，何謂也？然，春刺井者，邪在肝，夏刺滎者，邪在心，季夏刺俞者，邪在脾，秋刺經者，邪在肺，冬刺合者，邪在腎。

註　滎俞之繫四時者，以其邪各有所在也。

其肝、心、脾、肺、腎而繫於春、夏、秋、冬者，何也？然，五臟一病輒有五色，假令肝病色青者，肝也，臊臭者，肝也，喜酸者，肝也，喜呼者，肝也，喜泣者，肝也，其病衆多，不可盡言也。四時有數，而並繫於春、夏、秋、冬者也。針之要妙，在於秋毫者也。

註　五臟一病，不止於五，其病尤衆多也。雖其衆多，而四時有數，故病繫於春、夏、秋、冬及井、滎、俞、經、合之屬也。用針者，必精察之！

七十五難曰：經言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何謂也？然，金、木、水、火、土當更相平。東方木也，西方金也，木欲實，金當平之，火欲實，水當平之，土欲實，木當平之，金欲實，火當平之，水欲實，土當平之。東方肝也，則知肝實，西方肺也，則知肺虛，瀉南方火，補北方水，南方火，火者木之子也，北方水，水者木之母也，水勝火，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故瀉火補水，欲令金不得平木也。經曰：『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此之謂也。

註　金不得平木，不字疑衍。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者，木金水火欲更相平也。木、火、土、金、水之欲實，五行之貪勝而務權也；金、木、水、火、土之相平，以五行所勝而制其貪也。經曰：『一臟不平，所勝平之。』東方肝也，西方肺也，東方實則知西方虛矣，若西方不虛，則東方安得而過於實耶？或瀉或補，要亦抑其甚而濟其不足，損過就中之道也。水能勝火，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瀉南方火者，奪子之氣，使食母之有餘；補北方水者，益子之氣，使不食於母也。如此則過者退而抑者進，金得平其木，而東西二方無復偏勝偏虧之患矣。越人之意，大抵謂東方過於實，而西方之氣不足，故瀉火以抑其木，補水以濟其金，是乃使金得與木相停，故曰：欲令金得平木也。

氣者，人之生命也，十二經之根本也，故名曰原。三焦者，原氣之別使也，主通行三氣，經歷於五臟六腑。原者三焦之尊號也，故所止輒爲原，五臟六腑之有病者，皆取其原也。

註十二經皆以俞爲原者，以十二經之俞，皆係三焦所行氣所留止之處也。三焦所行之俞爲原者，以臍下腎間動氣，乃人生之命，十二經之根本。三焦則爲原氣之別使，主通行上中下之三氣，經歷於五臟六腑也。通行三氣，即紀氏所謂下焦稟眞元之氣，即原氣也，上達至於中焦，中焦受水穀精悍之氣，化爲榮衞，榮衞之氣與眞元之氣通行，達於上焦也。所以原爲三焦之尊號，而所止輒爲原，猶警蹕所至稱行在所也。五臟六腑之有病者，皆於是而取之，宜哉！

六十七難曰：五臟募皆在陰，而俞在陽者，何謂也？然，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募在陰，俞在陽。

註募與俞，五臟空穴之總名也，在腹爲陰，則謂之募，在背爲陽，則謂之俞。募猶募結之募，言經氣之聚於此也。俞，史記扁鵲傳作輸，猶委輸之輸，言經氣由此而輸於彼也。五臟募在腹，肺之募中府二穴，在胷部雲門下一寸，乳上三肋間，動脈陷中。心之募巨闕一穴，在鳩尾下一寸。脾之募章門二穴，在季脅下直臍。肝之募期門二穴，在不容兩旁各一寸五分。腎之募京門二穴，在腰中季脅本。五臟俞在背，行足太陽之經，肺俞在第三椎下，心俞在五椎下，肝俞在九椎下，脾俞在十一椎下，腎俞在十四椎下，皆俠脊兩旁各一寸五分。陰病行陽，陽病行陰者，陰陽經絡，氣相交貫，臟腑腹背，氣相通應，所以陰病有時而行陽，陽病有時而行陰也。鍼法曰：從陽引陰，從陰引陽。

六十八難曰：五臟六腑，皆有井、滎、俞、經、合，皆何所主？然，經言所出爲井，所流爲滎，所注爲俞，所行爲經，所入爲合。井主心下滿，滎主身熱，俞主體重節痛，經主喘咳寒熱，合主逆氣而泄，此五臟六腑井、滎、俞、經、合所主病也。

註主，主治也。井如谷井，水源之所出也。滎，絕小水也，井之源本微，故所流尚小而爲滎。俞，輸也，注也，自滎而注，乃爲俞也。由俞而經過於此，乃謂之經。由經而入於所合，謂之合。合者，會也。靈樞第一篇曰：五臟五俞，五五二十五

㈠辨在臟在腑幷治法

寸口脈浮爲在表，沉爲在裏，數爲在腑，遲爲在臟；假令脈遲，此爲在臟也。脈浮而大，心下反鞕，有熱，屬臟者，攻之，不令發汗。屬腑者，不令溲數，溲數則大便鞕，汗多則熱愈，汗少則便難。脈遲尚未可攻。

㈡五臟絕候

又未知何臟先受其災，若汗出髮潤，喘而不休者，此爲肺先絕也。陽反獨留，形體如煙熏，直視搖頭者，此爲心絕也。脣吻反青，四支漐習者，此爲肝絕也。環口黧黑，柔汗發黃者，此爲脾絕也。溲便遺失，狂言，目反直視者，此爲腎絕也。

㈢乘腑乘臟

問曰：何以知乘腑？何以知乘臟？師曰：諸陽浮數爲乘腑，諸陰遲濇爲乘臟也。

漢華佗中藏經

㈠腑病水法有六

病起於六腑者，陽之系也，陽之發也。或上或下，或內或外，或反在其中，行之極也。有能歌笑者，有能悲泣者，有能奔走者，有能呻吟者，有自委曲者，有自高賢者，有寤而不寐者，有不能言而聲昧者，各各不同，皆生於六腑也。喜其通者，因以通之，喜其塞者，因以塞之，喜其水者，以水濟之，喜其冰者，以冰助之。病者之樂喜好，勿違背，亦不可強抑之也。如此從隨，則十生其十，百生其百，疾無不愈耳。

㈡臟病火法有六

七十七難曰：經言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者，何謂也？然，所謂治未病者，見肝之病，則知肝當傳之與脾，故先實其脾氣，無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焉。中工者見肝之病，不曉相傳，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也。

註：見肝之病，先實其脾，使邪無所入，治未病也，是爲上工。見肝之病。一心治肝，治已病也，是爲中工。靈樞五十五篇曰：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襲者也，與其形之盛者也，與其病之與脈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毀傷，刺其已衰，事必大昌。

八十一難曰：經言無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是寸口脈耶？將病自有虛實耶？其損益奈何？然，是病非謂寸口脈也，謂病自有虛實也。假令肝實而肺虛，肝者木也，肺者金也，金木當更相平，當知金平木。假令肺實而肝虛，微少氣，用針不補其肝，而反重實其肺，故曰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此者中工之所害也。

註：是病字非誤，卽衍。肝實肺虛，金當平木，如七十五難之說。若肺實肝虛，則當抑金而扶木也。用針者乃不補其肝而反重實其肺，此所謂實其實而虛其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殺人必矣。

漢張機金匱要略

㊀臟腑傳乘治法

問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卽勿補之。中工不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實脾，惟治肝也。夫肝之病，補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藥調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則金氣不行，金氣不行則肝氣盛，則肝自愈，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在用，經曰：虛虛實實，補不足，損有餘，是其義也。餘臟準此。

師曰：五臟病各有得者愈，五臟病各有所惡，各隨其所不喜者爲病。病者素不應食而反暴思之，必發熱。夫諸病在

㈠臟腑論

夫人稟天地而生，故內有五臟、六腑、精氣、骨髓、筋脈，外有四肢、九竅、皮毛、齒爪、咽喉、唇舌、肛門、胞囊，以此總而成軀，故將息得理，則百脈安和，役用非宜，卽爲五勞七傷六極之患。有方可救，雖病無他，無法可憑，奄然永往。所以備述五臟、六腑血脈、根源循環流注。與九竅應會處，并論五臟六腑、輕重、大小、長短、闊狹，受盛多少，仍列對治方法，丸散酒煎湯膏摩熨及針灸孔穴，並窮於此。凡留心醫術者，可考而行之，其冷熱、虛實、風、氣，準藥性而用之，則內外百疴無所逃矣。凡五臟在天爲五星，在方爲五嶽，在時爲五行，在人爲五臟。五臟者，精神魂魄意也，論陰陽，察虛實，知病源，用補瀉，應稟三十六骨節終會通十二經焉。

㈡診五臟六腑氣絕證候

病人肝絕八日死，何以知之？面青，但欲伏眠，目視而不見人，汗出如水不止。病人膽絕七日死，何以知之？眉爲之傾。病人筋絕九日死，何以知之？手足爪甲青，呼罵不休。病人心絕一日死，何以知之？肩息四視立死。病人腸絕六日死，何以知之？髮直如乾麻，不得屈伸，自汗不止。病人脾絕十二日死，何以知之？口冷足腫，腹熱臚脹，泄利不覺，出無時度。病人胃絕五日死，何以知之？脊痛腰中重，不可反覆。病人肉絕六日死，何以知之？耳乾舌皆腫，溺血，大便赤泄。病人肺絕三日死，何以知之？口張，但氣出而不還。病人大腸絕不治，何以知之？泄利無度，利絕則死。病人腎絕四日死，何以知之？齒爲暴枯，面爲正黑，目中黃色，腰中欲折，白汗出如流水。病人骨絕齒黃落十日死。諸浮脈無根者皆死。已上五臟六腑爲根也。

㈢五臟六腑變化旁通訣

凡五臟六腑，變化無窮，散則諸經，其事隱沒，難得具知。今纂集相附以爲旁通，令學者少留意推尋，造次可見矣。

病起於五臟者，皆爲陰之所屬。其法也或偏枯，或痿厥，或外寒而內熱，或外熱而內寒，或心腹脹滿，或手攣拳，或口眼不正，或皮膚不仁，或行步艱難，或身體強硬，或吐瀉不息，或疼痛未甯，或暴無語，或久無音，綿綿默默，狀若死人，如斯之候，備出於陰。陰之盛也，陽必不足。陽之盛也，陰必不盈。前論云陽不足則助之以火精，陰不足則濟之以水母者是也。故喜其汗者汗之，喜其溫者溫之，喜其熱者熱之，喜其火者火之，喜其湯者湯之，喜其汗、溫、熱、火、湯，亦在其宜，又勿強之。如是則萬全其萬。水火之法，眞陰陽也，治救之道，當詳明矣。

(三)論五臟六腑寒熱虛實生死順逆之法

夫人有五臟六腑，虛實寒熱生死順逆，皆見於形證脈氣，若非診察，無由識也。虛則補之，實則瀉之，寒則溫之，熱則涼之，不虛不實，以經調之，此良醫之大法。

(四)臟腑虛實論

病有臟虛臟實，腑虛腑實，狀各不同，宜深消息。

腸鳴氣走，足冷手寒，食不入胃，吐逆無時，皮毛憔悴，肌肉皺皴，耳目昏塞，語聲破散，行步喘促，精神不收，此五臟之虛也。診其脈舉指而滑，按之而微，看在何部，以斷其臟。按之沉小微弱短濇軟濡，俱爲臟虛也。飲食過多，大小便難，胸膈滿悶，肢節疼痛，身體沉重，頭目悶眩，唇口腫脹，咽喉閉塞，腸中氣急，皮肉不仁，暴生喘乏，偶作寒熱，瘡疽并起，悲喜時來，或自痿弱，或自高強，氣不舒暢，血不流通，此五臟之實也。診其脈舉按俱盛者，實也。又長浮數疾洪緊弦大，俱曰實也。看在何經，而斷其臟也。

頭疼目赤，皮熱骨寒，手足舒緩，血氣壅塞，丹瘤更生，咽喉腫痛，輕按之痛，重按之快，食飲如故，曰腑實也。診其脈浮而實大者是也。

皮膚瘙痒，肌肉䐜脹，食飲不化，大便滑而不止，診其脈輕手按之得滑，重手按之得平，此乃腑虛也。看在何經而正

(一四)六腑官

水曹掾　監倉吏　將軍決曹吏　監倉掾　內嗇吏

(一五)五臟腧

十四椎　五椎　九椎　三椎　十一椎

(一六)六腑腧

十九椎　十八椎　十椎　十六椎　十二椎　十三椎

(一七)五臟募

京門　巨闕　期門　中府　章門

(一八)六腑募

中極　關元　日月　天樞　中脘　石門

(一九)五臟脈出

出　涌泉　中衝　大敦　少商　隱白此心包絡經出少陽

流　然谷　勞宮心經流少府　行間　魚際　大都

注　太谿　太陵心經注神門　太衝　太淵　太白

過　水泉　內關心經過通理　中郄　列缺　公孫

行　伏溜　間使心經行靈道　中封　經渠　商丘

入　陰谷　曲澤心經入少海　曲泉　尺澤　陰陵泉

(二〇)六腑脈出

㊃五臟

腎水一　心火二　肝木三　肺金四　脾土五

㊄六腑

膀胱　小腸　膽　大腸　胃　三焦

㊅五臟經

足少陰　手少陽　足厥陰　手太陰　足太陰

㊆六腑經

足太陽　手太陽　足少陽　手陽明　足陽明　手少陽

㊇五臟脈

沉濡　洪盛　宏長　浮短　緩大

㊈五臟斤兩

一斤二兩又云一斤一兩　十二兩三毛七孔　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　三斤三兩六葉兩耳　二斤三兩

㊉六腑斤兩

九兩二銖　二斤十四兩　三兩三銖　二斤十二兩　二斤十四兩

⑪六腑丈尺

廣七寸又云九寸　長二丈四尺廣一寸四分　三寸三分　一丈二尺廣六寸大一尺五寸

⑫六腑所受

九升二合又云九升九合　二斗四升　一合難經作二合　一斗二升　三斗五升

志精 神性又作脈神 血魂 氣魄 意智又作營意

㉘五不足病

厥逆 憂一作悲 恐 息利少氣 四肢不用

㉙六情

惡哀 怵慮一作惡好 好喜一作直喜 威怒 樂愚 貪狠 廉貞 寬大 公正 陰賊 姦邪

㉚八性

欲忌 友愛 慈惠悲 氣正 公私怨

㉛五常

智謹 禮哲 仁肅 義乂 信聖

㉜五事

聽聰 視明 貌恭 言從 思睿

㉝五咎

急 豫 狂 僭 蒙

㉞五音

吟詠 肆呼 諷 唱 歌

㉟五聲

羽四十八絲 徵五十四絲 角六十四絲 商七十二絲 宮八十絲

㊱五色

黑 赤 青 白 黃

出　至陰　少澤　竅陰　商陽　厲兌　關衝此三焦經出

流　通谷　前谷　俠谿　二間　內庭　液門

注　束骨　後谿　臨泣　三間　陷谷　中渚

過　京骨　腕骨　丘墟　合谷　衝陽　陽池

行　崑崙　陽谷　陽輔　陽谿　解谿　支溝

入　委中　小海　陽陵泉　曲池　三里　天井

㉑五竅

耳二陰　舌口　目　鼻　脣

㉒五養

骨積　血脈　筋　皮　毛

㉓五液

唾　汗　淚　涕　涎

㉔五聲

呻噫　言　呼　哭　歌

㉕六氣

呬　吹　呼　呵　噓　嘻

㉖五神

志精　神性又作脈神　血魂　氣魄　意智又作營意

大豆　麥　麻　稻黃黍　稷

㊽五果

栗　杏　李　桃　棗

㊾五菜

藿　薤　韭　葱　葵

假令人腎、心肝、肺脾爲臟，則膀胱、小腸、膽、大腸胃爲腑。足少陰爲腎經，足太陽爲膀胱經，下至五臟、五果、五菜皆爾，觸類長之也。餘皆倣此。

金劉完素六書

㊀五臟六腑應五運六氣

五臟六腑，應五運六氣，凡病微則當其本化，甚則兼其鬼賊之化，亢則害承乃制，微則是其本經。本、臟之本化、造化之化也。病甚則如金衰不能化木，木則生火，木火者，皆陽也，故風火多兼化，則風熱相搏賊其金也。

臟腑之氣，應乎三陰三陽，實則行乎本化之氣，瀉之；衰則行其勝己之氣，瀉之是爲殺其鬼也。

元李杲十書

㊀五臟之氣交變論

五臟別論云：『五氣入鼻，藏於心肺。』難經曰：『肺主鼻，鼻和則知香臭。』潔古云：『視聽明則清涼，香臭辨而溫

㊲五味

鹹 苦 酸 辛 甘

㊳五臭

腐 焦 羶 腥 香

㊴五宜子來扶母

酸 甘 苦 鹹 辛

㊵五惡味之惡

甘 鹹 辛 苦 酸

㊶五惡氣之惡

燥 熱 風 寒 濕

㊷五數

一六 二七 三八 四九 五十

㊸五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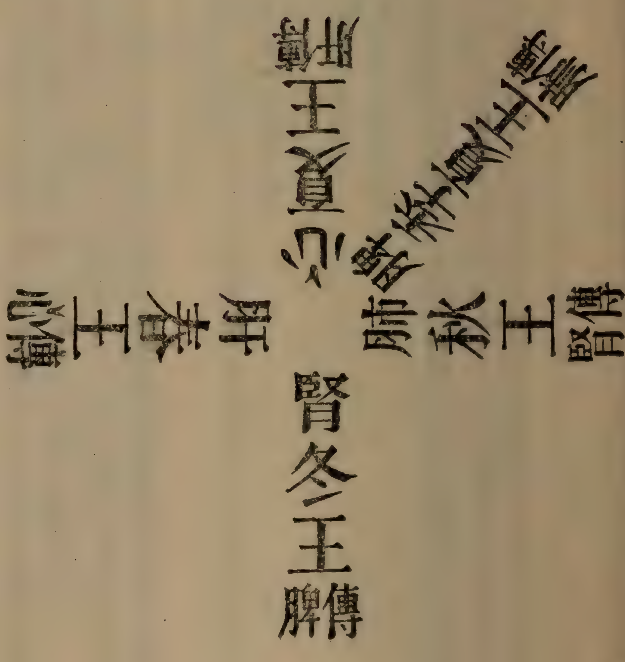
水 火 木 金 土

㊹五時

冬 夏 春 秋 季夏

㊺五形外臺云外應五行之形內法五形之象

前後虛實圖



暖。此內受天之氣而外利於九竅也。夫三焦之竅開於喉，出於鼻，鼻乃肺之竅。此體也，其聞香臭者；用也。心主五臭，舍於鼻，蓋九竅之用，皆稟長生焉。夫心長生於酉，酉者肺，故知鼻爲心之所用而聞香臭也。耳者上通天氣，腎之竅也，乃腎之體而爲肺之用。蓋肺長生於子，子乃腎之舍，而肺居其中而能聽音聲也。一說聲者，天之陽，音者，天之陰，在地爲五律，在人爲喉之竅，在口乃三焦之用，肺與心合而爲言出於口也。此口心之竅開於舌爲體，三焦於肺爲用，又不可不知也。肝之竅通於目，離爲火，能耀光而見物，故分別五色也。肝爲之舍，腎主藏精，鼻通氣於心肺，故曰主百脈而行陽道。經云脫氣者目盲，脫精者耳聾，心肺有病而鼻爲之不利，此明耳目口鼻爲淸氣所奉於天，而心勞胃損則受邪也。

六腑者，六陽也，五臟者，五陰也。肺開竅於鼻，心開竅於舌，脾開竅於口，肝開竅於目，腎開竅於耳，是五陰也。又有厥陰與督脈會於巔，是六陰也。耳者腎也，復能聽聲，聲爲金，是耳中有肺也。鼻者肺也，復能聞臭，是鼻中有心也。舌者心也，復能知味，是舌中有脾也。目有五輪，通貫五臟，口爲脾，脾爲坤土，主靜而不動，故無所兼。言耳鼻舌各兼一，目兼四，此與督脈共計十三陰也。腦爲諸體之會，卽海也，腎主之，是爲十四陰矣。

其用在下，膽、胃、膀胱、大腸、小腸。天六腑，氣表，其體在上，其用在下。

其用在上，兩目、兩耳、鼻、口、舌。地五臟，血裏，其體在下，其用在上。

㊀問臟腑有幾

答曰：肝、心、脾、肺、腎，兼包絡，一名命門，爲六臟，膽、小腸、胃、大腸、膀胱、兼三焦爲六腑，計之十二矣，故包則爲一腑矣，是爲十三矣。經曰：『包移熱於膀胱，則癃溺血。』又云，包痹者少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注云膀胱包內居之內外二境。圖云：膀胱者，包之室也，以是知爲十三臟腑矣。

標。既肝受火邪，先於肝經五穴中瀉滎火行間穴是也後治其標者於心經五穴內瀉滎火少府穴是也以藥論之入肝經藥爲之引，用瀉心火藥爲君，是治實邪之病也。假令肝受腎邪，是從後來者爲虛邪，虛邪則當補其母，故標本論云：標而本之，先治其標，後治其本。既受水邪，當先於腎經湧泉穴中補水，是先治其標，後於肝經曲泉穴中瀉水，是後治其本，此先治其標者，推其至理，亦是先治其本也。以藥論之，入腎經藥爲引，用補肝經藥爲君是也。

㊄五方之正氣味

東方甲風乙木，其氣溫，其味甘，在人以肝、膽應之。

南方丙熱丁火，其氣熱，其味辛，在人以心、小腸、三焦、包絡應之。

中央戊濕，其本氣平，其兼氣溫、涼、寒、熱，在人以胃應之。

中央己土，其本味鹹，其兼味辛、甘、酸、苦，在人以脾應之。

西方庚燥辛金，其氣涼，其味酸，在人以肺、大腸應之。

北方壬寒癸水，其氣寒，其味苦，在人以腎膀胱應之。

㊅臟腑瀉火藥

黃連瀉心火。木通瀉小腸火。黃芩瀉肺火。梔子佐之。黃芩瀉大腸火。柴胡瀉肝火，黃連佐之。柴胡瀉膽火，亦以黃連佐之。白芍藥瀉脾火。石膏瀉胃火。知母瀉腎火。黃蘗瀉膀胱火，柴胡瀉三焦火，黃芩佐之。

已上諸藥，各瀉其火，不唯止能如此，更有治病合爲君合爲臣處。詳其所宜而用，勿執一也。

㊆用藥升降浮沉補瀉法

肝膽　味辛，補酸瀉，氣溫補涼瀉。肝膽之經，前後寒熱不同，逆順互換，入求責法。

心小腸　味鹹，補甘瀉，氣熱補寒瀉。三焦命門補瀉同。

假令脾肺虛，則補其母，謂肺病而補其脾也，則腎自平矣。假令脾肺實則瀉其子，謂脾病而瀉其肺也，則心自平矣。

難經云：從前來者爲虛邪，從後來者爲虛邪，從所不勝來者爲賊邪，從所勝來者爲微邪，自病者爲正邪。

假令心病中風得之爲虛邪，傷暑得之爲正邪，飲食勞倦得之爲實邪，傷寒得之爲微邪，中濕得之爲賊邪。

假令心病得脾脈，土在火之分也。剋火之水退而不敢至，火獨王於南方，是從前來者爲實邪也。

假令心病得肝脈，木在火之分也。土退而不敢至，土退而不至，則剋火之水隨木而至，是從後來者爲虛邪也。

假令脾肺虛，脾母能令肺子虛也。用理中湯，非補脾也，脾中補肺也。故曰，虛則補其母。以其脾爲生肺之本也，則用人參、白朮之類。故經曰『滋苗者必固其根，』此之謂也。

假令脾肺實，肺子能令脾母實也。用瀉黃散，非瀉脾也，脾中瀉肺也。故曰，實則瀉其子。以其脾爲生肺之上源，則用梔子石膏之類。故經曰『伐下者必枯其上，』此之謂也。

四臟腑標本陰陽論

天陽無圓氣上外升生浮，晝動輕，燥六腑。

地陰有方血下內降殺沉，夜靜重，濕五臟。

夫治病者，當知標本。以身論之，則外爲標，內爲本，陽爲標，陰爲本，故六腑屬陽爲標，五臟屬陰爲本，此臟腑之標本也。又臟腑在內爲本，各臟腑之經絡在外爲標，此臟腑經絡之標本也。更人身之臟腑、陰陽、氣血、經絡，各有標本也。以病論之，先受病爲本，後傳流病爲標。凡治者必先治其本，後治其標；若先治其標，後治其本，邪氣滋甚，其病益蓄；若先治其本，後治其標，雖病有數十證，皆去矣。謂如先生輕病，後滋生重病，亦先治輕病後治重病，如是則邪氣乃伏，蓋先治本故也。若有中滿，無問標本，先治中滿，謂其急也。若中滿後有大小便不利，亦無問標本，先利大小便，次治中滿，謂尤急也。除大小便不利及中滿三者之外，皆治其本，不可不愼也。從前來者謂實邪，從後來者謂虛邪，此

靈樞標本病傳篇夫病傳者云云，謂之大氣入臟，蓋傳之急者也。王註云：有緩傳者，有急傳者，緩者或一歲二歲三歲而死，其次或三月六月而死，急者或一日二日三日四日或五六日而死，則此類也。王氏此言甚得推廣經意，然不能驗日數者，但驗病之以傳，如心先病心痛，次傳於肺或咳或喘，次傳於肝或脅痛或頭眩，次傳於脾胃，或閉塞不通，或身痛體重，或脹或泄，次傳於腎膀胱，或少腹腰脊痛脛痠，或背膂筋痛小便閉，如此必死，累驗有准。鄰人趙氏始肝病脅痛，半載次傳之脾，腹脹而死。又卜叔英嫂氏始肺病咳喘，傳之肝，頭眩不寐，次傳之脾，腹脹而死。又楊白鹿師始脾病腹痛，次傳之膀胱，小便淋閉，次傳之心，胷膈痛，通身青脈而死矣。蓋心主血脈故也。難經十三難云：經言七傳者死。經言謂素問靈樞二經之病傳論所言也，七傳當作次傳。次傳者死，即素靈二經病傳論言諸病以次相傳，皆有死期，不可刺者是也。心火傳所勝之肺金，肺金傳所勝之肝木，故曰傳其所勝也。間臟者生，即素靈二經病傳論言間一臟及至三四臟乃可刺者是也。蓋心病本傳肺，肺本傳肝，肝本傳脾，今心病間肺一臟傳肝，或間肺肝二臟傳脾，肝木生心火，心火生脾土，故曰傳其所生也。難經諸證唯呂廣釋七傳為次傳，為得經旨。

薛己醫案

㊀求五臟病

經云：治病必求其本，本於四時五臟之根也。故潔古云：五臟子母虛實，鬼邪微正，若不達其意旨，不易得而入焉。徐用誠云：凡心臟得病，必先調其肝腎二臟，腎者心之鬼，肝氣通則心氣和，肝氣滯則心氣乏，此心病先求於肝，清其源也。五臟受病，必傳其所勝，水能勝火，則腎之受邪，必傳之心，故先治其腎，逐其邪也。故有退腎邪益肝氣兩方，或診其脈，肝腎兩臟俱和，而心自主疾，然後察其心家虛實治之。

脾胃　味甘，補苦，瀉氣，溫涼寒熱補瀉，各從其宜，逆從互換，入求責法。

肺大腸　味酸，補辛，瀉氣，涼補溫瀉。

腎膀胱　味苦，補鹹，瀉氣，寒補熱瀉。

五臟更相平也，一臟不平，所勝平之，此之謂也。故云安穀則昌，絕穀則亡。水去則榮散，穀消則衛亡，榮散衛亡，神無所居。又仲景云水入於經，其血乃成，穀入於胃，脈道乃行。故血不可不養，衛不可不溫。血溫衛和，榮衛將行，常有天命矣。

明虞摶醫學正傳

㊀五臟病傳

或問難經五十三難曰：經言七傳者死，間臟者生，然七傳者傳其所勝也，間臟者傳其子也，何以言之？假令心病傳肺，肺病傳肝，肝病傳脾，脾病傳腎，腎病傳心，一臟不再傷，故言七傳者死也。間臟者傳其所生也，假令心傳脾，脾傳肺，肺傳腎，腎傳肝，肝傳心，是子母相傳，周而復始，如環無端，故言生也。夫經文所謂七傳者，據其數止六傳而已，謂一臟不再傷，按其數乃有四臟不再受傷，且其間臟之理，未聞有發明之旨，釋者止是隨文解義而已，請明辨以釋吾疑可乎？曰：夫此條言虛勞之證也，其所謂七傳者，心病上必脫腎病傳心一句，其一臟不再傷，當作三臟不再傷，皆傳寫之誤耳。蓋虛勞之證，必始於腎經，五臟從相剋而逆傳已盡，又復傳於腎，與心則水絕滅而火大旺，故死而不復再傳彼之三臟矣。其有從相生而順傳者，蓋腎水欲傳心火，卻被肝木乘間而遂傳肝木，然後傳心火，次第由順行而及於彼之三臟，而有生生不息之義，故曰間臟者生。

七節之旁,中有小心。

溺之所出,精之所施。

搖心精則動命門,吸撮三焦精氣從此泄矣。

李梴醫學入門

㈠臟腑不可不知

臟者，藏也，藏諸神而精氣流通也。腑者，府庫也，出納轉輸之謂也。臟腑兄弟也，同氣而異形耳。觀素問難經所論臟腑分陰分陽而脾胃乃人身中之太極矣乎？至於氣血多少，體用上下，亦不可不知。詩曰：多血多氣經須記，手經大腸足經胃；多氣少血有六經，三焦膽腎心脾肺；多血少氣心胞絡，膀胱小腸肝所異。

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以苦補之，虛則補之

註 腎爲作強之官，藏精，爲水臟，主五液，其性本潤，是故惡燥；宜知母之辛以潤之，腎非堅無以稱作強之職，四氣遇濕熱則軟，遇寒冷卽堅，五味得鹹則軟，得苦卽堅，故宜黃蘗，然堅卽補也，宜地黃之微苦，藏精之臟，苦固能堅，然非益精，無以爲補，宜地黃、山茱萸。

夫五臟者，違其性則苦，遂其性則欲，本臟所惡，卽名爲瀉，本臟所欲，卽名爲補；苦欲既明，而五味詳審。水曰潤下，潤下作鹹，火曰炎上，炎上作苦，木曰曲直，曲直作酸，金曰從革，從革作辛，土爰稼穡，稼穡作甘。苦者直行而瀉，辛者橫行而散，酸者束而收斂，鹹者止而軟堅，甘則可上可下。土位居中而兼五行，淡則五臟無歸，專入太陽而利小便。善用藥者不廢準繩，亦不囿於準繩。如熱應寒療，投寒而火熱反生，寒應熱治，進熱而沉寒轉盛，此喜攻增氣之害也。治寒有法，當益心陽，治熱有權，宜滋腎水，此求本化源之妙也。益心之陽，寒亦通行，強腎之陰，熱之猶可，此變化通神之法也。知此數者，其於苦欲補瀉，無膠固之失矣。

徐春甫古今醫統

㈠瀉南方補北方論

七十五難曰：經言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何謂也？然金、木、水、火、土，更當相平。東方木也，西方金也，木欲實，金當平之，火欲實，水當平之，土欲實，木當平之，金欲實，火當平之，水欲實，土當平之。東方者肝也，則知肝實，西方者肺也，則知肺虛，瀉南方火，補北方水，火者木之子，水者木之母也。水勝火，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故瀉火補水，欲令金不得平木也。經曰：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此之謂也。予每嘆越人之得經旨，而悼後人之失經旨也。先哲有言：凡讀書不可先看註解，且將經文反覆而詳味之，待自家有新主意，然後却以註解參校，庶乎經意昭然，而不爲他說

李中梓醫宗必讀

㈠五臟苦欲補瀉論

夫五臟之苦欲補瀉，乃用藥第一義也，不明乎此，不足以言醫。如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以辛補之，以酸瀉之，虛則補之。

註　肝爲將軍之官，其性猛銳，急則有摧折之意，用甘草以緩之，卽寬解慰安之義也。扶蘇條達，木之象也。用川芎之辛以散之，而解其束縛。然辛雖主散，遂其所欲，卽名爲補。如太過則制之，勿使踰分，酸可以收，故云瀉芍藥之屬，虛補陳皮生薑之屬。

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以鹹補之，以甘瀉之，虛則補之。

註　收者和調之義，心君本和，熱邪干之，則燥急，故須芒硝之鹹寒，除其邪熱，收其燥急也。澤瀉導心氣以入腎，故曰鹹補。煩勞則虛而心熱，參芪之甘溫益元氣，而虛熱自退，故名爲瀉。心以下交於腎爲補，炒鹽之鹹以潤下，使下交於腎，旣濟之道也。

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以甘補之，以苦瀉之，虛則補之。

註　脾爲倉廩之官，屬土，喜燥，濕則不能健運，白朮之燥，遂其性之所喜也。稼穡作甘，甘主緩，是其本性也。脾喜健運，補之氣旺，則行，人參是也。濕土主長夏之令，溫熱太過，脾斯困矣，急以黃連之苦瀉之。甘草益氣，大棗益血，俱甘入脾。

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瀉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以辛瀉之，以酸補之，虛則補之。

註　肺爲華蓋之臟，相傳之官，藏魄而主氣者也。氣常則順，氣變則逆，逆則違其性矣，宜黃芩苦以泄之。肺主上焦，

者？欲其不食於母也，不食於土則金氣逆[illegible]給乎？若如此，則金虛不由於火之剋土之不生，而由於水之食耳，豈理也哉！縱水不食金，金亦未必能復常也。金不得平木一句，多一不字，所以瀉火補水者，正欲使金得平木也。不字當删去。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虛指肺虛而言也。瀉火補水，使金得平木，正所謂能治其虛不補土，不補金，乃瀉火補水，使金自平，此法之巧而妙者。苟不曉此法，而不能治此虛，則不須問其他，必是無能之人矣。故曰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若夫上文所謂金、木、水、火、土更相平之義，不勞解而自明，茲故弗具也。夫越人亞聖也，論至於此，敢不斂衽？但恨說者之斁蝕之，故辨。

所蔽，若先看註解，則被其說橫吾胷中，自家竟無心意矣。予平生佩服此訓，所益甚多，如難經此言，周備純至，足以爲萬世法，後人紛紛之論，其可憑乎？夫實則瀉之，虛則補之，常道也；實則瀉其子，虛則補其母，亦常道也，人皆知之。今肝實肺虛，乃不瀉肝而瀉心，此亦人知之；至不補肺補脾而補腎，此則人不能知，惟越人知之耳。夫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以常情觀之，則曰心火實，致肝木亦實，此子能令母實也。脾土虛，致肺金亦虛，此母能令子虛也。心火實乃由自旺，脾土虛乃由肝木制之，法當瀉心補脾，則肝肺皆平矣。越人則不然，其子能令母實，子謂火，母謂木，固與常情無異，其母能令子虛，母謂水，子謂木，則與常情不同矣。故曰水者木之母也，子能令母實一句，言病因也；母能令子虛一句，言治法也。其意蓋曰：火爲木之子，子助其母使之過分而爲病矣，今將何以處之？惟有補水瀉火之治而已。夫補水者何謂也？蓋水爲木之母，若補水之虛，則力可勝火，火勢退而木勢亦退，此則母能虛子之義，所謂不治之治也。若曰不然，則母能令子虛一句，將歸之於肺脾乎？既歸於肺脾，今何不補脾乎？夫五行之道，其所畏者，畏所剋耳。今火太旺，水大虧，火何畏乎？惟其無畏，故愈旺而莫能制，自非滋水以求勝之，孰能勝也？水勝火三字此越人寓意處，當細觀之，勿輕忽也。雖瀉水補火並言，然其要又在於補水耳。後人乃曰獨瀉火而不用補水，又曰瀉火則是補水，得不大違越人與經之意乎？若果不用補水，經必不言補北方，越人必不言補水矣。雖然，水不虛而火獨暴旺者，固不必補水亦可也。若先因水虛而致火旺者，不補水可乎？水虛火旺而不補水，則藥至暫息，藥過而復作，將積年累月，無有窮也，安能絕其根哉？雖苦寒之藥，通爲抑陽扶陰，不過瀉火邪而已，終非腎臟本藥，不能以滋養北方之眞陰也。欲益其陰，非地黃黃柏之屬不可也。且夫肝之實也，其因有二：心助肝，肝實之一因也；肺不能制肝，肝實之二因也。肺之虛也，其因亦有二：心剋肺，肺虛之一因也；脾受肝剋而不能生肺，肺虛之二因也。今補水而瀉火，火退則木氣削，又金不受剋而制木，東方不實矣；金氣得平，又土不受剋而生金，西方不虛矣。若以虛則補母言之，肺虛則當補脾，豈知肝勢正盛，剋土之深，雖曰補脾，安能敵其正盛之勢哉？縱使土能生金，金受火剋，亦所得

醫部彙考九十五

臟腑門三 總三

明趙獻可醫貫

㈠形景圖說

臟腑內景，各有區別。咽喉二竅，同出一脘，異途施化；喉在前，主出，咽在後，主吞。喉系堅空，連接肺，本爲氣息之路，呼吸出入下通心肝之竅以及諸脈之行氣要道也。咽系柔空，下接胃，本爲飲食之道路，水穀同下，倂歸胃中，乃運糧之關津也。二道並行，各不相犯。蓋飲食必歷氣口而下，氣口有一會厭，當飲食方嚥，會厭即垂，厭口乃閉，故水穀下咽，了不犯喉。言語呼吸則會厭開張，當食言語，則水穀乘氣逆入喉脘，遂嗆而咳矣。喉下爲肺，兩葉白瑩，謂之華蓋。以覆諸臟，虛如蜂窠，下無透竅，故吸之則滿，呼之則虛，一吸一呼，水之有源，無有窮也，乃清濁之交運，人身之橐籥。肺之下爲心，心有系絡，上係於肺，肺受清氣，下乃灌注，其象尖長而圓，其色赤，其中竅數，多寡各異，迴不相同，上通於舌，下無透竅。心之下有心包絡，即膻中也，象如仰盂，心即居於其中，九重端拱，寂然不動。凡脾胃肝膽兩腎膀胱各有一系，繫於包絡之旁，以通於心，此間有宗氣，積於胷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即如霧者是也。如外邪干犯，則犯包絡，心不可犯，犯心即死矣。此下有膈膜，與脊脅周迴相著，遮蔽濁氣，使不得上熏心肺。膈膜之下有肝，

身與兩腎所主後天有形之水不同，但命門無形之火在兩腎有形之中，爲黃庭，故曰五臟之眞，惟腎爲根，褚齊賢云：人之初生受胎，始於任之兆，惟命門先具；有命門然後生心，心生血，有心然後生肺，肺生皮毛，有脾然後生腎，腎生骨髓，有腎則與命門合，二數備，是以腎有兩岐也。可見命門爲十二之經主，腎無此，則無以作強而技巧不出矣；膀胱無此，則三焦之氣不化，而水道不行矣；脾胃無此，則不能蒸腐水穀而五味不出矣；肝膽無此，則將軍無決斷而謀慮不出矣；大小腸無此，則變化不行而二便閉矣；心無此，則神明昏而萬事不能應矣；所謂主不明則十二官危矣。余有一譬焉：譬之元宵之鰲山走馬燈，拜者、舞者、飛者、走者，無一不具，其中間惟是一火耳，火旺則動速，火微則動緩，火熄則寂然不動，而拜者、舞者、飛者、走者軀殼未嘗不存也。故曰汝身非汝所有，是天地之委形也，所以諄諄必欲明此論者，欲世之養身者、治病者的以命門爲君主，而加意於火之一字。夫既曰立命之門，是火乃人身之至寶，何世之養身者不知保養節慾，而日夜戕賊此火？既病矣，治病者不知溫養此火，而日用寒涼以直滅此火，焉望其有生氣耶？經曰：『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以此養生則殃，戒之戒之！』余今直指其歸元之路而明示之，命門君主之火，乃水中之火，相依而永不相離也。火之有餘，緣眞水之不足也，毫不敢去火，只補水以配火，壯水之主，以鎮陽光。火之不足，因見水之有餘也，亦不必瀉水，就於水中補火，益火之原，以消陰翳。所謂原與主者，皆屬先天無形之妙，非曰心爲火而其原在肝，腎爲水而其主屬肺。蓋心、脾、腎、肝、肺，皆後天有形之物也，須以無形之火，配無形之水，直探其君主之穴宅而求之，是爲同氣相求，斯易以入也。所謂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也。若夫風、寒、暑、濕、燥、火六者之入於人身，此客氣也，非主氣也。主氣固，客氣不能入，今之談醫者，徒知客者除之，漫不加意於主氣何哉？縱有言固主氣者，專以脾胃爲一身之主焉，知坤土是離火所生，而艮土又屬坎水所生耶？明乎此，不特醫學之淵源有自，而聖賢道統之傳亦自此不昧。而所謂一貫也，浩然也，明德也，元牝也，空中也，太極也，同此一火而已。爲聖爲賢爲仙爲佛，不過克全此火而歸之耳。小子之一論，闡千古之未明，見者愼勿以爲迂也。○ ◎ 陽火陰水土金木 繫辭曰：『

肝有獨葉者，有二三葉者，其系亦上絡於心包，爲血之海，上通於目，下亦無竅。肝短葉中有膽附焉，膽有汁藏而不瀉，此喉之一竅也，施氣運化，熏蒸流行，以成脈絡者。如此咽至胃長一尺六寸，通謂之咽門。咽下是膈膜，膈膜之下有胃，盛受飲食而腐熟之。其左有脾，與胃同膜而附其上，其色如馬肝赤紫，其形如刀鐮，聞聲則動，動則磨胃食乃消化。胃之左有小腸，後附脊膂，左環迴周疊積，其注於迴腸者，外附臍上，共盤十六曲。右有大腸，即迴腸，當臍左環迴周，疊積而下，亦盤十六曲。廣腸附脊以受迴腸，左環疊積下辟，乃出滓穢之路。廣腸左側爲膀胱，乃津液之腑，五味入胃，其津液上行，精者化爲血脈，以成骨髓，津液之餘，留入下部，得三焦之氣施化，小腸滲出，膀胱滲入而溲便注洩矣。凡胃中腐熟水穀，其精氣自胃之上口曰賁門，傳於肺，肺播於諸脈。其滓穢自胃之下口曰幽門，傳於小腸，至小腸下口曰闌門，泌別其汁，清者滲出小腸而滲入膀胱，滓穢之物則轉入大腸。膀胱赤白瑩淨，上無所入之竅，止有下口，全假三焦之氣化施行，氣不能化，則閉格不通而爲病矣。此咽之一竅，資生血氣，轉化糟粕而出入如此。三焦者，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主持諸氣，以象三才，故呼吸升降，水穀腐熟，皆待此通達，與命門相爲表裏。上焦出於胃口，並咽以上，貫膈而布胷中，走腋，循太陰之分而行，傳胃中穀味之精氣於肺，肺播於諸脈，即膻中氣海所留宗氣是也。中焦在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穀，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爲血液以奉生，身莫貴於此，即腎中動氣，非有非無，如浪花泡影是也。下焦如瀆，其氣起於胃下脘，別迴腸，注於膀胱，主出而不納，即州都之官，氣化則能出者，下焦化之也。腎有二，精所舍也，生於脊膂十四椎下，兩旁各一寸五分，形如豇豆，相並而曲附於脊，外有黃脂包裹，裏白外黑，各有帶二條，上條係於心包，下條過屏翳穴後趨脊骨。兩腎俱屬水，但一邊屬陰，一邊屬陽。越人謂左爲腎，右爲命門，非也。命門即在兩腎各一寸五分之間，當一身之中，易所謂一陽陷於二陰之中，內經曰七節之旁，中有小心是也。名曰命門，是爲真君真主，乃一身之太極，無形可見。兩腎之中，是其安宅也。其右旁有一小竅，即三焦，三焦者，是其臣使之官，稟命而行，周流於五臟六腑之間而不息，名曰相火。相火者，言

之水火也。水養火者，先天無形之水火也；海中之金未出沙土，不經爐煉，不畏火，不剋木，此黃鐘根本，人之聲音出自肺金，清濁輕重，丹田所係，不求其原，徒事於肺，抑末也。今之言補肺者，人參、黃芪；清肺者，黃芩、麥冬；斂肺者，五味、訶子；瀉肺者，葶藶、枳殼。病之輕者豈無一效？若本源虧損，毫不相干。蓋人肺金之氣，夜臥則歸藏於腎水之中，丹家謂之母藏子宮，子隱母胎。此一臟名曰嬌臟，畏熱畏寒，腎中有火，則金畏火刑而不敢歸；腎中無火，則水冷金寒而不敢歸；或爲喘脹，或爲咳嗽，或爲不寐，或爲不食，如喪家之狗。斯時也，欲補土母以益子，喘脹愈甚；清之瀉之，肺氣日消，死期迫矣。惟收斂者僅似有理，然不得其門，從何而入？仁齋直指云：肺出氣也，腎納氣也，肺爲氣之主，腎爲氣之本。凡氣從臍下逆奔而上者，此腎虛不能納氣歸元也。毋徒從事於肺，或壯水之主，或益火之原，虎向水中生矣。

若夫土者隨火寄生，即當隨火而補，然而補火有至妙之理：陽明胃土隨少陰心火而生，故補胃土者補心火，而歸脾湯一方又從火之外家而補之，俾水生火，火生土也。太陰脾土隨少陽相火而生，故補脾土者補相火，而八味丸一方合水火既濟而蒸腐之。此一理也，至理也，人所不知，人所不信，余特申言之。蓋混沌之初，一氣而已，何嘗有土？自天一生水，而水之凝成處始爲土，此後天卦位，艮土居坎水之次也。其堅者爲石，而最堅者爲金，可見水土金先天之一原也。又有補子之義，蓋肺爲土之子，先補其子，使子不食母之乳，其母不衰，亦見金生土之義。又有化生之妙，不可不知。甲木戊土所畏，畏其所勝，不得已以己妹嫁之，配爲夫婦，後歸外氏成家。此甲己化土，其間遇龍則化，不遇龍則不化。凡化物以龍爲主，張仲景立建中湯以建脾土。木曰曲直，曲直作酸，芍藥味酸，屬甲木；土曰稼穡，稼穡作甘，甘草味甘，屬己土；酸甘相合，甲己化土，再加肉桂，蓋桂屬龍火，使助其化也。仲景製方之妙類如此。又以見木生土之義。蓋土無定位，旺於四季，四季俱有生理，故及之。至於木剋土，以其剋土，舉世欲伐之，余意以爲木藉土生，豈有反剋之理？木鬱於下，故其根下剋。蓋以木者乃生生之氣，始於東方，盍不觀之爲政乎？未立農事，先祀芒神，芒神者，木氣也，春升之氣也，陽氣也，元氣也，胃氣也，同出而異名也。我當調護而已，雨以潤之，風以散之，日以暄之，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周子懼人之不明而製爲太極圖，無極而太極，無極者，未分之太極也，太極者，已分之陰陽也，一中分太極中字之象形正太極之形也。一即伏羲之奇一而圓之，即是無極。既曰先天太極天尚未生，盡屬無形，何爲伏羲畫一奇，周子畫一圈，又涉形跡矣？曰：此不得已而開示後學之意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亦具有太極之形，在人身之中。余按古銅人圖畫一形象，而人身太極之妙宛然可見，豈好事哉？亦不得已也。

㈡五行論

以水、火、土、金、木，配心、肝、脾、肺、腎，相生相剋，素知之矣。諸書有云：五行惟獨火有二，此言似是而非，論五行俱各有二，奚獨一火哉？若論其至五行各各有五，五五二十五，各具一太極，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今以五行之陰陽生死言之，木有甲木屬陽，乙木屬陰，人身之膽是甲木，屬足少陽，肝是乙木，屬足厥陰。甲木生於亥而死於午，乙木生於午而死於亥。火有丙火屬陽，丁火屬陰，人身之相火屬手少陽，心火屬手少陰。丙火生於寅而死於酉，丁火生於酉而死於寅。水有壬水屬陽，癸水屬陰，人身之腎水屬足少陰，膀胱屬足太陽。壬水生於申而死於卯，癸水生於卯而死於申。土有戊土屬陽，己土屬陰，人身之胃土屬足陽明，脾土屬足太陰。戊土生於寅而死於酉，己土生於酉而死於寅。金有庚金有辛金，庚金屬陽，辛金屬陰，人身之肺金屬手太陰，大腸金屬手陽明，庚金生於巳而死於子，辛金生於子而死於巳。欲察病情者，專以時日之生旺休囚而驗其陰陽之屬；如膽火旺，則寅卯旺而午未衰，肝火旺則午未甚而亥子衰。五行主客，各以其類推之。

獨土金隨母寄生，故欲補土金者，從寄生而補其母，是以東垣有隔二之治，是從母也，有隔三之治，又從母之外家也。土金惟寄生，故其死爲眞死。惟水火從眞生，故其死不死，絕處逢生矣。歸庫者，絕其生氣而收藏也，返魂者，續其死氣而變化也。況水火隨處有生機，鑽木可取，擊石可取，圓珠可取，方諸取水，掘地取水，承露取水，若金死不救，土死不救，木死不救，是以余於五行中獨重水火，而其生剋之妙用又從先天之根，而與世論不同。

月三轉身，十月滿足母子分解其有過月生者必保富貴之子不足月生者必爲貧薄之人謂生之後有變蒸之[illegible]長其精神，壯其骨髓，生其意智。三十二日一變蒸，生腎氣焉，六十四日二變蒸，生膀胱之氣焉，腎與膀胱屬水，其數一也。九十六日三變蒸，生心氣焉，一百二十八日四變蒸，生小腸之氣焉，心與小腸屬火，其數二也。一百六十日五變蒸，生肝氣焉，一百九十二日六變蒸，生膽氣焉，肝與膽屬木，其數三也。二百二十四日七變蒸，生肺氣焉，二百五十六日八變蒸，生大腸之氣焉，肺與大腸屬金，其數四也。二百八十八日九變蒸，生脾氣焉，三百二十日十變蒸，生胃氣焉，脾與胃屬土，其數五也。變蒸已畢，一期歲焉，齒生髮長，神智有異於前也。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瀉，陰陽和，故能有子。三八腎氣平均，筋骨勁強，故眞牙生而長極。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滿壯。五八腎氣衰，髮墮齒槁。六八陽氣衰竭於上，面焦，髮鬢頒白。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精少腎臟衰，形體皆極。八八則齒髮去，五臟皆衰，筋骨解墮，天癸盡矣，故髮墮身重，行步不正而無子。故曰齒者骨之餘，髮者血之餘，爪者筋之餘，神者氣之餘，吁！人身之難得也，如此哉！

夫天主陽，食人以五氣，地主陰，食人以五味，陰陽相成，結爲五臟之氣，以入四肢、十二部、三百六十關節，引爲經脈、津液、骨髓，蘊成六腑、三焦、十二經，通爲九竅。可見五臟爲人形之主，一臟損則百病生，五臟損則百形滅。故曰五臟者，神明魂魄志意之所主，是以心主神，肝主魂，肺主魄，脾主智，腎主精，發外爲五事，若能存神修養，克己勵志，其道成矣。

五臟藏於中者難知，九竅通於外者易見，即其通於外，以察其藏於中者，亦易易也。況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喉舌之於聲音也，尤有易知者在乎？雖然五臟九竅合外內之道也，苟心不在焉，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果於此握其養德養生之樞焉，則一以貫之，何病之有？

(三)臟腑全圖說

使得遂其發生長養之天耳。及其發達既久，生意已竭，又當斂其生生之氣，而歸於水土之中，以爲來春發生之本，焉有伐之之理？此東垣脾胃論中用升柴以疎木氣，諄諄言之詳也。但未及雨潤風散，與夫歸根復命之理，余於木鬱論中備言之，總之申明五行之妙用，專重水火耳。

章潢圖書編

㈠五臟六腑咽喉說

喉嚨已下，言五臟爲手足三陰；咽喉已下，言六腑爲手足三陽。蓋諸臟屬陰爲裏，諸腑屬陽爲表，以臟者藏也，藏諸神而精神流通也；腑者庫也，腑主出納水穀、糟粕轉輸之謂也。

自喉嚨已下五臟，喉應天氣，乃肺之系也。以肺屬金，乾爲天，乾金也，故天氣通於肺，而肺應天。上運會厭。會厭者，五臟聲音之門戶，肺屬金，音聲應金石也。九墟云：咽喉喘息之道，其中空長，可以通氣息。楊元操云：喉嚨與咽並行，其實兩異，而人多惑之。蓋喉中爲息通，咽中下水穀，其喉嚨下接肺兩葉之間，與今所繪者同。若吳簡序宋景所畫希範喉中三竅者，非果喉中具三竅，則水穀與氣各從一竅而俱下肺中，肺下無竅，何由傳道水穀入於下焦？

㈡臟腑始生總論

夫人之有生也，稟天地之陰陽，假父母之精血，交感凝結，以爲胞胎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始自襁褓以至髫齔，迨其成童與夫壯年，豈易言哉！故一月之孕，有白露之稱，二月之胚，有桃花之譬。及其三月，先生右腎則爲男，陰包陽也；先生左腎則爲女，陽包陰也。其次腎生脾，脾生肝，肝生肺，肺生心，以生其勝己者。腎屬水，故五臟由是爲陰。其次心生小腸，小腸生大腸，大腸生膽，膽生胃，胃生膀胱，膀胱生三焦，以生其己勝者。小腸屬火，六腑由是爲陽。其次三焦生八脈，八脈生十二經，十二經生十二絡，十二絡生一百八十系絡，系絡生一百八十纏絡，纏絡生三萬四千孫

特不要好而已哉，凡人於身外之物，莫不知之詳，慮之當，自以爲智，自以爲能也，及反詰一身之精神氣血臟腑之理，茫然莫之省焉，尚可以爲智且能乎？夫人生長壽，止百年耳，百年之外骨骸且莫之保也，況外物乎？胡爲乎百年之中晝焉憧憧於營爲，夜焉擾擾於夢寐，身心不獲一息之安，而形神兩脫不自覺也？試反而思之，甯不自哀哉！蓋人身之造化，卽天地之造化也，天地之大，不外乎陰陽五行焉耳，而人之爲人，亦同此陰陽，同此五行也，果能安身以崇德，則人與天地可並立而爲三矣。試自人之形體言之：外而四肢百骸，內而五臟六腑，豈判然不相關乎？心火、腎水、肝木、肺金、脾土，此人身之五行也。故五臟雖在內也，然肺養皮毛，心養血脈，脾養肌肉，肝養筋膜，腎養骨髓，內外相貫也，亦非五行各一其屬而不相涉也。肺主聲也，入心爲言，入肝爲呼，入脾爲歌，入腎爲呻吟，自入則爲泣矣。肝主色也，入肺爲白，入心爲赤，入脾爲黃，入腎爲黑，自入則爲青矣。心主臭也，入肝爲臊臭，入肺爲腥臭，入脾爲香臭，入腎爲腐臭，自入則爲焦臭矣。脾主味也，入心爲苦，入肝爲酸，入肺爲辛，入腎爲鹹，自入則爲甘矣。腎主液也，入心爲汗，入肝爲淚，入肺爲涕，入脾爲涎，自入則爲唾矣。惟其自相貫通，是以內外自無間隔，肝竅於目而辨五色，肺竅於鼻而別五香，心竅於舌而知五味，脾竅於口而納五穀，腎竅於耳而通五聲。故一歲之間，肝主春而其脈弦，象甲乙木也；心主夏而其脈鉤，象丙丁火也；肺主秋而其脈毛，象庚辛金也；腎主冬而其脈石，象壬癸水也；脾雖旺於長夏，而主乎四季弦鉤毛石，一以脾胃爲本，象戊己土也。五行相生，循環無端，在天時爲十二月，在地支爲十二位，在人身爲十二經，曾何間乎？非特一歲爲然，卽一晝夜日經二十八宿，周天三百六十五度，而人身經脈與之相運，旋而不停焉；如子注膽，丑注肝，寅注肺，卯注大腸，辰注胃，巳注脾，午注心，未注小腸，申注膀胱，酉注腎，戌注心包，亥注三焦，周而復始，候脈者候此而已。一歲春以肝爲主，一日子以膽爲主，天地人身一氣周流，合此爲平，太過則數，不及則遲，惟人身違天地之沖和，而百病生焉者，又豈特一日爲然？呼吸何其速也！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呼爲陽而應乎天，吸爲陰而應乎地，一呼一吸，與天地陰陽相貫徹也。是故五行相生相剋，要不出乎陰陽二者而已。目

崇甯五年，梁少保知大名府，有羣盜起，內一強寇楊宗，以計擒之。案首惡論死，臨刑，命醫官幷畫工畫之。適徐州歐希範作惡當刑三十八，亦送來刑。命畫工於法場割開諸人胷腹，詳視畫之。見喉嚨中排三竅，曰水、曰食、曰氣，相推惟水食同一竅走胞中，入胃上口，一竅通肺，循腹抵脊脅，轉臍下兩腎與任衝督三脈會。丹田者，氣海也。喉管下有肺兩葉，爲華蓋，蓋諸臟腑。肺下有心，外有黃脂裹之，其色赤黃，割視其心，箇箇不同，有竅無竅，有毛無毛，尖者長者。心下有羅膈，羅膈下有胃，積曲可容一斗物，外有黃脂，如旗餤。左有肝，一二三四五葉者，亦各不同。內歐患眼，肝有白黑子兩張，氣喘而且嗽，其肺皺而黑，所謂表裏相應也。其肝短葉上有膽，右胃左脾，與胃同膜，狀如馬肝，赤紫。下有小腸盤十六曲，極瑩淨，化物通行。右有大腸，亦十六曲，內有所出糟粕之路，外有黃脂粘作一塊，下有膀胱居脬，亦瑩淨，外無所入穴，全借氣施行津液，入胞爲尿。此君子小人之體各異如此。

㈣三陰三陽

一陽手足少陽膽三焦，二陽手足陽明大腸胃，三陽手足少陽膀胱，俱屬人迎。一陰手足厥陰包絡肝，二陰手足少陰心腎，三陰手足太陰脾肺，俱屬氣口。

㈤臟氣臟德

脾以養氣，肺以通氣，腎以泄氣，心以役氣，肝則氣常生。心虛氣入爲悖，肺虛氣入爲喘，肝虛氣入目昏，腎虛氣入腰疼，脾獨不與受食不化，氣將日微，安能有餘以入虛？曰，脾之繫於生人大矣！思則傷脾，多食則胃塞而脾不能運，亦受傷，是以養脾者養氣也，養氣者養生之要也。

數者所以順性命之理也，一爲水而腎其德智也，二爲火而心其德禮也，三爲木而肝其德仁也，四爲金而肺其德義也，五爲土而脾其德信也。

㈥神氣爲臟腑之主

八者具備，然後謂之人。夫人者天地萬物之秀氣也，然而亦有不中者，各求其類也，若至得人類，則謂之至人。

按人身即小天地也。人之氣即天地之氣，人之五臟、六腑、十二絡，猶五岳、四鎮、十二州，人之七竅，猶天之七曜。凡人之臟腑十二絡有病，則面色異而變常，猶岳鎮十二州之有災，則天象隨之而變異。惟心臟之病，面色易形，故養心為要，心皆指虛靈之氣而言。氣本寓理，為性，理從氣發為情，而心能主宰者亦氣也。人之面備耳、目、鼻、口、舌，猶天之五行也，腹備肝、肺、脾、腎、心，猶地之五行也。耳鼻縱而孔竅凹，靜而陰也，目口橫而睛凸，動而陽也。腎屬耳，肺屬鼻，反動而為陽，肝屬目，脾屬口，反靜而為陰，心舌居動靜間，而心聲形於舌，舌音發於心，是心舌又一身之主。然項圓而頦方，天地定位也，鼻岳聳而口淵深，山澤通氣也，眼外耀而舌下津，水火不相射也，喉出響而耳收聲，雷風相薄，皆與天地造化相肖也。

邵子曰：神者人之主，將寤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又言在膽。正寤在心。又曰：天之神棲於日，人之神發於目，寤則棲心，寐則[illegible]。愚謂人之一身，首乾腹坤，而心居其中，其位猶三才也。氣統於腎，形統於首，一上一下，本不相交，所以使之者，神交也。神運乎中，則上下渾融，與天地同流，此非三才之道歟？夫神守於腎，則靜而藏伏，坤之道也，守於首，則動而運行，乾之道也。藏伏則妙合而凝之，行則周流不息，妙合而凝，周流不息者，乾坤合德也。以身外比太空，以心腎比天地，以氣液比陰陽，以子午比冬夏。子時乃曰坎卦，腎中氣生，午時乃曰離卦，氣到心，腎氣與心氣相合而太極生液。所以生液者，以氣自腎中來，氣中有眞水，眞水無形。離卦到心，氣則太極生液，如此離卦，心中液生，坎卦液到腎，液與腎水相合而太極復生於氣。所以生氣者，以液自心中來，液中有眞氣，眞氣無形。坎卦到腎接著水則太極而生氣，如此可以比陰陽升降，至太極而相生，所生蓋陽中藏水，陰中藏氣也。

醫門法律 臣喻昌著

頂至踵，凡骨節、皮毛、臟腑、經絡，其所以相流通者，不過精津、涕唾、血液，而其所以運行之者非氣乎？彼以氣血分陰陽者，謂氣爲衞衞行脈外血爲營營行脈中，氣血盛則脈盛，氣血衰則脈衰，氣血和則脈平，氣血亂則脈病，氣血熱則脈數，氣血寒則脈遲，是亦不知脈與氣血一也。不然，任督二脈爲一身陰陽之海，元氣之會，雖欲二之，不可得也。又有以魂魄分陰陽者，氣之呼吸爲魂，耳目精明爲魄，魄主納受，魂主經營，故魄屬陰魂屬陽也。然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亦自有不可得而離者，離之則非人矣。或又以臟爲神氣所藏，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意與智，腎藏精於志，而謂之七神者，然神豈有七乎？蓋人心之神乘氣機以出入，雖曰神統於心，氣統於腎，其實神藏氣中，猶天氣下降於地，氣載乎神，猶地道順承乎天，故乾統天，坤順承天，乾坤合，斯萬物由之以化生，神氣合，斯萬化由之以運用，而坤道無成而代有終，則又總歸之乾也，氣載乎神，而人身非神以爲之主乎？所以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夫固三才合一之道，韓持國問精住、氣住、神住之說，明道總歸之求於心者，此也。故曰，養德養生非二事，而安身正所以崇其德也。否則，神不足以宰氣，喜、怒、哀、樂失其節而戕於中，寒、暑、燥、濕失其調而攻於外，五色適以害吾目，五聲適以害吾耳，五香五味適以害吾口與鼻，而百凡思慮適以亂吾之心矣。心亂則神疲，神昏則氣衰，精血枯竭，神氣兩離，形且不能保矣，又何德之足云？卽是觀之，人之元神完具，而和氣沖融於一身，常與陰陽五行相爲貫徹，則天地合德，殆有不以生死爲存亡者矣。非謂德盛則身可長生不死也；神本生生不息，卽朝聞道可以夕死，卽三不朽而太上以德之謂也。嗚乎！世之人孰不欲其身之安，使百病不相侵乎？然未有不致中和以養其德而能安其身者，有志之士孰不欲其德之修，使百行之皆全乎？然未有不能燮理陰陽以養其身而能修其德者。信乎養德養生安身崇德非二事也，但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志學者其明辨之！

㈦臟腑緒論

神統於心，氣統於腎，形統以首，形以氣交而神主乎中，三才之道也，日爲心，月爲膽，星爲脾，辰爲腎臟也。石爲肺，土

相去不亦遠乎

問逆春氣，則少陽不生，肝氣內變；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與前寒變等病又不同者，何也？曰：前言逆春氣而夏始病，此言逆春氣而春卽病也。春氣屬少陽木，主生；夏氣屬太陽火，主長；秋氣屬太陰金主收；冬氣屬少陰水主藏。春未至而木先芽，夏未至而火先朗，此爲休徵；春已至而木不生，夏已至而火不長，此爲咎徵。若春已過而不生，夏已過而不長，則死期迫矣。收藏亦然，肝氣內變卽所謂不條達而橫格也。心氣內洞，洞開也，心虛則洞然而開。有人覺心大於身，身大於室，少頃方定者，正此病也。惟心洞開，北方寒水得乘機竊入，爲寒變之病，非心氣內洞別爲一病也。

問寒變與煎厥皆屬夏月之病，究竟何別？曰：寒變者，南方心火，無權，爲北方寒水所變也。煎厥者，北方腎水，無權而南方心火亢甚無制也。兩者天淵不可同論。煎者火性之內燔，厥者火氣之上逆，卽經文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辟積於夏之說。可見陽根於陰，深藏腎水之中，惟煩勞無度，則陽張於外，精絕於內，延至夏月火王，而煎厥之病生矣。

問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水獨沉，又云味過於甘，心氣喘滿，色黑，腎氣不衡，此何解也？曰：此未經闡發之義。蓋少陰主藏者也，冬月水旺，腎臟甚富，源泉混混，盈科而進，若冬無所藏，新舊不相承接，有獨沉而已。太素不解其旨，謂獨沉爲沉濁，何況後人耶？味過於甘，腎氣不衡，註作不平，亦屬膚淺。蓋人身心腎相交，水火相濟者，其恆也；味過於甘，腎氣爲土掩而不上交於心，則心氣亦不得下交於腎，所以鬱抑而爲喘滿也。腎氣不衡，卽腎氣獨沉之變文，見心腎交則腎脈一高一下，猶權衡然，知獨沉爲有權無衡也，則不衡二字恍然矣。夫腎間之氣，升灌於上，則爲榮華，獨沉於下，則爲枯謝。難經謂五臟脈平而死者，生氣獨絕於內，不滿五十動一止者，腎氣先盡，故知腎氣獨沉，非細故也。

問味過於酸，肝氣以津，脾氣乃絕，此何解也？曰：此人身消息之所在。王註牽強，不合乎道。夫人天眞之氣全在於胃，

㈠內經十問

問逆春氣則傷肝，夏爲寒變，此何病也？曰寒變者，夏月得病之總名也。緣肝木弗榮，不能生其心火，至夏心火當旺反衰，北方腎水得以上凌其候，掩抑而不光明，收引而不發露，得食則飽悶，遇事則狐疑，下利奔迫，慘然不樂，甚者戰慄如喪神守。證與啓元子益火之源以消陰翳，似同而實大異。蓋彼所謂益火之源者，主君相二火而言，非用黃連，即用桂附；而此所謂益火之源者，全在發舒肝之鬱遏，與黃連桂附絕不相干也。

問逆秋氣則傷肺，冬爲飱泄，與春傷於風，夏生飱泄有別否？曰：傷風而飱泄，以風爲主，風者，東方木也，傷肺而飱泄，以肺爲主，肺者，西方金也，其候各異，安得比而同之？風邪傷人，必入空竅，而空竅惟腸胃爲最，風既居於腸胃，導引之機，如順風揚帆，不俟脾之運化，食入即出，以故飱已即泄也。不知者以爲脾虛完穀不化，如長夏洞泄，寒中及冬月飱泄之泄，反以補脾剛燥之藥，助風性之勁，有泄無已，每至束手無策。倘知從春令治之，用桂枝領風從肌表而出，一二劑而可愈也。而秋月之傷肺，傷於肺之燥也，與秋傷於燥，冬生咳嗽，同是一病。但在肺則爲咳嗽，在大腸則爲飱泄，所謂肺移熱於大腸，久爲腸澼者，即此病也。但使肺熱不傳於大腸，則飱泄自止。不知者惟務止泄，以燥益燥，吾目中所見諸大老之誤，歷歷可指也，冤哉！

問逆冬氣則傷腎，春爲痿厥，痿厥同一病乎？曰：痿自痿，厥自厥，本是二病；然痿者必至於厥，厥者必至於痿，究竟是一病也。但肝氣可持，則痿病先見；筋脈未損，則厥病先見。肝主筋，肝病則筋失所養，加以夙有筋患，不覺忽然而痿矣。肝氣以條達爲順，素多鬱怒，其氣不條達而橫格，漸至下虛上盛，氣高不返，眩暈不知人而厥矣。厥必氣通始甦也，此皆冬時失養藏之道，正氣不足之病，與治痰治風絕不相干。治痰治風，虛者益虛矣。一味培補腎水，生津養血，其筋自柔和，肝自條達，可也。若精枯血削，亦難爲矣。

問秋傷於濕，上逆而咳，發爲痿厥，與逆冬氣則傷腎，春爲痿厥有別否？曰：此痿厥與春月之痿厥大異。秋傷於濕，吾

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illegible]

虛內洞，則諸陽之病作矣。心傷則暑氣乘之，至秋而金氣收斂，暑邪內鬱，於是陰欲入而陽拒之，故為寒；火欲出而陰束之，故為熱，金火相爭，故寒熱往來而為痎瘧。

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又冬為飧泄。夫肺熱葉焦，則為脹滿，肺傷則腎水失其所生，故當冬令而為腎虛飧泄。飧泄者，水穀不分而寒泄也。

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又春為痿厥。蓋少陰主藏，少陰之氣不伏藏，而至腎氣獨沉，則有權無衡，如冷竈無烟，而注泄沉寒等病作矣。腎傷則肝木失其所主，肝主筋，故當春令而筋病為痿。陽貴深藏，故冬不能藏，則陽虛為厥。

此可見春夏生長之令，不可以秋冬收藏之氣逆之，秋冬收藏之令，不可以春夏生長之氣逆之。醫者而可悖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之旨乎！

㈢先哲格言

心肺為臟陰也，以通行陽氣而居上，陰體而陽用也。大腸小腸為腑陽也，以傳陽氣而居下，陽體而陰用也。

足相火屬膽，配肝主血；手相火屬三焦，配腎之命門主精；肝與命門皆屬風木，木中有火，則精血之中有熱氣也。然精血體潤水也，火與水相守，故不發，至發而為熱，則皆精血將枯之所致也。譬如木枯則火易焚耳，故相火發者難治。今虛勞骨蒸之病，皆相火發熱之證也，小水不能滅大火，法當補陰，則熱自退。

景岳全書 臣張介賓著

㈠五臟內傷

津液之多寡，卽關眞氣之盛衰，而胃復賴脾以運行其津液，一臟一腑，相得益彰，所以胃不至於過濕，脾不至於過燥也。觀下文味過於苦脾氣不濡，胃氣乃厚，其爲脾過燥胃過濕可知。然終是相連臟腑，默相灌滲，所以脾氣但言不濡，病反在胃，且未甚也。至以過酸之故，助其曲直，將胃中津液日漸吸引，注之於肝，轉覺肝氣津潤有餘矣。肝木有餘，勢必剋土，其脾氣坐困，不至於絕不已耳。若胃中津液尚充，縱脾氣不濡，有濡之者在也，亦安得坐斃哉！

問：味過於苦胃氣乃厚；味過於辛精神乃央；註謂厚爲強厚，央爲久長，豈五味中酸鹹甘多所損，苦與辛多所益乎？曰：二義原不作此解，王註與經文全相背謬。觀於胃氣乃厚，繇於脾氣不濡，明係脾困不爲胃行津液，胃氣積而至厚也。胃氣一厚，容納遂少，反以有餘成其不足，更難施治。今人守東垣一家之學，遇胃病者咸用補法，其有餘愈補愈脹者，正坐此弊。如西北之人喜食生硬麪酪，迨至受病，投以牽牛巴豆乃始暢適，卽香砂橘半用且不應，况用參朮之補乎？內經有言：胃氣實則脹，虛則泄，蓋可知矣。至『精神乃央』上文旣云筋脈沮弛，明是筋脈得辛而緩散不收也。况人之精神全貴收藏，不當耗散，甯有辛散旣久而不爲殃害者耶？則其爲病且有卒暴之虞矣。相傳多食辛令人夭，豈不然哉！

問：味過於鹹，大骨氣勞，從前無解，請一明之。曰：身中消息，有謂心未有不正，腎未有不邪者，以腎爲作強之官也。有謂腎未有不正，心未有不邪者，以心爲情慾之府也。大骨氣勞，心腎兩有所涉，而實有不盡然者。嘗見高僧高道，棲眞習定，忽焉氣動精傾，乃知味過於鹹，大骨氣勞之說，不盡關於情慾耳。蓋食鹹過多，峻補其腎，腰骨高大之所，其氣忽積，喜於作勞，氣旣勃勃內動，則精關勃勃欲開，雖不見可欲，而不覺關開莫制矣。經謂強力入房，腎氣乃傷，高骨乃壞，此固嗜慾無節者之本病，奈何清修卓練之士，每於蔬菜間多食醃藏厚味，以虧道體，無有以內經之典一陳其前者。及病已成，而食淡齋長年累月，自苦亦足補偏救弊，然不如當日味勿過鹹之超矣。因幷及之。

㈢一申治病不本四時之律

或以陰柔而素耽辛熱，久之則陰日以涸，而陰變爲陽矣。不惟飲食情慾皆然，病有出入，朝暮變遷，滿而更滿，無不覆矣。損而又損，無不破矣。故曰：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夭之由也。此在經文固已明言之矣。夫不變者常也，不常者變也。人之氣質有常變，醫之病治有常變，欲知常變，非明四診之全者不可也。設欲以一隙之偏見而應無窮之變機，吾知其害於人者多矣。故於此篇之義，尤不可不深察。

身經通考 臣李潔著

㈠臟腑問答

長春子曰：敢問五臟六腑之義，何謂也？曰：臟者藏也，如寶藏然，藏物而不泄也。臟陰而根於陽，故其數奇。腑者聚也，如府庫然，聚物轉輸，其用不窮也。腑陽而根於陰，故其數耦。肺，沛也，中有二十四孔，分布清濁之氣，沛然莫禦也。市者人氣之所聚，膻中爲氣海，故從市。心，新也，神明之官，變化日新也。大火心星之形，象天之夏也，去腎八寸四分，位離生陰，故能生血。脾，裨也，掩乎太倉，裨助胃氣也，居心肺之下，故從卑。太陰濕土，與血類，故裹血。肝，幹也，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足以幹事也，居震而爲龍雷，故多驚多怒。木生火，爲血之母，故藏血。腎，愼也，愼守精室，不可妄泄也。又引也，引水下行，其精管自兩腎脊骨間發源，繞大腸之右，從溺管之下出前陰而泄精。是爲五臟。胃，衞也，水穀之精氣布濩周身，足以衞外而爲固也。上爲賁門，下爲幽門，倉廩之官，五穀之腑，故從田。膽，擔也，十一經皆取決於膽，足以擔天下之事也。腸有大小，腸，暢也，暢達胃氣，令穢濁下降也。上爲闌門，下爲魄門，又曰肛門。三焦統領周身元氣，上焦不治，則水泛高原，中焦不治，則水溜下脘，下焦不治，則水亂二便，故名決瀆之官。上焦治膻中，直兩乳間，中焦治臍上四寸，下焦治臍下一寸，當膀胱。膀，滂也，胱，光也，氣海足則運化有常，滂沛光滑，水道利也。是謂六腑。敢問魂魄

七情內傷，過於喜者傷心而氣散，心氣散者收之養之。過於怒者傷肝而氣逆，肝氣逆者平之抑之。過於思者傷脾而氣結，脾氣結者溫之豁之。過於憂者傷肺而氣沉，肺氣沉者舒之舉之。過於恐者傷腎而氣怯，腎氣怯者安之壯之。

五臟受傷，本不易辨；但有諸中必形諸外，故肝病則目不能視而色青，心病則舌不能言而色赤，脾病則口不知味而色黃，肺病則鼻不聞香臭而色白，腎病則耳不能聽而色黑。

(二)五臟虛實

心實者多火而多笑。肝實者兩脇少腹多有疼痛，且復多怒。脾實者爲脹滿氣閉，或爲身重。肺實者多上焦氣逆，或爲欬喘。腎實者多下焦壅閉，或痛，或脹，或熱，見於二便。

心虛者陽虛而多悲。肝虛者目䀮䀮無所見，或陰縮筋攣而善恐。脾虛者爲四肢不用，或飲食不化，腹多痞滿而善憂。肺虛者少氣息微，而皮毛燥濇。腎虛者或爲二陰不通，或爲兩便失禁，或多遺泄，或腰脊不可俛仰而骨痠痿厥。

(三)臟象別論

臟象之義，而同中有不同，及有先同而後異者，俱不可以不辨也。夫人身之用，止此血氣，雖五臟俱有血氣，而其綱領則肺出氣也，腎納氣也，故肺爲氣之主，腎爲氣之本也。血者水穀之精也，源源而來，而實生化於脾，總統於心，藏受於肝，宣布於肺，施泄於腎，而灌溉一身，所謂氣主噓之，血主濡之，而血氣爲人之橐籥，是皆人之所同也。若其同中之不同者，則臟氣各有強弱，稟賦各有陰陽。臟有強弱，則神志有辨，顏色有辨，聲音有辨，性情有辨，筋骨有辨，飲食有辨，勞逸有辨，精血有辨，勇怯有辨，剛柔有辨也。強中強者，病其太過，弱中弱者，病其不及；因其外而察其內，無弗可知也。稟有陰陽，則或以陰臟喜溫煖，而宜薑桂之辛熱，或以陽臟喜生冷，而宜苓連之苦寒，或以平臟熱之則可陽，寒之則可陰也。有宜肥膩者，非潤滑不可也；有宜清素者，惟羶腥是畏也。有氣實不宜滯，有氣虛不宜破者。有

曰陽明，而大陽亦曰陽明，子母相親，故皆曰陽明也。膽爲少陽，而三焦亦曰少陽者，三焦起於亥，膽起於子，俱在耳目銳眥之間，故皆曰少陽也。心爲君火，脾爲濕土，此無疑也。肝木之爲風也，將剋乎土，故風爲之揚也。肺金之爲燥也，方離於火，已脫乎濕，故燥氣未去也。風極生火，故曰風從火斷汗之宜。燥極生寒，故曰燥與濕兼下之可。

石室祕錄 臣陳士鐸著

㈠五臟生剋

五行，火木土金水，配心肝脾肺腎，人盡知之也。然而生中有剋，剋中有生，生不全生，剋不全剋，生畏剋而不敢生，剋畏生而不敢剋，人未必盡知之也。何以見生中有剋？腎生肝也，腎之中有火存焉，腎水乾枯，腎不能生肝木矣。火無水制，則腎火沸騰，肝木必致受焚燒之禍，非生中有剋乎？治法當急補其腎中之水，水足而火息，腎不剋木而反生木矣。肝生心也，肝之中有水存焉，肝火燥烈，肝不能生心火矣；木無水養，則肝木焦枯，心火必有寒冷之虞，非生中有剋乎？治當急補其肝中之水，水足而木旺，則肝不剋火而反生火矣。心中之火君火也，心包之火相火也，二火之中各有水焉，二火無水，則心燔灼而包絡自焚矣，又何能火生脾胃之土乎？火無所養，則二火熾盛，必有燎原之害，此生中有剋，不信然乎！治法當補其心中之水，以生君火，更當補其腎中之水以滋相火，水足而二火皆安，不去剋脾胃之土，而脾胃之土自生矣。脾土剋水者也，然土必得水以潤之，而後可以生金，倘土中無水，則過於亢熱，必有赤地千里，爍石流金之災，不生金而反剋金矣。治法當補脾陰之水，使水足於潤土，而金之氣有所資，庶幾金有生而無剋也。肺金生水者也，然金亦必得水以濡之，而後可以生水，倘金中無水，則過于剛勁，必有煆煉太甚，崩鑪飛汞之憂，不生水而反剋水矣。治法當補其肺中之水，使水足以濟金，而水之源有所出，庶幾水有生而無剋也。以上

何謂也？曰：魂者隨神往來之謂，魄者並精出入之謂，魂神而魄靈，魂動而魄靜，肝藏魂，肺藏魄。

㈡臟腑名位

以四時合於身者言之：春曰肝，夏曰心，長夏曰脾，秋曰肺，冬曰腎。以人之臟腑言之：上為肺與心，中為脾，下為肝與腎。經云：呼出肺與心，吸入腎與肝，呼吸之間，有一至是為脾脈，其不符於四時，何也？蓋以腎者肺之所生，肺為金而屬乾，乾，天也，故肺通天氣而居上，天一生水而為腎。腎之上為肝，肝之上為心，心屬火而生土，火土同原而生金，故肺居上也。天上有水，山上有泉，水出高原，頭在九天之上，尾徹九地之下，故先儒曰：天地四旁皆水也，此天漢之源流也。

㈢臟腑陰陽

以陰陽之常論之：腎為坎水，陽少陰多，宜曰太陰。心為離火，陰少陽多，宜曰太陽。肝為震木，陰多陽少，宜曰少陽。肺為兌金，陽多陰少，宜曰少陰。脾居戊己土之中，氣宜曰陰陽之中，則人可無疑矣。乃以運氣經絡論之：腎居北方，謂之寒水可也，何以配太陽乎？心居南方，謂之君火可也，何以配少陰乎？肝在東方陽位，謂之少陽可也，何以曰厥陰乎？肺在西方陰位，謂之少陰可也，何以曰太陰而又配陽明乎？脾在中州，明為陰陽之中，乃以胃屬陽明，脾屬太陰，與肺之臟腑相同，又何說也？種種疑端，豈古聖人有遺義乎？曰：勿疑也！按內經云：陰陽之道，推之可千，可萬，未可以常理執也。今特為辯之：腎配太陽，心宜配太陰，而配以少陰者，陽常饒而陰常乏，猶易陽用九，陰用六也。肝居陽位而曰厥陰者，木生於秋冬之後，論其本為陰之盡，故曰厥陰也。大腸居陰位而燥金曰陽明者，金生於春夏之後，論其本，陽明於前，故曰陽明也。若腎為寒水，心為君火，肝為風木，此無疑也。至肺與脾共為太陰，乃土主濕，金主燥，則又不能無疑矣。蓋老陽必變為陰，火當至盛之時，已變為土，土濕，故曰太陰。試觀季夏之時，大雨時行，土生金而為

何以見剋畏生而不敢剋之[illegible]
則肺金必衰，雖性欲剋木，見茂林而自返矣。故木衰者當補腎以生肝，不必制肺以扶肝。木剋土也，肝之剋脾又何畏於心之生脾乎？不知心旺則脾亦旺，脾旺則土盛，土盛則肝木自弱，雖性思剋土，遇焦土而自頹矣。故土衰者當補心以培土，不必制木以救土。土制水者也，脾之剋腎又何畏於肺之生腎？不知肺旺則腎亦旺，腎旺則水盛，水盛則脾土自微，雖性欲制水，見長江而自失矣。故水衰者，當補肺以益水，不必制土以蓄水。水制火者也，腎水之剋心又何畏肝之生心乎？不知肝旺則心亦旺，心旺則火盛，火盛則腎水必虛，雖性喜剋火，見車薪而自退矣。故火衰者，當補肝以助心，不必制水以援心。火制金者也，心之剋肺又何畏脾之生肺乎？不知脾旺則肺亦旺，肺旺則金盛，金盛則心火自衰，雖性欲剋金，見頑金而難煅矣。故金衰者當補土以滋金，不必息火以全金也。此五行之妙理，實醫道之精微，能於此深造之，醫不稱神，未之前聞也！

㈡論臟腑

五臟六腑，人所知也；然而五臟不止五，六腑不止六，人未之知也。心、肝、脾、肺、腎，此五臟也。五臟之外，胞胎亦爲臟，雖胞胎係婦人所有，然男子未嘗無胞胎之脈。其脈上系於心，下連於腎，此脈乃通上通下，爲心腎接續之關，人無此脈，則水火不能相濟，下病則玉門不關，上病則怔忡不甯矣。若婦人上病，與男子同，下病則不能受妊，是生生之機，屬陰而藏於陽，實另受一臟也。然既爲一臟，何以不列入五臟之中？因五臟分五行，而胞胎居水火之兩岐，不便分配，所以止言五臟而不言六臟也。或疑胞胎既是一臟，不列入五臟之中，何以千古治病者不治胞胎，竟得無恙？是胞胎亦可有可無之脈，其非五臟之可比，而不知非也。蓋胞胎不列入五臟，亦因其兩歧，故病在上則治心，而心氣自通於胞胎之上；病在下則治腎，而腎氣自通於胞胎之下，故不必更列爲一臟，而非胞胎之不爲臟也。或又疑女子有胞胎以懷妊，以胞胎爲一臟固宜，而男子亦曰有胞胎，其誰信之？不知男子之有胞胎，論脈之經絡，而非胞胎

五者，言生中有剋，實有至理，非漫然立論。倘腎中無水，用六味地黃丸湯大劑與之；肝中無水，用四物湯；心中無水，用天王補心丸；心包無水，用歸脾湯；脾胃無水，用六君四君；肺經無水，用生脈散，舉一而類推之，可也。

何以見剋中有生乎？肝剋土也，而肝木非土又何以生？然而肝木未嘗不能生土，土得木以疏通，則土有生氣矣。脾，剋水也，而脾土非水又何以生？然而脾土未嘗不生水，水得土而蓄積，則水有根基矣。腎，剋火也，而腎水非火不能生，無火則腎無溫煖之氣矣；然而心火必得腎水以生之也；水生火而火無自焚之禍。心，剋金也，而心火非金不能生，無金則心無清肅之氣矣；然而肺金必得心火以生之也，火生金而金無寒冷之憂。肺，剋木也，而肺金非木不能生，無木則金無舒發之氣矣；然而肝木必得肺金以生之也，金生木而木無痿廢之患。以上五者，亦至理焉，知其顛倒之奇，則治病自有神異之效。

何以見生不全生乎？腎生肝也，而不能全生肝木。蓋腎水無一臟不取資也。心得腎水而神明始煥發也，脾得腎水而精微始化導也，肺得腎水而清肅始下行也，肝得腎水而謀慮始決斷也，六腑亦無不得腎水而後可以分布之。此腎經之不全生，而無乎不生也。

何以見剋不全剋乎？腎，剋火也，而不至全剋心火。蓋腎火無一臟不焚燒也：心得腎火而煩躁生焉，脾得腎火而津液乾焉，肺得腎火而喘嗽病焉，肝得腎火而龍雷出焉，六腑亦無不得腎火而燥渴枯竭之證見矣。此腎經之不全剋，而無乎不剋也。

何以見生畏剋而不敢生乎？肝木，本生心火也，而肝木畏肺金之剋，不敢去生心火。則心氣愈弱，不能制肺金之盛，而金愈剋木矣。心火，本生胃土也，而心火畏腎水之侵，不敢去生胃土，則胃氣轉虛，不能制腎水之勝，而水益侵胃土矣。心包之火，本生脾土也，而心包之火，畏腎水之泛，不敢去生脾土，則脾氣更困，不能伏腎水之凌，而水益欺脾

敵，似乎不宜牽連而一治之，不知心腎雖相剋，其實相[illegible]滋養，腎必得心火而溫煖。如人驚惕不安，夢遺精洩，豈非心腎不交乎？人以爲驚惕不安，心之病，我以爲腎之病。夢遺精洩，人以爲腎之病，我以爲心之病。豈我好爲顚倒乎？誠以有至當不易之理焉，故也。方用人參、棗仁、山茱萸、麥冬、山藥、柏子仁去油，茯神各三兩，遠志一兩，炒熟芡實、白朮各五兩，砂仁三錢，橘紅、菖蒲、北五味各一兩，熟地五兩，麥冬三兩，共爲末，蜜爲丸，白滾水送下五錢。此丸之妙，乃治腎之藥少於治心，蓋心君甯靜，腎氣自安；腎氣既安，何至心動？此治心正所以治腎，而治腎正所以治心也。此治臟之法，幸人加之意哉！

㈣腑治法

腑治甚多，我舉其一二證，取以爲法，餘可類推。如人病小便不通，大便甚結者是也。小便不通，乃膀胱之病，膀胱之氣化不行，小便即不能出，小便閉塞，治膀胱之經而已矣，然而治法全不在治膀胱也。方用人參、車前子、蓮子、王不留行各三錢，白果二十個，甘草一錢，肉桂三分，水煎服一劑即如注。此方之奇妙，全在用人參，其次則用肉桂三分。蓋膀胱必得氣化而始出，氣化者何？心包絡之氣也。膀胱必得心包絡之氣下行，而水路能出，尤妙用白果二十個，人多不識此意。白果通仕督之脈，又走膀胱，引參桂之氣直奔於膀胱之中，而車前、王不留行盡是洩走之物，各隨之趨出於陰器之口也。此治腑之妙法，人知之乎？大便閉結者，人以爲大腸燥甚，誰知是肺氣燥乎？肺燥則清肅之氣不能下行於大腸，而腎經之水僅足以自顧，又何能旁流以潤溪澗哉？方用熟地、元參各三兩，火麻子一錢，升麻二錢，牛乳一碗，水二鍾，煎六分，將牛乳同調一碗服之，一劑不解，兩劑必大便矣。此方之妙，全在不潤大腸而補腎，尤妙不止補腎而且補肺，更妙不止補肺而且升肺。蓋大腸居於下流，最難獨治，必須從腎經以潤之，從肺經以清之，氣既下行，沉於海底，非用升提之法，則水注閉塞而不通，啓其上孔，則下孔自然流動，此下病治上之法，亦腑病治臟之法也。其餘治腑之法，可即此以悟。

之有無也。於心之膈膜間，有一系，下連於兩腎之間，與婦人無異；惟婦人下大而上細，男子上下俱細耳。婦人下有口而男子下無口，爲別此脈。男女入房其氣下行，而婦人之脈其口大張，男子泄精直射其口，而胞胎之口始閉而受姙矣。若男子精不能射，或女子氣不下行，或痰塞，或火燒，或水冷，其口俱不敢開，斷不能受姙，此胞胎之爲一臟甚重也。至小腸、大腸、膀胱、膽、胃、三焦，此六腑也。六腑外更有膻中，亦一腑也。膻中即心包絡，代君火司令者也，膻中與心原爲一臟一腑，兩相表裏，今獨稱心而遺膻中，非膻中不可爲腑，尊心爲君，不得不抑膻中爲相也。或曰千古不治膻中，何以治心而皆效？不知心與膻中爲表裏，表病則裏亦病，故治裏而表自愈。况膻中爲脾胃之母，土非火不生，心火不動，必得相火之往來以生之，而後胃氣能入，脾氣能出也。膻中既爲脾胃母，謂不足當一腑之位乎？此膻中之爲一腑，人當留意。

㊂臟治法

臟治者，五臟中有病而治之者也。臟有五，治法惟三，脾肺同一治，腎肝同一治，心腎同一治也。肺氣之傷，必補脾氣，脾氣旣傷，肺氣亦困，故補肺必須補脾，而補脾必須補肺。如人或咳嗽不已，吐瀉不已，此脾肺之傷。人以爲咳嗽宜治肺，吐瀉宜治脾，殊不知咳嗽由於脾氣之衰，而吐瀉由於肺氣之衰。蓋肺無清肅之下行，始上吐而下瀉，脾氣斡旋之令不行，則上爲咳嗽矣。方用人參、車前子、柴胡、甘草各一錢，麥冬、茯苓各三錢，神麯五分，薏仁五錢，水煎服，此方乃治肺治脾之藥合而用之者也。欬嗽病之盡除，吐瀉證之各去，所謂一方兩用者也。

腎肝同治者，腎水不能滋肝，則肝木抑鬱而不舒，必有兩脅飽悶之證；肝木不能生腎中之火，則腎水日寒，必有腰脊難於俛仰之證，故補肝必須補腎中之水，補腎中之水又不可不補肝木。倘補肝而不補腎，則脅痛何以頓除？補腎而不補肝，則腰脊何以立愈？方用熟地一兩，山茱萸、白芍、當歸各五錢，柴胡二錢，肉桂一錢，水煎服，此方熟地、山

醫部彙考九十六

臟腑門四 肝

黃帝素問

⊖四氣調神大論

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臥蚤起，廣步於庭，被髮緩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奉長者少。

註 春陽上升，發育萬物，啓故從新，故曰發陳。天地之氣，俱主生發，而萬物亦以生榮。夜臥蚤起，發生氣也。廣，寬緩也，所以運動生陽之氣也。東方風木之氣，直上巔頂，被髮者疏達肝木之氣也。舉動緩徐，以應春和之氣。志者五臟之志，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是以四時皆當順其志焉，勿奪勿罰，皆所以養生發之德。故君子啓蟄不殺，方長不折也。夫四時之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故春氣以應生長之道。逆，謂逆其生發之氣，肝屬木，王於春，春生之氣逆則傷肝，肝傷則至夏為寒變之病，因奉長者少故也。蓋木傷而不能生火，故於夏月火令之時，反變而為寒病。

逆春氣，則少陽不生，肝氣內變。

凡人膽怯不敢見人者，少陽膽經虛也；而所以致少陽膽經之虛者，肝木之衰也。而肝木之衰，又因腎水之不足。法當補腎以生肝木。方用熟地一兩，山茱萸四錢，芍藥、茯神、當歸各五錢，柴胡、白芥子、生棗仁、肉桂各一錢。此方之妙，補腎之中用補肝之品，尤妙再去補心，使心不取給於肝膽之血，則膽之汁有餘而怯形可去。又妙在用肉桂以入肝，如人得勇往之人，自然頃刻膽壯矣。此治腑實有妙理，人知之乎？

嘔吐之證，人以為胃虛，誰知由於腎虛。無論食入即出，是腎之衰，凡有吐證，無非腎虛之故。故治吐不治腎，未窺見病之根也。方用人參三錢，白朮、薏仁、芡實各五錢，砂仁三粒，吳茱萸五分，水煎服。此方似乎治脾胃之藥，不知皆治腎之法。方中除人參救胃之外，其餘藥品俱入腎經，而不止留在脾也。腎火生脾，脾土始能生胃，胃氣一轉，嘔吐始平。此治胃而用治腎之藥，人知之乎？

李子永曰：嘗論五臟各相生相剋，實各相成。一經之病，每兼數經以治，此經之邪，或向別經而求，故用藥不得膠柱，過於區別，然論其大槩，亦不可混。肺為金臟，其質嬌，畏寒畏熱，而過寒過熱之藥，不可以之治肺也。脾為土臟，其質厚，可寒可熱，而偏寒偏熱之藥，無不可以之治脾也。心為火臟，體居上，忌用熱，其有以熱藥治心者，乃腎虛而坎不交離，本腎病而非心病也。腎為水臟，體居下，忌用寒，其有以寒藥治腎者，乃心實而陽亢燥陰，本心病而非腎病也。至於肝為木臟，木生於水，其源從癸，火以木熾，其權挾丁，用熱不得遠寒，用寒不得廢熱，古法治肝之藥，寒熱配用，反佐雜施，職此故也。其五臟之不同如此。

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其在天爲元，在人爲道，在地爲化，化生五味，道生智，元生神。神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體爲筋，在臟爲肝，在色爲蒼，在音爲角，在聲爲呼，在變動爲握，在竅爲目，在味爲酸，在志爲怒。怒傷肝，悲勝怒。風傷筋，燥勝風。酸傷筋，辛勝酸。

註 風乃東方春生之氣，以云東方生風。風生木者，寅卯屬木，春氣之所生也。木生酸者，地之五行生陰之五味也。陰之所生，本在五味，故酸生肝。肝之精氣生筋，筋之精氣生心。肝氣通於目，肝和則目能辨五色，故目爲肝所主。夫陰陽變化之道，其在天爲元，元生神，神者陰陽不測之謂，是以在天爲六氣，在地爲五行也。其在人爲道，道者陰陽五行不易之常理也。道生智，智者五臟之神志魂魄，因思慮而處物，是以人之五臟生五神，化五志也。其在地爲化，物生之謂化，化生萬物而五味之美不可勝極也。蒼薄青色，東方木色也。角爲木音，和而長也。肝在志爲怒，故發聲爲呼。變動，臟氣變動於經俞也。握者拘急之象，筋之證也。目者，肝之竅。酸乃木之味也。肝者將軍之官，故其志在怒。用志太過，則反傷其體，故云怒傷肝。悲爲肺志，以情勝情，故云悲勝怒。能生我者，亦所能害我，故云風傷筋。燥屬西方之金氣，四時五行之氣有相生而有相制，故云燥勝風。酸傷筋者，能養我，亦能傷我也。辛爲金味，故能勝酸，金勝木也。

風氣通於肝。

註 風生木，木生肝，外內之氣相通也。

㈥靈蘭祕典論

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

註 肝氣急而志怒，故爲將軍之官。主春生之氣，潛發未萌，故謀慮出焉。

㈦六節臟象論

註 少陽主春生之氣，春氣逆，則少陽不生，致肝氣鬱而內變矣。

㈡上古天眞論

男子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少，腎臟衰，形體皆極。

註 肝乃腎之所生，腎氣衰，故漸及於肝矣。肝主筋，肝氣衰，故筋不能運動。腎主骨，筋骨皆衰，故形體疲極也。

㈢生氣通天論

風客淫氣，精乃亡，邪傷肝也。

註 風爲陽邪，客於膚表，則淫傷於氣矣。陽氣傷，則陰寒，精自出矣。風木之邪，內通肝氣，肝主藏血，肝氣受邪，則傷其血矣。

是故味過於酸，肝氣以津，脾氣乃絕。

註 酸味入肝，若過於酸，則肝多津液，而脾氣乃絕其轉輸矣。

㈣金匱眞言論

東風生於春，病在肝，俞在頸項。

東方青色，入通於肝，開竅於目，藏精於肝，其病發驚駭，其味酸，其類草木，其畜雞，其穀麥，其應四時，上爲歲星，是以春氣在頭也。其音角，其數八，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臭臊。

註 天之五方氣色，入通於臟，以養五臟之精。肝之精氣開竅於目，而通乎天氣，是天氣通乎人，而人氣通乎天也。其陰精藏於本臟，春時陽氣上升，故其病亦如氣之震發而爲驚駭。木曰曲直，曲直作酸，故味酸。肝屬木，故與地之草木同類。易曰：「巽爲雞，東方木畜也。」麥爲五穀之長，故東方應之。木之精氣上爲歲星，十二年一周天，以地之草木、穀畜應天之四時，上而爲歲星也。春氣上升，春風在上，春病在頭者，同氣相感也。與別臟之因氣虛而

冬者賊氣休而得母氣之養，至其所生而持，自得其位，故復起於春也。此論死生之月節也。風氣通於肝，故禁而勿犯。愈在丙丁者，至其所生而愈也。加辛者，金剋木也。持於壬癸者，得母氣之所生也。本氣復旺，故起於甲乙。此論死生之期日也。平旦乃木氣生旺之時，故爽慧。下晡乃金旺之時，故病甚。夜半得母之生氣，故安靜。此論間甚之時也。夫肝病者，厥陰之勝也，邪盛則正虛，故以辛之發散以散其木鬱，以辛之潤以補其肝氣，以酸之泄以瀉其有餘。所謂以所利而行之，調其氣使其平也。餘臟準此。

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棗、葵皆甘。

註 肝色青，則其氣苦急，故宜食甘以緩之。蓋五味所以養五臟之氣者也。

㊁刺熱篇

肝熱病者，左頰先赤。

註 五色之見各有其部，肝屬木而位居東方，故左頰先赤。

㊂氣厥論

脾移寒於肝，癰腫筋攣。

註 肝主血，寒則血凝注。經曰：『榮氣不行，乃發為癰，』肝主筋，故筋攣也。

脾移熱於肝，則為驚衄。

註 東方肝木，其病發驚駭。肝主血，故熱甚則衄。

㊃大奇論

肝雍兩胠滿，臥則驚，不得小便。

註 雍者謂臟氣滿而外壅於經絡也。肝脈環陰器，抵小腹，屬肝絡膽，上貫膈，布脇肋，故兩胠滿而不得小便，臟氣

肝者，罷極之本，魂之居也，其華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氣，其味酸，其色蒼，此為陽中之少陽，通於春氣。

註 動作勞甚謂之罷，肝主筋，人之運動皆由乎筋力，故為罷極之本。肝藏魂，故為魂之居。爪者筋之餘，故其華在爪，其充在筋。肝屬木，位居東方，為發生之始，故以生血氣。木旺於春，陽氣始生，故為陽中之少陽，以通於春氣。

(八)五臟生成篇

肝之合筋也，其榮爪也，其主肺也，多食辛，則筋急而爪枯。

註 髓生肝，肝生筋，故所合在筋。爪乃筋之餘，故其榮在爪。多食辛，是金味太過而傷肝，則筋縮急而爪乾枯矣。

(九)診要經終論

正月二月，天氣始方，地氣始發，人氣在肝。

註 春者天氣始開，地氣始泄，而人氣在肝。肝主東方，寅卯木也。

(十)平人氣象論

臟真散於肝，肝藏筋膜之氣也。

註 臟眞者，眞臟所藏之神也。散於肝，而主藏筋膜之氣。如春木微弦之脈，乃因胃氣而至於手太陰，故曰脈不得胃氣，肝不弦，腎不石，是弦鉤毛石之脈，亦皆胃氣之所生。肝主疎泄，故曰散。

(十一)臟氣法時論

肝主春，足厥陰少陽主治，其日甲乙。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

註 肝主春木之氣，足厥陰主乙木，少陽主甲木，二者相為表裏，而主治其經氣。甲為陽木，乙為陰木，在時為春，在日主甲乙。肝主春生怒發之氣，故苦於太過之急，宜食甘以緩之。

愈於夏；夏不愈，甚於秋；秋不死，持於冬，起於春，禁當風。肝病者，愈在丙丁，丙丁不愈，加於庚辛；庚辛不死，持

攣，脇骨不舉，情志傷而及於形也。

(三)經脈篇

肝，足厥陰之脈，起於大指叢毛之際，上循足跗，上廉，去內踝一寸，上踝八寸，交出太陰之後，上膕內廉，循陰股入毛中，過陰器，抵小腹，挾胃屬肝絡膽，上貫膈，布脅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脈會於巔。其支者從目系下頰裏，環脣內，其支者復從肝別貫膈，上注肺。是動則爲腰痛，不可以俛仰。丈夫㿉疝，婦人少腹腫，甚則嗌乾，面塵，脫色，是主肝所生病者，胷滿，嘔逆，飧泄，狐疝，遺溺，閉癃。

註 是在厥陰之動氣，則病腰痛，不可以俛仰，甚則嗌乾面塵，脫色諸證。蓋厥陰從少陽中氣之化，厥陰之氣化病也。丈夫㿉疝婦人少腹腫，厥陰之本氣病也。是主肝所生之病者，胷滿嘔逆。蓋食氣入胃，散精於肝，行氣於經，肝所生病，則肝氣厥逆，不能行散穀精，故胷滿嘔逆也。肝主疎泄，肝氣虛則飧泄遺溺，實則閉癃，狐疝隨經脈晝夜出入之疝也。

瘈滿臥，則神魂不安，故發驚也。

肝病頭目眩，脇支滿。㊄標本病傳論三日體重身痛，五日而脹，三日腰脊少腹痛，脛痠。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早食。

註 病先發於肝，則頭目眩，脇支滿。三日而之脾，則體重身痛。五日而之胃，則脹；三日而之腎，則腰脊少腹痛，脛痠；三日不已死。夏早食者，寅卯之時，木氣絕而不生也，冬日入者，申酉之時，金氣旺而木氣絕也。

肝氣虛則夢見菌香生草，得其時則夢伏樹下不敢起。㊅方盛衰論

註 菌香，香蕈之小者，蓋雖有生氣而無根。夢伏樹下，得春令之木氣也。不敢起者，雖得時令之助而亦不能勝也。

靈樞經

肝出於大敦，㊀本輸篇大敦者，足大指之端及三毛之中也，為井水，溜於行間。行間足大指間也，為滎，注於太衝。太衝行間上二寸陷者之中也，為腧，行於中封。中封內踝之前一寸半陷者之中，使逆則宛，使和則通，搖足而得之，為經，入於曲泉。曲泉輔骨之下大筋之上也，屈膝而得之，為合，足厥陰也。

註 所行為經者，如經行之道路，所以通往來之行使，故所行之血氣厥逆，則鬱滯其間而不行。如往來之血氣相和，則通行於經脈中矣。

肝悲哀動中則傷魂，㊁本神篇魂傷則狂忘不精，不精則不正當。人陰縮而攣筋，兩脇骨不舉，毛悴色夭，死於秋。

註　澠水自東來，故應足厥陰東方之肝木。

㈥病傳篇

病先發於肝，三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三日而之腎。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早食。

註　病發於肝，故頭目眩而脇支滿。三日之脾，則體重身痛，五日之胃，則脹，三日之腎，則腰脊小腹痛，脛痠。冬日入，夏早食，木氣絕於卯酉金旺之時也。

㈦淫邪發夢篇

肝氣盛則夢怒。厥氣客於肝，則夢山林樹木。

註　厥氣者，虛氣厥逆於臟腑之間。客者，薄於臟腑之外也，客於肝則夢山林樹木，肝氣之變幻也。

㈧順氣一日分爲四時篇

肝爲牡臟，其色靑，其時春，其音角，其味酸，其日甲乙，是爲肝之變也。

註　肝屬木，故爲牡臟。

㈨本臟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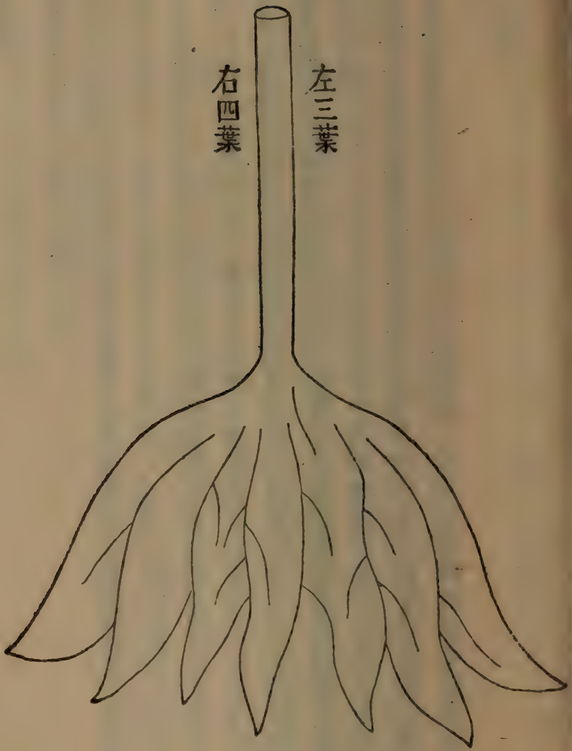
肝小則臟安，無脇下之痛。肝大則逼胃迫咽，迫咽則苦膈中，且脅下痛。肝高則上支賁切脅，悗爲息賁。肝下則逼胃脅下空，脅下空則易受邪。肝堅則臟安難傷。肝脆則善病消癉易傷。肝端正則和利難傷。肝偏傾則脅下痛也。

註　肝居脇下，故小則臟安而無脇下之痛。肝居胃之左，故大則逼胃而胃脘上迫於咽也。肝在膈之下，故大則苦於膈中，且脅下痛。肝脈貫膈上注肺，故高則上支賁切脅悗爲息賁。肝居胃旁，故下則逼胃而脇下空，空則易受於邪。蓋脇乃邪正出入之樞部也。肝堅則臟安難傷，脆則善病消癉易傷。肝藏血，血舍魂，端正則神志和利，偏傾

㊃ 肝經諸穴之圖

肝經諸穴歌　足厥陰十三穴終，起大敦、行間，循太衝、中封。蠡溝、中都之會，膝關、曲泉之宮。陰包五里陰廉，乃發羊矢、章門、期門可攻。

分寸歌　足大指端名大敦，行間大指縫中存。太衝本節後二寸，跟前一寸號中封，蠡溝踝上五寸是，中都踝後七寸中。膝關犢鼻下二寸，曲泉曲膝盡橫紋，陰包膝上方四寸，氣衝三寸下五里。陰廉衝下有二寸，羊矢衝下一[illegible]。[illegible]寸止。鼠[illegible]骨端盡處，相去中行四寸止。章門下脘旁九寸，肘尖盡處側臥



漢張機金匱要略

㊀肝死臟

則脅痛也。

靑色小理者肝小；粗理者肝大。廣胷反骹者肝高；合脅兔骹者肝下。胷脇好者肝堅；脅骨弱者肝脆。膺腹好相得者，肝端正；脇骨偏舉者，肝偏傾也。

註 骹者胷脇交分之扁骨內膈前連於胷之鳩尾，旁連於脅，後連於脊之十一椎，肝在膈之下，故廣胷反骹者肝高，合脅兔骹者肝下。兔者，骨之藏伏也。肝脈下循於腹之章門，上循於膺之期門，在內者從肝別貫膈，故膺腹好相得者肝端正，脅骨偏舉者，肝偏傾也。

扁鵲難經

㈠肝臟形象

四十一難曰：肝獨有兩葉，以何應也？然，肝者東方木也，木者春也，萬物始生，其尚幼小，意無所親，去太陰尚近，離太陽不遠，猶有兩心，故有兩葉，亦應木葉也。

註 肝有兩葉，應東方之木，木者春也，萬物始生，草木甲坼兩葉之義也。其曰太陰太陽，不必指臟氣及月令而言，但隆冬爲陰之極，首夏爲陽之盛，謂之太陰太陽，無不可也。

㈡肝臟斤兩

四十二難曰：肝重二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臟魂。

色青形象木，位列在東方。

註 肝之色青，木之色亦猶是也。肝臟之形是木之幹，東方屬木，木所居之位，故列在東方也。

含血榮於目，牽筋爪運將。

註 肝藏血，而爲血海，故能含血。其候在目，其華在爪，其充在筋，所含之血榮於目，牽引於筋爪，故目能神，足能步，掌能握，指能捻而運動也。

逆時生恚怒，順候脈弦長。

註 肝屬木而應春，反得秋脈，浮短而濇，謂之逆時，乃金來剋木。木受剋則不得舒暢，故生恚怒。順候其脈弦而長也。

泣下爲之液，聲呼是本鄉。

註 腎主液，入肝爲泣，肺主聲，入肝爲呼。泣與呼，皆屬於肝，故曰本鄉。

味酸宜所納，麻穀應隨糧。

註 肝其味酸，宜納穀麥，或云麻字疑悞，應隨糧者，應肝家之糧食也。

實夢山林樹，虛看細草芒。

註 甲剛爲木，故實夢山林樹，乙柔爲草，故虛看細草芒也。

積因肥氣得，杯覆脇隅旁。

註：經曰肺病傳肝，肝當傳脾，脾季夏適旺，旺者不受肝邪，復欲還肺，肺不肯受，故留滯爲積，名曰肥氣。以季夏戊己日得之，狀如覆杯，在左脅下突出，如肉肥盛之狀也。

翠羽身將吉，顏同枯草殃。

肝死臟浮之弱，按之如索不來，或曲如蛇行者死。

㈡肝著

肝著其人常欲蹈其胸上，先未苦時，但欲飲熱，旋復花湯主之。

華佗中藏經

㈠論肝臟虛實寒熱生死逆從脈證之法

肝者與膽爲表裏，足厥陰少陽是其經也。旺於春，春乃萬物之始生，其氣嫩軟虛而寬，故其脈弦軟，不可生汗，弱不可下。弦長曰平，反此曰病。脈虛而弦，則爲太過，病在外；太過則令人善忘忽忽眩冒；實而微，則爲不足，病在內；不及則令人胸脇脹滿。大凡肝實引兩脅下痛，喜怒，虛則如人將捕之。其氣逆，則頭痛耳聾頰赤，其脈沈而急，浮而急亦然。主脅肢滿，小便難，頭痛眼眩。其脈急甚惡言，微急氣在脅下，緩甚嘔逆，微緩主脾，太急內癰吐血，大甚筋痹，小甚多飲，微小消癉，滑甚則癲疝，微滑遺溺，濇甚留飲，微濇瘲攣。又肝之積氣在脅，久不去，發咳逆，或爲痎瘧也。虛則夢花草茸茸，實則夢山林茂盛。肝病旦慧，晚甚，夜靜。肝病則頭痛目眩，肢滿囊縮，小便不通，十日死。又身熱惡寒，四肢不舉，其脈當弦長而急，反短濇，乃金剋木，十日死不治。又肝中寒，則兩臂不舉，舌本燥，多太息，胸中痛不能轉側，其脈左關上遲而濇者是也。肝中熱，則喘滿多怒，目疼腹脹，不嗜食，所作不定，睡中驚怖，眼赤視不明，其脈左關陰實者是也。肝虛冷，則脅下堅痛，目盲臂痛，發寒如瘧狀，不欲食，婦人月水不來，氣急，其脈左關上沈而弱者是也。

晉王叔和脈訣

㈠肝臟歌

言未竟以手向眼如有所畏若不卽病禍必至矣此肝病聲之候也若其人虛則爲寒風所傷若實則爲熱氣所損。陽則瀉之，陰則補之。青爲肝，肝合筋，青如翠羽者吉。肝主目，目是肝之餘。凡人分部陷起者，必有病生。膽少陽爲肝之部，而臟氣通於內，外部亦隨而應之。沈濁爲內，浮清爲外。若色從外走內者，病從外生，部處起；若色從內出外者，病從內生，部處陷。內病前治陰，後治陽；外病前治陽，後治陰。陽主外，陰主內。凡人死生休否，則臟神前變形於外。人肝前病，目則爲之無色，若肝前死，目則爲之脫精，若天中等分墓色應之，必死不治。看應增損斟酌賒促，賒則不出四百日內，促則不延旬月之間。肝病少愈而卒死，何以知之？曰：青白色如拇指大黶點，見顏頰上，此必卒死。肝絕八日死，何以知之？面黑目赤，但欲伏眠，目視而不見人，汗出如水不止。一日二日死。面黑目青者不死，青如草滋者死。吉凶之色在於分部，順順而見。青白入目必病，不出其年，若年上不應，三年之中，禍必應也

㈡肝實熱

左手關上脈陰實者，足厥陰經也。病苦心下堅滿，常兩脇痛，息忿忿如怒狀，名曰肝實熱也。

肝虛寒

左手關上脈陰虛者，足厥陰經也。病苦脇下堅寒熱，腹滿不欲飲食，腹脹悒悒不樂。婦人月經不利，腰腹痛。名曰肝虛寒也

㈣肝膽俱實

左手關上脈陰陽俱實者，足厥陰與少陽經俱實也。病苦胃脹嘔逆，食不消，名曰肝膽俱實也。

㈤肝勞

肝勞病者，補心氣以益之，心旺則感於肝矣。人逆春氣，則足少陽不生，而肝氣內變，順之則生，逆之則死；順之則治，

註肝臟色青翠羽色青而紅，枯草色青而白，紅屬心火，白屬肺金，木生火，故曰吉；金剋木，故曰殃。

四斤餘四兩七葉兩分行。

註肝重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共七葉而兩行分也。

唐孫思邈千金方

㈠肝臟病脈論

肝主魂，爲郎官，隨神往來謂之魂，魂者肝之藏也。目者肝之官，肝氣通於目，目和則能辨五色矣。左目甲，右目乙，循環紫宮，榮華於爪，外主筋，內主血。肝重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有六童子三玉女守之。神名藍藍，主藏魂，號爲魂臟，隨節應會。故云肝藏血，血舍魂，在氣爲語，在液爲淚。肝氣虛則恐，實則怒。肝氣虛則夢見園花生草，得其時，夢伏樹下不敢起。肝氣盛則夢怒，厥氣客於肝，則夢山林樹木。

肝脈來濯濯如倚竿，如琴瑟絃，再至曰平，三至曰離經病，四至脫精，五至死，六至命盡，足厥陰也。

假令肝病西行，若食雞肉得之，當以秋時發病，以庚辛日也。家有血腥死，女子見之，以明要爲災，不者若感金銀物得之。

襄公問扁鵲曰：『吾欲不診脈，察其音，觀其色，知其病生死，可得聞乎？』答曰：『乃聖道之大要，師所不傳，黃帝貴之過於金玉。入門見病，觀其色，聞其呼吸，則知往來吉凶之相。角音人者，主肝聲也，肝聲呼，其音琴，其志怒，其經足厥陰。厥逆少陽，則榮衛不通，陰陽交錯，陰氣外傷，陽氣內擊，擊則寒，寒則虛，虛則卒然喑啞不聲，此爲厲風入肝，續命湯主之。但踞坐不得低頭，面目青黑，四肢緩弱，遺失利便，甚則不可治，餘則旬月之內，桂枝湯主之。又呼而哭，哭而反吟，此爲金剋木，陰擊陽，陰氣起而陽氣伏，伏則實，實則熱，熱則喘，喘則逆，逆則悶，悶則恐畏，目視不明，語聲切

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甘草；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川芎；以辛補之，細辛；以酸瀉之，芍藥；虛以生薑、陳皮之類補之。經曰：『虛則補其母。』水能生木，腎乃肝之母，腎水也，苦以補腎，熟地黃、黃蘗是也。如無他證，錢氏地黃丸主之；實則白芍藥瀉之。如無他證，錢氏瀉青丸主之；實則瀉其子；心乃腎之子，以甘草瀉心。

明李梴醫學入門

㈠肝臟賦

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

註 勇而能斷，故曰將軍；潛發未萌，故謀慮出焉。

罷極之本，魂所居也。

人身運動皆筋力所爲，肝養筋，故曰罷極之本。肝藏魂，魂者神明之輔弼，故又曰肝爲宰相。

兩分七葉，色象春木繁榮。

肝有二布葉一小葉，左三右四，共七葉，分兩行，如木之多葉也。

四斤四兩，沉重，庚辛吸射。

肝重四斤四兩。難經曰：肝得水而沉，木得水而浮，肺得水而浮，金得水而沉，其義何也？肝非純木，乙與庚合而吸其微陰之氣，其意樂金，故令肝得水而沉也。肺非純金，辛與丙合而就火，其意樂火，故令肺得水而浮也。肺熟而復沉，肝熟而復浮者，何也？故辛當歸庚，乙當歸甲也。

連膈膜而形有軟堅。

肝之系者，自膈下著右脅肋，上貫膈入肺，中與膈膜相連也。筋脈皆肝所主。

逆之則亂；反順爲逆，是謂關格病則生矣。

宋嚴用和濟生方

㈠肝膽虛實論治

夫肝者足厥陰之經，位居東方，屬乎甲乙木，開竅於目，候於左脇，其政變動，病發驚駭，藏魂養筋者也，與足少陽膽之經相爲表裏。謀慮過度，喜怒不節，疲勞之極，擾亂其經，因其虛實，由是寒熱見焉。方其虛也，虛則生寒，寒苦脇下堅脹，時作寒熱，腹滿不食，悒悒不樂，如人將捕，眼生黑花，視物不明，口苦頭痛，關節不利，筋脈攣縮，爪甲乾枯，喜怒悲恐，不得太息，診其脈沉細而滑者，皆虛寒之候也。及其實也，實則生熱，熱則心下堅滿，兩脅下痛，痛引小腹，令人善怒，氣逆頭暈，眥赤悒悒，先寒後熱，頸直背強，筋急不得屈伸，診其脈浮大而數者，皆實熱之候也。脈來弦而長，乃不病之脈；脈來弦而濇，或急而益勁，如新張弓弦，或脈至中外急急如循刀刃責責然，如按琴瑟絃者，此皆肝死矣。治之之法，當分虛實冷熱而調之，以平爲期。

金劉完素六書

㈠薄厥證 主肝

陽氣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脈菀於上，令人薄厥於胷中，亦茯苓湯主之。

㈡疢筋證 主肝

人有尺脈數甚筋急而見腹必急數亦爲虛筋見以名耳，柏子仁散主之。

療治遺溺枯澀。

木瓜阿膠川芎黃芪人參沙參薏苡仁[illegible]

瀉必青皮、芍藥。

青皮、芍藥、柴胡、前胡、青黛、橘葉、犀角、萎蕤、款冬花、吳萸、青皮之類。

涼以鼈甲、菊花。

鼈甲、菊花、草決明、車前子、三稜、蕪荑之類。

溫必木香、肉桂。

木香、肉桂、半夏、肉豆蔻、陳皮、檳榔、蓽撥之類。

縱怒過勞病之源，被髮餐麻勿任覇

春三月，宜夜臥早起，被髮緩形，生而勿殺，賞而勿罰，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麻者，東方所用之糧也，肝病宜食麻與粳米、牛肉、棗、葵，味皆甘也。不拘何月得病，宜體春氣以養之。

章潢圖書編

㈠肝臟說

肝，木官也，居心下少近左，七葉。丈夫六十肝氣衰，汁減葉薄，故目不明也。肝者凝血之本，魂之變也。肝脈出於大敦，發竅於目，左目甲，右目乙。淚者肝之液，腎邪入肝則多淚。膽爲肝之腑，膽與肝合。眼爲膽之官，肝氣通，則眼分明，肝實則眼赤。肝合於筋，其榮爪，筋緩而不能收持者，肝先死也。故人之肝虧則筋急。人之皮枯者，肝中熱也，人之肌肉斑點，肝風也。人之色青者，肝盛也，人之好食酸物者，肝不足也，人之髮枯者，肝傷也，人之手足多汗者，肝無疾也。肺邪入肝則多哭。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欲散，急食苦以散之，用鹹補之，用辛瀉之，禁當風，肝惡風也。

名血海而歸收暮夜。

肝藏血，故名血海。血海有餘，則常想其身大，不足，則常想其身狹小。晝則運行，眼受血能視，足受血能步，掌受血能握，指受血能攝。夜臥則血歸於肝。如有謀慮不決，肝虛爲他臟移熱，則妄行於口鼻，或爲便溺，乃肝不藏血也。又思色不遂，意淫於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縱，發爲筋痿及爲白淫。故經曰：筋痿者生於肝，使內又轉筋亦肝所主也。

風動筋脈踡縮，胠滿不便癃疽。

肝之合筋也，凡外瘡發於筋脈者，皆肝所主也。經曰：脾移寒於肝，癰腫筋攣。

氣逆頭頂眩痛，積肥杯覆脅罅。

有所大怒，氣上而不下，氣逆於上，則頭痛眩暈；積於脅，則爲肥氣突出，如肉肥盛之狀也。

熱爭目赤、驚狂，脅痛，肢躁爲疝癲。

經絡雖已受熱，本臟猶未受邪，曰爭。肝血熱則目赤腫，虛則眼前生花。肝性靜，熱則狂言多驚駭，四肢躁擾，臥不得安。肝熱鬱則脅痛小腹牽莖囊痛者，多癩疝。肝經濕熱，爲疝之本也。

虛則關節不利，腰連脚弱，多懼怕。

血虛則週身關節不利，甚則筋骨踡痿。血枯則腰疼脚弱，挾濕熱者膝脛痿痹。血不足則多懼，有餘則多怒。

血枯食至聞腥。

有病胷脅支滿者，妨於食，食至則先聞腥臊臭氣。唾出清液，先唾血，四肢凊，目眩時時，前後泄血，病名血枯。此得之年少時大脫血，若醉入房中，氣竭肝傷，故月事衰少不來也。

寒冷遺溺生瘡。

爪與筋皆肝所榮

淚出於肝。

　淚爲肝液，肝熱則淚出矣。

候在於脅，開竅於目。

目所以司形色，目和，視物分明。

脈在左關。

　沈診候肝，浮診候膽。

是臟也，實則脈實，兩脅痛而目腫疼。

　脅爲肝候，目爲肝竅，肝實故痛。

虛則脈虛，七葉薄而睛昏淚。

　人年老而目昏者，由肝葉薄，肝汁減。

資心火以補肝虛。

　子能令母實，當補也。

抑陽光，可瀉子實。

　實則瀉其子。

故味辛補而酸瀉。

　味辛者補肝，酸者瀉肝。

氣涼瀉而溫補。

㈡肝部食忌

正月勿食葱；二三月勿食蒜子，蓼子及百藥，必，勿食諸物、肝肺宜食麻子，巨勝子，李子，禁辛味。

㈢養肝法言

肝屬木，藏血，魂所居焉。人之七情惟怒爲甚，故血枯而魂散，善養肝臟者，莫切於戒暴怒。

彭用光體仁彙編

㈠肝臟藥性

肝乃足厥陰之經。

在左手關部，其經起自大敦穴，在足大指端，終於陰包穴，在膝四寸上。

多血少氣，乙木之臟，將軍之官，謀慮出焉。

勇而能斷，故曰將軍，潛發未萌，故謀慮出焉。

氣旺於春。

肝木春旺。

迺罷極之本也。

人之運動者，皆筋力之所爲，肝養筋，故爲罷極之本也。

其味酸而其色青，其聲呼而其志怒。

洪範曰：『曲直作酸』肝主色青，呼由肝出，怒由肝生。

治臂痛，半夏一錢，南星、陳皮、茯苓各半錢，甘草、蒼朮、白朮、香附子各半錢，㕮咀，薑煎服。

右脅脹痛，桂心、枳殼、草薑黃。

病右脅疼痛，脹滿不食，用枳殼炒、桂心去皮，不見火，片子薑黃各半兩，炙甘草二錢，爲末，每服二錢，薑棗湯調服，酒亦可，不拘時候。一方㕮咀，每服五錢，薑棗煎服。

左脅刺痛，粉草、川芎和枳實。

病左脅刺痛不可忍者，枳實、炒川芎各半兩，甘草二錢半，爲末，每服二錢，薑棗湯調服，酒亦可，不拘時候。作㕮咀，薑棗煎服，亦所宜也。

悲怒傷肝雙肋痛，芎辛枳梗防風乾葛草薑煎。

病因悲哀煩惱傷肝氣，至兩肋骨疼，筋脈拘急，腰脚重滯，兩股筋急，兩脇牽痛，四體不能舉，漸至背膂攣急膝痛，治用防風去蘆、川芎、枳殼、細辛、桔梗炒各四兩，甘草二兩，乾薑一兩半，剉散，每服四錢，水一鍾半，生薑三片，煎至一鍾，去渣，空心溫服，渣再煎服。

風寒撼木一囊疼，茴香、烏藥、青橘，良薑調酒飲。

肝屬木，風寒傷之，至囊莖抽痛，俗名小腸氣。痛不可忍者，用烏藥杵碎，酒浸一宿，良薑、小茴香、青皮去白各一兩，爲末，每服二錢，熱酒調下。

疝本肝經，何藥可療？附子山梔力最高。

寒疝入心腹卒痛及小腸膀胱氣疞刺，肝腎氣攻攣急極痛不可忍，屈伸不能，腹中冷重如石，自汗出，用山梔四兩半炒過，附子一枚，炮去皮臍，剉散，每服二錢，水一盞，酒一盞，煎七分，入鹽一撮，溫服卽愈。

全蝎、延胡功不小。

凡氣涼者能瀉肝，氣溫者能補肝。藁橘細辛補之，宜芎䓖大黃瀉之，可目勝離婁，君神麯而佐磁砂。得効方加味磁硃丸云：丹砂之畏磁石，猶火之畏水，今合用之，砂法火入心，磁法水入腎，各得其養，則目自然明。蓋目疾多因脾胃有痰飲，漬浸於肝，久則昏眩。神麯倍於二味，用以健脾胃，消痰飲，極有奇効。用神麯四兩，辰砂一兩，磁石二兩，醋煆淬七次，右為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食前米飲日進三服，常服益眼力。一方加夜明砂。

明開瞽瞶，搗羊肝以丸連末。

羊肝丸治肝經有熱，目赤睛痛，視物昏澀。治目方用黃連多矣，而羊肝丸猶奇異。用黃連末一兩，白羊肝一具，去膜，同於砂盆內研令極細，衆手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以溫水送下，連作五劑，治諸般目疾及障翳青盲等證。忌猪肉冷水。唐崔承元者，因官治一死囚，出活之。囚後數年，以病自致死。一旦崔為內障所苦，喪明逾年，後半夜嘆息獨坐，忽聞堦除悉窣之聲。崔問為誰？徐曰：是昔蒙活之囚，今故報恩至此，遂以此方告，言訖而沒。崔依此合服，不數月，昏復明。又方白羯羊肝只用子肝一片，薄切新瓦上熯乾，熟地黃一兩半，兔絲子、車前子、麥門冬、甤仁、決明子、澤瀉、地膚子去殼、防風、黃芩、白茯苓、五味子、枸杞子、茺蔚子、杏仁大者炒、細辛、葶藶、桂心、青箱子，以上各一兩為細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四十丸，溫水下，日三服，不拘時候。張台卿嘗苦目暗，京師醫者令灸肝腧，遂轉不見物，因得此方，服之遂明。有一男子內障，醫治無効，因以餘劑遺之，一夕燈下語其家曰：適偶有所見，如隔門縫見火者，及旦視之，眼中翳障俱裂如線。張云此藥靈，勿妄與人，忽之則無驗，予陰之，且欲廣其傳也。

身經通考 臣李潔著

㈠肝臟得病虛實橫逆

凡肝經得病，必先察其肺腎兩臟，原其起病，然後復審肝經之虛實。然腎者肝之母，肺者木之賊，今肝得病，若非腎水不能相生，必是肺金鬼賊相剋，故須審其來在肺，先治肺攻其鬼也，其來在腎，先補滋其源也。方審本臟之虛實而治之。

肝虛，以生薑、陳皮補之。水能生木，腎乃肝母，苦以補腎，熟地黃、黃蘗補之；如無他證，地黃丸主之。

肝實，以白芍藥瀉之。如無他證，瀉青丸主之。心乃肝子，以甘草瀉心。

肝主風，自病則風搐拘急，急食甘以緩之，佐以酸苦，以辛散之。實搐力大，瀉青丸；虛搐力小，地黃丸。

心乘肝實，邪壯熱而搐，利驚丸。

肺乘肝賊，邪氣盛則前伸呵欠，微搐；法當瀉肺，先補本臟肝，地黃丸，後瀉肺，瀉白

脾乘肝微，邪多睡，體重搐；先當定搐，搐止再見後證，則以別法治之。

腎乘肝虛，邪惜寒呵欠而搐，羌活膏。

鍼灸

素問曰：肝病者兩脅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虛則目䀮䀮無所見，耳無所聞，善恐，如人將捕之。取其經厥陰與少陽

氣逆則頭痛耳聾不聰，頰腫取血者。

小腸疝氣，用延胡索五錢，入鹽炒過，又入全蝎一錢，爲末，每服一錢，温酒調服。

上燥下寒梅膏搗圓歸鹿。

黑丸治精血枯竭，面色黧黑，耳聾目暗，口乾多渴，腰痛脚軟，小便白濁，上燥下寒，不受峻補，用鹿茸酒蒸，當歸去蘆，酒浸，各等分，爲細末，煮烏梅膏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用米飲送下，其効如神。

頭疼氣厥烏藥末細川芎。

芎烏散治男子氣厥頭疼，婦人氣盛頭疼，及產後頭疼，皆治之。川芎、天麻、烏藥各等分，爲細末，每服二錢，臘茶清調，食前服，神効。

寒濕脚氣踏椒囊。

治寒濕脚氣，用川椒三斤，實於疎布囊中，置火踏上。跣足踏椒囊，蓋椒性熱，加以火氣，寒濕自然避去，或碎檳榔、熟艾各三兩，亦奇妙。

風熱膝疼煎蘗朮。

蒼朮散治一切風寒濕熱，令足膝痛，或膝腫骨間作熱疼，及腰膝臂髀大骨疼痛，令人痿躄，一切脚氣，百用百効。

蒼朮用米泔水浸一日夜，鹽炒，黃蘗去粗皮，酒浸一日夜，炙焦，剉碎，每服一兩，水二鍾，煎至一鍾，食前服，日進二三服，立効。

推行動若盤珠，無使刻舟求劍。

㊁本經補瀉温涼藥

補　胡黃連、阿膠、沙參、酸棗仁、薏苡仁、草龍膽、芡實、木瓜。

瀉　橘葉、青皮、川芎、芍藥、柴胡、前胡、款冬花、吳茱萸、青黛、犀角。

之經氣下逆也，當取足厥陰肝經之行間以引脅下之痛，補足陽明之三里以溫胃中寒，取血脈以散惡血。

血耳間青脈乃少陽之絡，循於耳之前後，入耳中，蓋亦從腑陽以去其掣節。

千金方曰：左手關上陰絕者，無肝脈也，苦癃遺溺難言，脅下有邪氣善吐，刺足少陽治陽。

左手關上陰實者，肝實也，苦肉中痛動善轉筋吐，刺足厥陰治陰。

導引

千金方曰：若患肝病，即呵出，其法夜半後八十一，雞鳴七十二，平旦六十二，日出五十四，辰時四十五，巳時三十六。欲作此法，先左右導引三百四十徧。病有四種，一冷痹，二氣疾，三邪風，四熱毒，若有患者，安心調氣，此法無有不瘥也。

肝病用呵，肝臟病者，憂愁不樂，悲思，喜頭眼疼痛，相法肝色青，夢見人著青衣捉青刀杖，或獅子虎豹來，恐怖人。瘵法用呵氣出。又云：肝病者，用大呵三十徧，細呵三十徧，皆須左右導引三百六十徧，然後乃為之。

養性書曰：修養法，常以正月二月三月朔旦，東面平坐，叩齒三通，吸震宮青氣入口，九吞之，閉氣九十息。吐納法，肝病用噓法，須正身端坐，先調氣和勻，以鼻微長引氣，然後細細噓之，令耳不聞，大略以三十六徧為則。去肝家虛熱，亦除四肢壯氣，與夫眼赤一切熱疾。噓後仍向東三吸之，嚥津叩齒而止。

導引法：正坐，以手兩相重按脅胜下，徐緩身左右各三五度。又可正坐，兩拽相叉翻覆向胸三五度，能去肝家積聚風邪毒氣。為之畢，良久，閉目三咽三叩齒而止。

保生祕要曰：肝氣滯澀。古云：醫道通仙道，第要清明氣血二字之理。氣為先天之用，屬於陽，無形而有影，血為後天之體，屬於陰，有形而成質。氣旺則血榮而調潤，氣絕則血枯而滅形。故氣虛血弱，滯澀而成病。澀於肝，則肝氣不順，

註 病者，邪氣實也。肝脈布脅肋抵少腹，故兩脅下痛引少腹。肝為將軍之官而志怒，肝氣鬱而不舒使然。虛者，精氣奪也。肝藏血而開竅於目，肝虛故䀮䀮無所見。少陽經脈入耳中，故無所聞。肝與膽為表裏，膽病者心下澹澹如人將捕之。故取二經以通其氣，厥陰與督脈會於巔，肝氣逆故頭痛。少陽氣逆，故耳不聰而頰腫也。取血者，謂取其經之多血者而去之。蓋足少陽與厥陰為表裏，少陽常少血多氣，厥陰常多血少氣，臟腑經氣相通，宜從厥陰之多血者而瀉之。

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痛多臥，身熱，熱爭則狂言及驚。脅滿痛，手足躁，不得安臥，庚辛甚甲乙，大汗氣逆，則庚辛死。刺足厥陰少陽，其逆則頭痛員員，脈引衝頭也。

註 先謂先有此內因之熱而先見是證也。肝主疏泄，故小便赤黃。肝脈環陰器，抵少腹而上，故腹痛也，肝藏魂，魂傷故多臥。木火主氣，故身熱也。熱爭者，寒與熱爭也。此言外淫之邪，內干五臟，與內因之熱交爭而為重病也。魂傷則狂言。東方肝木，其病發驚駭。肝脈布脅肋，故脅滿痛，風木之熱甚，故淫於四末也。人臥則血歸於肝，肝氣傷而不能納血，故不得臥也。病在肝，加於庚辛，庚辛不死，起於甲乙。大汗者，正勝邪而外出也。氣逆者，熱淫而反內逆也。黃帝曰：『外因之病，難易之治，奈何？』伯高答曰：『形先病而未入臟者，刺之半其日，臟先病而形乃應者，刺之倍其日，此外內難易之治也。』夫形先病而未入臟者，謂外因之邪未入內而與臟熱交爭也。臟先病而形乃應者，謂五臟之熱出於形身，而與外熱相應也。蓋邪并而逆於內者難治，內熱外出而合於形身之間，刺之易愈也。員員，周轉也。此言肝臟之熱發於外，而與形熱相應，熱甚而上逆於頭，故頭痛而員轉也。蓋三陽之脈，上循於頭，肝熱與少陽交爭，因脈引而上衝於頭也。

邪在肝，則兩脅中痛，寒中，惡血在內，行善掣節，時腳腫。取之行間以引脅下，補三里以溫胃中，取血脈以散惡血，取耳間青脈以去其掣。

醫部彙考九十七

臟腑門五 膽

黃帝素問

㈠靈蘭祕典論

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

註 膽秉剛果之氣，故爲中正之官，有膽量則有果斷，故決斷出焉。

㈡六節臟象論

凡十一臟取決於膽也。

註 五臟六腑共爲十一臟，膽主甲子，爲五運六氣之首，膽氣升則十一臟腑之氣皆升，故取決於膽也。所謂求其至也，皆歸始春。

㈢氣厥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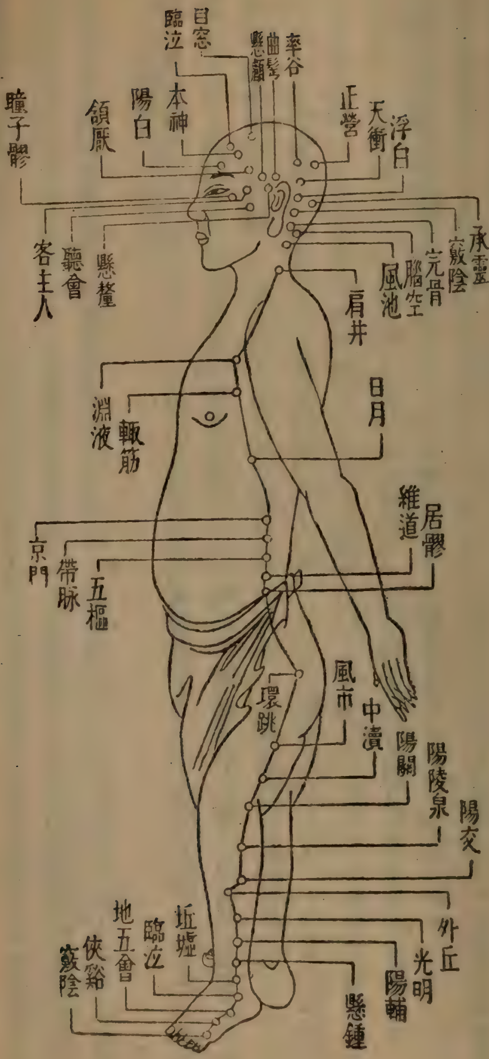
胃移熱於膽，亦曰食亦。

註 五臟六腑之生氣皆取決於膽，膽氣燥熱則生陽不升，故身體懈惰；胃氣熱則消穀善饑，故亦曰食㑊。瘧論曰：

或搠脅而疼，或成疸證，或傳目疾，或成風患諸風掉眩，皆屬於肝也。春月木旺，宜常噓吸爲補瀉之法。和其肝氣，勿食諸肝，以免死氣入肝傷其魂也。宜燒蒼朮香，清晨飲屠蘇酒馬齒莧，以祛一年不正之氣。大抵春陽初升，景物融和，當眺覽園林，尋春郊外，以暢春生之氣。

厥逆而不升，故甚則面有微塵，體無膏澤。少陽相火主氣，足下反熱者，火逆於下也，是爲陽氣厥逆之所致也。少陽屬膽，故主骨，所生病者爲頭痛、頷痛、目銳眥痛、缺盆、腋下、胸脅、髀膝、脛踝皆痛，乃足少陽經脈所循之部分而爲病也。血脈留滯則爲馬刀俠癭，陽加於陰則爲汗出，陽逆於下則爲振寒。少陽主骨，故諸節皆痛也。

(三) 膽經諸穴之圖



足少陽之瘧，令人身體解㑊，今胃移熱於少陽，故亦名曰食㑊也。

靈樞經

(一)本輸篇

膽出於竅陰。竅陰者，足小指次指之端也。爲井金，溜於俠谿。俠谿足小指次指之間也。爲滎，注於臨泣。臨泣上行一寸半陷者中也。爲俞，過於丘墟。丘墟外踝之前下陷者中也，爲原，行於陽輔。陽輔外踝之上輔骨之前及絕骨之端也，爲經，入於陽之陵泉。陽之陵泉在膝外陷者中也，爲合，伸而得之，足少陽也。

註　五臟合五行六腑而應六氣，六氣之中有二火，故多火之原，而原附於經也。五臟之俞出於井水者，五臟合地之五行以應生長化收藏之氣，故從木火土金水而順行。六腑之俞出於井金者，六腑應天之六氣，六氣生於陰而初於地，故從秋冬而春夏，此陰陽逆順之氣也。

(二)經脈篇

膽足少陽之脈，起於目銳眥上，抵頭角下耳後，循頸行手少陽之前，至肩上，卻交出手少陽之後，入缺盆。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銳眥後。其支者別銳眥下大迎，合手少陽，抵於䪼下，加頰車，下頸合缺盆，以下胷中，貫膈絡肝屬膽，循脅裏，出氣街，繞毛際，橫入髀厭中。其直者從缺盆下腋，循胷過季脅，下合髀厭中，以下循髀陽，出膝外廉，下外輔骨之前，直下抵絕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上，入小指次指之間。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之間，循大指岐骨內出其端，還貫爪甲，出三毛。是動則病口苦，善太息，心脅痛，不能轉側，甚則面微有塵，體無膏澤，足外反熱，是爲陽厥。是主骨所生病者，頭痛、頷痛、目銳眥痛、缺盆中腫痛、脅下腫、馬刀俠癭，汗出振寒，瘧，胷脅肋髀膝外至脛絕骨外踝前及諸節皆痛，小指次指不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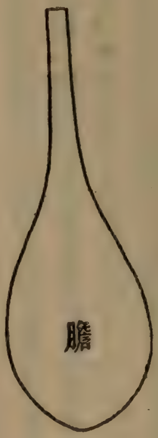
註 厥氣者，感氣厥逆於臟腑之間，客者薄於臟腑之外也。膽爲中正之官，決斷出焉，故厥氣客於膽，則夢鬬訟自剖。

扁鵲難經

㊀膽腑形象

四十二難曰：膽在肝之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汁三合。

㊁膽腑形象之圖



漢華佗中藏經

㊀論膽虛實寒熱生死脈證之法

膽者，中清之腑也，號曰將軍，決斷出於此焉，能喜怒剛柔，與肝爲表裏也。足少陽是其經也。虛則傷寒，寒則恐畏頭眩，不能獨臥；實則傷熱，熱則驚怖，精神不守，臥起不甯。又元水發其根在膽。又肝厥不已，傳邪入膽，嘔清汁。又膽有

膽經諸穴歌　足少陽兮四十三，瞳子髎近聽會間。客主人在頷厭集，懸顱懸釐曲鬢前。率谷天衝浮白見，竅陰完骨本神連。陽白臨泣目窗近，正營承靈腦空焉。風池肩井兮淵液，輒筋日月京門聯。帶脈五樞而下，維道居髎相沿。環跳風市抵中瀆，陽關之下陽陵泉。陽交外丘光明穴，陽輔懸鍾穴可瞻。丘墟臨泣地五會，俠谿竅陰膽經全。

分寸歌　足少陽，四十三，頭上廿穴分三折，起自瞳子至風池，積數陳之次序說。瞳子髎近眥五分，耳前陷中聽會穴。客主人名上關同，耳前起骨開口空。頷厭懸顱之二穴，腦空下釐曲角中。懸釐之穴異於玆，腦空下廉曲角上。曲鬢耳上髮際隅，率谷耳上寸半安。天衝耳後入髮二，浮白入髮一寸間。竅陰卽是枕骨穴，完骨之上有空連。完骨耳後入髮際，量得四分須用記。本神神庭旁二寸，入髮一寸耳上繫。陽白眉上方一寸，髮上五分臨泣是。髮上一寸當陽穴，髮上寸半目窗至。正營髮上二寸半，承靈髮上四寸諦。腦空髮上五寸半，風池耳後髮陷寄。肩井肩上陷中求，大骨之前一寸半。淵液腋下方三寸，輒筋期下五分判。期門卻是肝經穴，相去中庭四寸半。日月期門下五分，京門監骨下腰絆。帶脈章門下寸八，五樞章下寸八貫。維道章下五寸三，居髎章下八寸三。章門緣是肝經穴，下脘之旁九寸含。環跳髀樞宛宛中，屈上伸下取穴同。風市垂手中指盡，膝上五寸中瀆逢。陽關陽陵上三寸，陽陵膝下一寸從。陽交外踝上七寸，外丘踝上六寸容。踝上五寸光明穴，踝上四寸陽輔通。踝上三寸懸鍾在，丘墟踝前之陷中。此去俠谿四寸五，卻是膽經原穴功。臨泣俠谿後寸半，五會去谿一寸窮。俠谿在指岐骨內，竅陰四五二指中

㊃經水篇

足少陽外合於渭水，內屬於膽。

註渭水出於隴州，合涇、汭、漆、沮、丙水而渭水獨清，諸陽皆濁而膽爲中精之腑獨清，故內屬於膽。

㊀膽腑

異哉膽也！無出入竅而附於肝之葉間，水色金精，名淸淨腑，而避乎胃之私汚。

膽者金之精，水之色，其色元，其形如懸瓠，其神爲龜蛇，無入水竅，附肝之短葉間，不同六腑傳化，而爲淸淨之腑。

藏精汁三合而驗五爪青紅。

肝雖應爪，而膽合於肝。經云：爪厚色黃者，膽厚，爪薄色紅者膽薄，爪堅色青者膽急，爪濡色赤者膽緩，爪直色白無約者膽直，爪惡色黑多紋者膽急。

行榮衛二氣，而重三兩零數。

榮衛雖主於肺，而其流行又主於膽，故膽氣始於子云。膽重三兩三銖，三銖今之一錢二分半也。

氣痛心脅，膊項不便，或髮燥、體枯、面塵。

足少陽之正繞髀入毛際，合於厥陰，別者入季脅之間，循胷裏屬膽散之上肝，貫心以上，挾咽出頤頷中散於面繫目系合少陽於外眥，故氣病如是。不便者，肝循陰器上貫膈絡布脅肋，故兩胠滿不得小便也。髮燥者膽有怒火也。膽合膀胱，上榮毛髮，風氣盛則焦燥，汁竭則身體枯。面色蒙塵者；氣滯則榮衛道澀也。

風攻頭，眉耳目多傾，或癲癇吐沫口苦。

少陽脈上抵頭角下耳後循項，風邪上攻，則頭痛眉傾，耳暴聾，目銳眥腫赤。風甚則瘛瘲癲癇，輕則常吐黃水，口爲之苦。

熱壅鼻淵，咽腫，食亦痿躄難行。

膽候咽門，故熱壅則生瘡腫痛。食亦者胃移熱於膽，食入移易而過，不生肌膚，亦者易也。痿躄坐不能起者，熱則

水則從頭腫至足也。又膽病則口苦太息，嘔宿汁，心中澹澹，恐人將捕之，咽中介介然，數唾。又膽脹則口苦，舌下痛，太息。邪氣客於膽，則夢鬬訟。其脈診在左關上浮而得之者，是其部也。膽實則熱，精神不守，膽熱多睡，膽冷則無眠。又關上脈陽微者膽虛，陽數者膽實，陽虛者膽絕也。

唐孫思邈千金方

㈠膽腑脈論

膽腑者，主肝也。肝合氣於膽。膽者中清之腑也，號將軍，決曹吏，重三兩三銖，長三寸三分。在肝短葉間，下貯水精汁二合，能怒能喜能剛能柔，目下果大，其膽乃橫。凡膽、腦、髓、骨、脈、女子胞，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皆藏於陰而象於地，故藏而不瀉，名曰奇恆之腑。若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氣之所生也，其氣象天，故瀉而不藏，此受五臟濁氣，名曰傳化之腑，此不能久留輸瀉者也。所謂五臟者，藏精氣而不瀉，故滿而不能實；六腑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所以然者，水穀入口則胃實而腸虛，食下則腸實而胃虛；故曰實而不滿，滿而不實也。

㈡膽實熱

左手關上脈陽實者，足少陽經也，病苦腹中氣滿，飲食不下，咽乾頭痛，洒洒惡寒，脅痛，名曰膽實熱也。

㈢膽虛寒

左手關上脈陽虛者，足少陽經也，病苦眩，厥痿，足指不能搖，躄不能起，僵仆，目黃，失精䀮䀮，名曰膽虛寒也。

金劉完素六書

㈠膽痺證

彭用光體仁彙編

㈠膽腑藥性

膽爲足少陽之經，少血多氣，

其經起自竅陰穴，循足小指次指端，出爪甲岐縫間，終於瞳子髎穴，在目外眥五分。

甲木之腑，中正之官。

剛正果決，故官爲中正。

決斷出焉。

直而不疑，故決斷出焉。

附肝葉。

在短葉間。

而藏汁三合，喉咽門而著象多青，開竅隨肝，在關脈候。

其脈與肝同位診。

是腑也病則眉傾口苦而嘔宿汁，善太息，恐如人捕；實則脈實而精神不守，半夏湯瀉之最良。

思濟堂方半夏湯治膽腑實熱，精神不守，瀉熱方用半夏宿薑各三兩，黄芩一兩，生地黄五兩，遠志茯苓各二兩，秫米一升，棗仁五兩，八味㕮咀，每服一兩，以千里長流水一鍾，煮秫米令蟹目沸，揚三千餘遍，澄清取一鍾食前服。集驗方治虛煩不得眠，無地黄、遠志，有麥門冬三兩，甘草二兩，人參一兩。

虛則脈虛而煩擾不眠，溫膽湯補之却善。

筋縮。足少陽之別名曰光明，去踝上五寸，故主之。

虛怯昏淚不眠善恐如人將捕。

人數謀慮不決，故膽氣虛而溢爲淚。淚者類也，膽受水氣與坎同位，眼亦水也。人亦悲則淚出者，水得火而煎，陰必從陽，故悲則淚出。老人膽汁慳，哭則無淚，笑則有淚，火盛水虧也。故膽熱者亦流淚。熱則多眠，虛則不眠。獨臥神無所附，尤生驚畏，善太息，恐如人將捕，或夢細草。

冷不食菜或吐酸水，痛脹煩悶，左邊五肋之中，血瘀生癰，或生瘰癧馬刀，兩腋缺盆，皆膽之路。

補以胡黃連、龍膽、木通；瀉必青皮、柴胡、黃連；溫以橘半、生薑、川芎；涼必黃連、柴胡、竹茹。

公直果斷自降衷。

膽生於金，金主武，故爲中正之官，決斷出焉。人稟剛正果斷，直而無疑無私者，膽氣正也。

壯膽安神資藥餌。

所稟怯者，參棗丸、朱雀丸亦可資助以全膽氣。

章潢圖書編

(一)膽腑說

膽薄著肝，膽者筋之應也，六腑之精也。膽合於膀胱，上主毛髮，故人之髮枯者，膽竭也。人之爪乾者，膽虧也。人之髮燥者，膽有風也。人之毛焦者，膽熱也。人之目無光有淚者，亦膽熱也。好食苦味者，膽不足也。顏色青或光白者，膽無病也。夫心主火，膽主水，火得水而滅，水得火而煎，陰陽交爭，水勝火，故淚從目出也。膽與肝同道，有病用肝臟方。

錢半炒砂仁取末二錢半腦子五分俱另秤和勻煉蜜成劑作[illegible]不拘時嚼[illegible]

驚心怖膽，人參酸棗乳辰砂。

用人參一兩，酸棗仁一兩，辰砂半兩，乳香二錢，爲細末，煉蜜和杵丸如彈子大，每服一粒，薄荷湯化下。許學士族弟婦，緣兵恐懾，心製此方與之，服二十粒愈。新舊多傳此法，服之皆驗。

驚神昏亂，記學士之良方。

驚氣丸，治驚憂積氣，感受風邪，發則牙關緊急，涎潮昏塞，醒則精神若癡。附子、南木香、白殭蠶、花蛇、橘紅、天麻、麻黃各半兩，乾蝎一分，紫蘇子一兩，天南星半兩洗浸切片，薑汁浸一夕，硃砂一分留少許作衣，爲末，研腦麝少許，同研極勻，煉蜜杵丸，如龍眼大，每服一粒，金銀薄荷湯下，溫酒亦可。此方乃許學士家祕傳也。戊申年軍中人犯法大辟，將受刑得釋，神志如癡，與一粒服之而寐，及覺病已失矣。江東提轄張一揚，其妻因避寇失心已數年，予授此方，不終劑而愈。又黃山沃巡校彥，其妻狂厥者踰年，更十餘醫而不驗，予授此方，去附子加鐵粉，亦不終劑而愈。鐵粉非但化涎鎭心，至神如摧抑肝邪特異，若多恚怒，肝邪太盛，鐵粉能制服之。素問云：『陽厥狂怒，治以鐵落』，飲金制木之意也。此亦前人未嘗論及。

風引癇生，修眞人之祕散。

千金方紫石散，治大人風引，小兒驚癇瘈瘲，日數十發，醫所不療。紫石英、滑石、白石脂、凝水石、赤石脂、石膏各六兩，甘草、桂心、牡蠣各五兩，大黃、龍骨、乾薑各四兩，十二味，治下篩爲粗散，盛以韋囊，懸於高涼處。欲用，取一二指撮，以新井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大人頓服。未百日兒服一合，未能者綿蘸著口中，熱多者進五六服，以意消息累用效。

膽虛寒而不眠，炒酸棗調煎竹葉。

溫膽湯治大病差後虛煩不得眠，此膽寒也用半夏、竹茹、枳實各三兩，橘皮三兩，生薑三兩，甘草一兩，六味㕮咀，每服一兩水二鍾食前服渣再煎或加人參、遠志、茯神尤良。

滋陰養火全心氣，茯神四倍沉香。

朱雀丸治心神不定，恍惚不樂，火不下降，時復振跳，常服滋陰養火全心氣用茯神二兩去皮，沉香五錢爲細末，煉蜜丸如小豆大，每服三十丸，食後人參湯下。

安驚鎭癇壯膽神，鉛汞結同珠乳。

抱膽丸治男子婦人一切顛癇風狂，或因驚恐怖畏所至，及婦人產後血虛驚氣入心，并室女經脈通行，驚邪蘊結頓服累驗經效。用水銀二兩、珠砂一兩，細研黑鉛一兩五錢，乳香一兩，細研將鉛入銚子內，水銀結成砂子，次下硃砂滴乳，乘熱用柳木槌研勻丸如雞頭實大，每服一丸，空心井華水吞下。病者得睡，切莫驚動，覺來即安。再服一丸，除根。

膈壅咽喉腫痛，每收破毒之功。

御藥院方龍腦破毒散，治不測急慢喉痹，咽喉腫塞不通。用盆硝研細四兩，白殭蠶微炒去嘴爲末，八錢，甘草生末秤八錢，青黛八錢，馬勃末三錢，蒲黃半兩，腦子一錢，麝香一錢，右同研令勻細用磁盒子收，若有病證每藥一錢，用新汲水小半盞，調勻細呷嚥，如是喉痹即破出血便愈。如不是喉痹自然消息也。若是諸般舌脹，用藥半錢，以指蘸藥擦在舌上，下嚥津，如是小兒一錢作四五服，亦如前法用，并不計時候。

膽虛睡臥憂驚，累仗人參之力。

思濟堂方人參散治膽虛常多畏恐，不能獨臥，如人捕狀，頭目不利。人參、枳殼、五味子、桂心各三分，柏子仁、熟地黃一兩，山茱萸、甘菊花、茯神、枸杞子各三分爲細末，每服二錢，溫酒下。

證也，當以經取之少陽之絡氣外內出入者也。

善嘔，嘔有苦，長太息，心中澹澹，恐人將捕之，邪在膽，逆在胃。膽液泄則口苦，胃氣逆則嘔苦，故曰嘔膽。取三里以下，胃氣逆，則刺少陽血絡，以閉膽逆，却調其虛實，以去其邪。

註嘔有苦，膽氣逆在胃也。膽氣欲升，故長太息以伸之。病則膽氣虛，故心中澹澹，恐人將捕之。病在膽，逆在胃者，木邪乘土也。膽汁通於廉泉、玉英，故膽液泄則口苦。膽邪在胃，故胃氣逆則嘔苦也。取三里以下胃氣之逆，刺少陽之血絡，以閉膽逆，調其虛實，以去其邪。

千金方曰：左手關上陽絕者，無膽脈也，苦膝疼、口中苦、眯目、善畏，如見鬼，多驚，少力。刺足厥陰，刺陰在足大指間，或刺三毛中。

左手關上陽實者，膽實也，苦腹中不安，身軀習習也。刺足少陽，治陽在足上第二趾，本節後一寸是也。

膽病灸濁浴隨年壯，穴在俠膽腧旁行相去五寸。

膽虛灸三陰交各二十壯，穴在內踝上一尺。

聖惠方：膽虛寒不眠，寒也，酸棗仁、炒香，用竹葉煎湯服。

膽實熱而多睡，生棗仁末和薑茶。

思濟堂曰：膽實多睡熱也，酸棗仁生用末，茶薑汁調服。

藥生熟，治尚不同。

如酸棗仁炒熟，便補虛寒不眠，生用便瀉，實熱多睡，奇矣哉！

劑多寡，安容不異！

如心肝在上，宜小其劑，緩煎而呷；腎肝在下，宜大其劑，急煎而頓服，脾胃則適中而已。

輕重必操乎權衡，方圓難捨乎規矩。

㈡本經補瀉溫涼藥

補　胡黃連、草龍膽、木通。

瀉　青皮、柴胡、黃連。

溫　川芎、半夏、陳皮、生薑。

涼　黃連、柴胡、竹茹。

東垣報使引本經藥，柴胡川芎行上。青皮行下。

鍼灸

靈樞曰：膽病者善太息，口苦，嘔宿汁，心下澹澹，恐人將捕之，嗌中吤吤然數唾。在足少陽之本末，亦視其脈之陷下者，灸之；其寒熱者，取陽陵泉。

醫部彙考九十八

臟腑門六 心

黃帝素問

(一)四氣調神大論

夏三月，此爲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夜臥早起，無厭於日，使志無怒，使華英成秀，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此夏氣之應，養長之道也。逆之則傷心，秋爲痎瘧，奉收者少，冬至重病。

註 夏三月陽氣浮長，故茂盛而華秀也，夏至陰氣微上，陽氣微下，故爲天地氣交。陽氣施化，陰氣結成，成化相合，故萬物華實也。夜臥早起，養長之氣也。無厭於長日，氣不宜惰也。長夏火土用事，怒則肝氣易逆，脾土易傷，故使志無怒，而使華英成秀。華者，心之華，即神氣也，夏氣浮長，故欲其疎洩，氣泄則膚腠宣通，時氣疎暢，有若好樂之在外也。凡此應夏氣者，所以養長氣之道也。心屬火王於夏，逆夏長之氣，則傷心矣，心傷至秋爲痎瘧，因奉收者少故也。蓋夏之陽氣，浮長於外，至秋而收斂於內，夏失其長，秋何以收？至秋時陰氣上升，下焦所出之陰，與上焦所逆之陽相搏，而爲寒熱之陰瘧也。夫陽氣發原於下焦，陰臟春生於上，夏長於外，秋收於內，冬藏於下，今夏逆於上，秋無以收，收機有礙，則冬無所藏，陽不歸原，是根氣已損，至冬時寒水當令，無陽熱溫配，故冬時爲病甚危

而生及相生之臟也。心氣通於舌，心和則知五味，故心主舌。風寒暑濕燥火，天之陰陽也[illegible]陽也；人有五臟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人之陰陽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人則參天兩地者也。先言體而後言臟者，人秉天地之生氣自外而內也。赤，南方之火色也。徵為火音，和而美也。心志喜，故發聲為笑。心獨無俞，故變動在志，心氣并於肺則憂也。舌者心之官，苦者火之味。在志為喜者，心中和樂則喜也，過於喜則心志自傷。恐勝喜者，恐為腎志，水勝火也。熱則氣泄，故熱傷氣。有亢害則有承制，陰陽五行之自然，故寒勝熱。苦乃火味，故亦傷氣也。鹹為水味，故勝苦。

雷氣通於心。

註 雷火之發聲也，心為火臟，氣相感召，故與心相通。

㊄靈蘭秘典論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

註 心位南面，靈應萬機，故為君主之官。清靜虛靈而主藏神，故神明出焉，

故主明則下安，以此養生則壽，歿世不殆。

註 五臟六腑，心為之主，君主神明，則十二官各安其職，以此養生，則壽終身而不致危殆，蓋心正則身修也。

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

註 心為身之主，即我之神明，心主不明，則十二官皆不安矣。心主包絡為臣使之官，代君行令而主脈，脈者，血脈也，血者，神氣也，神明昏亂，則血脈凝泣而使道閉塞矣。血氣者，充膚熱肉，滲皮膚生毫毛，濡筋骨利關節者也，血脈不通，而形乃大傷矣，故以此養生，則殃折不壽。

㊅六節臟象論

也。

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

註 太陽主夏長之氣，太陽不長，則心氣虛而內洞矣。

㈡生氣通天論

味過於鹹，大骨氣勞，短肌，心氣抑。

註 大骨腰高之骨，腎之腑也，過食鹹則傷腎，故骨氣勞傷。水邪盛則侮土，故肌肉短縮。水上凌心，故心氣抑鬱也。

㈢金匱眞言論

南風生於夏，病在心，俞在胷脅。

南方赤色，入通於心，開竅於耳，藏精於心，故病在五臟，其味苦，其類火，其畜羊，其穀黍，其應四時，上為熒惑星，是以知病之在脈也。其音徵，其數七，其臭焦。

註 心屬火，受南方之赤色，通於心而養精於內也。邪氣臟腑病形篇曰：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其氣血皆上於面而走空竅，其別氣走於耳而為聽，別氣者，心主之氣也。病在五臟者，病五臟之氣也，炎上作苦，火之味也，心氣通於南方，故與五行之火同類，五常政論曰：其畜馬，蓋以午未皆屬火也。黍糯小米也，性溫而赤色，故為心之穀，其應天之四時，則上為熒惑。熒惑，火之精也，七百四十日一周天。心主脈，故病在脈。脈以應地曰是以者，以地之五味五行、羊畜黍穀，以應病之在脈也。徵火音，其應在夏，七火之成數，焦氣因火變也。

㈣陰陽應象大論

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心主舌，其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體為脈，在臟為心，在色為赤，在[illegible]為苦，在志為喜。喜傷心，恐勝喜。熱傷氣，寒勝熱。苦傷氣，鹹勝苦。

癸不死，持於甲乙起於丙丁。心病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靜。心欲耎急食鹹以耎之，用鹹補之，甘瀉之。

註 持於春起於夏者不死則能持能持則能愈矣。禁溫食熱衣者心惡熱也當愈不愈故有所加，値死不死，故有所起。一日分爲四時朝則爲春，日中爲夏日入爲秋夜半爲冬故自得其位而慧至其所不勝而甚至其所生而靜也。心爲火臟，心病則剛燥矣故宜食鹹以耎之。鹹味下泄上湧而從水化能泄心氣以下交湧水氣以上濟水火既濟，則心氣自益火欲炎散，以甘之發散而瀉之。

心色赤，宜食酸小豆、犬肉李、韭皆酸。

註 心志喜喜則氣緩緩則心神懈弛，故宜食小豆、犬、李之酸，以收養心氣。

㈡刺熱篇

心熱病者，顏先赤。

註 心合火而位居南方，故額顏先赤。

㈢氣厥論

肝移寒於心，狂隔中。

註 肝爲陽臟而木火主氣，陽幷於陽，故狂。心居膈上，肝處膈下，母子之氣上下相通，肝邪上移於心，留於心下，故爲膈中。蓋言臟不受邪，五臟之寒熱相移留薄於臟外而干臟氣，不傷臟眞者也。

肝移熱於心則死。

註 心主君火而不受邪，邪熱乘之，故死。

㈢標本病傳論

心病先心痛，一日而欬，三日脅支痛，五日閉塞不通，身痛體重。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

帝曰：『臟象何如？』岐伯曰：『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脈，爲陽中之太陽，通於夏氣。』

註 臟腑之形像，以應天地之陰陽，心主血中焦，受氣取汁，化赤而爲血，以奉生身，莫貴於此，故爲生身之本。心藏神而應變萬事，故曰神之變也。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其氣血皆上於面，心主血脈，故其華在面也。在體爲脈，故其充在血脈。其類火而位居尊高，故爲陽中之太陽，而通於夏氣，夏主火也。

㈦五臟生成篇

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其主腎也，是故多食鹹，則脈凝泣而色變。

註 心主血脈，故合脈。心之華在面，故其榮在色。夫五臟合五行，各有相生相制，制則生化。心主火而受制於腎水，是腎乃心臟生化之主，故其主腎也。多食鹹，則水味太過而傷心，故其脈凝泣而色變矣

㈧診要經終論

九月十月，陰氣始冰，地氣始閉，人氣在心，

註 收藏之氣，從天而降，肺屬乾金而主天，爲心臟之蓋，故秋冬之氣，從肺而心，心而腎也。少陰主冬令，故先從手少陰而至於足少陰。

㈨平人氣象論

臟眞通於心，心藏血脈之氣也。

註 夏臟之元眞通於心，而主藏血脈之氣，心主血脈，故曰通。

㈩臟氣法時論

心主夏，手少陰太陽主治，其日丙丁。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

註 心主夏火之氣，手少陰主丁火，太陽主丙火，二者相爲表裏，而主治其經氣，丙爲陽火，丁爲陰火，在時主夏，在

心手少陰之脈，起於心中，出屬心系，下膈絡小腸，其支者，從心系上挾咽，繫目系，其直者，復從心系却上肺，下出腋下，循臑內後廉，行手太陰心主之後，下肘內，循臂內後廉，抵掌後銳骨之端，入掌內後廉，循小指之內，出其端，是動則病咽乾，心痛，渴而欲飲，是爲臂厥，是主心所生病者，目黃脅痛，臑臂內後廉痛厥，掌中熱痛。

註 少陰之上，君火主之，是故動則病嗌乾，心痛，渴而欲飲，少陰之氣盛也，是主心所生病者，目黃，心系上系於目，心火盛，故黃也，臑臂掌中，心脈所循之部分，蓋心所生之病，而外及於經脈也。

㊃ 心經諸穴之圖

註 心先痛者，病先發於心。欬者，一日而之肺也。脅支痛者，三日而之肝也。閉塞不通，身痛體重者，五日而之脾也。

此皆逆傳其所勝，是以三日不已而死。心爲火臟，冬之夜半者，水勝而火滅也，夏之日中者，亢極而自焚矣。

㈣方盛衰論

心氣虛，則夢救火陽物，得其時，則夢燔灼。

註 救火，心氣虛也。陽物，龍也，乃龍雷之火游行也，得其時氣之助，則君相二火並炎，故夢燔灼。

靈樞經

㈠本輸篇

心出於中衝。中衝，手中指之端也，爲井水，溜於勞宮。勞宮，掌中中指本節之內間也，爲滎，注於大陵。大陵，掌後高骨之間方下者也，爲腧，行於間使。間使之道，兩筋之間三寸之中也，有過則至，無過則止，爲經，入於曲澤。曲澤，肘內廉下陷者之中也，屈而得之，爲合，手少陰也。

註 心出於中衝者，心臟所出之血氣，滲於皮膚之間，從中衝之井而行於手厥陰之經也。有過則至，無過則止，謂止於經處而不行。過於肘中，與胞絡之血脈相合，乃自入於手少陰之經也。蓋血者心神之化，心與胞絡血脈相通，心臟所出之血氣，間行於手少陰厥陰之經也。

㈡本神篇

心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恐懼自失；破䐃脫肉，毛悴色夭，死於冬。

註 思慮脾之情，如心因怵惕思慮，則傷心臟之神，神傷則不能主持而恐懼自失矣，脾主土而主肌肉，肺主氣而主皮毛，肉之膏肥曰䐃，色者氣之華。䐃肉者地所成之形，毛色者天所生之氣也。破䐃脫肉，毛悴色夭，天地所生

註心小則神氣收藏，故邪弗能害，而易傷以憂。心大則神旺，而憂不能傷，大則神氣外弛，故易傷方邪也。肺者心之蓋，故心高則滿於肺中，在心主言，在肺主聲，滿則心肺之竅閉塞，故悶而善忘，難開以言也。經云：心部於表，故心下則曦外易傷於寒，心卑下故易恐以言也。心堅則臟安守固，心脆則善病消癉熱中。按邪氣臟腑病形篇曰：五臟脈微小爲消癉，蓋五臟主藏精者也，五臟脆弱，則津液微薄，故皆成消癉。心正則精神和利，而邪病難傷。心偏傾則操持不一，無守司也。

赤色小理者心小，粗理者心大，無䯏骬者心高，䯏骬小短舉者心下，䯏骬長者心下堅，䯏骬弱小以薄者心脆，䯏骬直下不舉者心端正，䯏骬倚一方者，心偏傾也。

註小理者肌肉之文理細密，粗理者肉理粗疎，大肉䐃脂，五臟之所生也，故候肉理之精細，即知臟形之大小。䯏骬，胷下蔽骨也。

心合小腸，小腸者脈其應。心應脈，皮厚者脈厚，脈厚者小腸厚。皮薄者脈薄，脈薄者小腸薄。皮緩者脈緩，脈緩者小腸大而長。皮薄而脈沖小者，小腸小而短。諸陽經脈皆多紆屈者，小腸結。

註邪氣臟腑病形篇曰：『脈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皮脈之相應也，故皮厚者脈厚，脈厚者小腸厚；皮薄者脈薄，脈薄者小腸薄。

◎邪客篇

少陰心脈也。心者五臟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臟堅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則傷心，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故諸邪之在於心者，皆在於心之包絡。

註血脈心所主也，君主無爲而神明內藏，包絡之相代君行其令也。精神內藏，其臟堅固，故邪弗能傷，傷則死矣。

少陰心脈，包絡者心主之脈也。

心經諸穴歌　手少陰九穴成。極泉青靈少海，行自靈道通里，過陰郄神門，抵於少府少衝可尋。

分寸歌　少陰心起極泉中，腋下筋間脈入胷。青靈肘上三寸，取少海肘後五分容。靈道掌後一寸半，通里腕後一寸同。陰郄腕後方半寸，神門掌後兌骨隆。少府節後勞宮直，小指內側取少衝。

㈤經水篇

手少陰外合於濟水，內屬於心。

註　濟水發源王屋山，截河而流，不混其清，故名曰清濟。尊居四瀆，故手少陰外合濟水，內屬於心。

㈥病傳篇

病先發於心，一日而之肺，三日而之肝，五日而之脾。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

註　五臟稟五方五行之氣而生，故生於相生，而死於相勝也。病先發於心，一日而傳之肺，三日而傳之肝，五日而傳之脾，皆逆傳其所不勝。再至三日不已而死。夫心爲火臟，冬主水，夏主火，冬夜半者，水勝而火滅也。夏日中者，亢極而自焚也。

㈦淫邪發夢篇

心氣盛則夢善笑恐畏。厥氣客於心，則夢見丘山烟火。

註　厥氣者，虛氣厥逆於臟腑之間。客者，薄於臟腑之外也。夢丘山烟火，心屬火而心氣虛也。

㈧順氣一日分爲四時篇

心爲牡臟，其色赤，其時夏，其日丙丁，其音徵，其味苦。

註　屬火，故爲牡臟。

㈨本臟篇

㈡心虛

邪哭使魂魄不安者，血氣少也，血氣少者屬於心。心氣虛者，其人則畏，合目欲眠，夢遠行而精神離散，魂魄妄行。陰氣衰者爲癲，陽氣衰者爲狂。

華佗中藏經

㈠論心臟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脈證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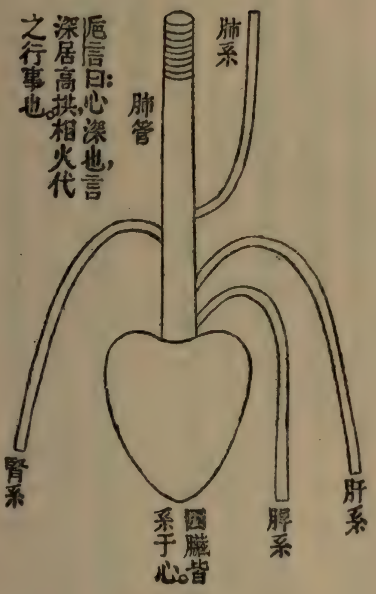
心者臟之尊號，帝王之稱也，與小腸爲表裏，神之所舍，又主血，屬於火，旺於夏，手少陰是其經也。凡夏脈鉤，來盛去衰，故曰鉤。反此者病，來盛去亦盛，爲太過，病在外，來衰去盛爲不足，病在內。太過則令人熱而骨痛，口瘡舌焦，引水，不及則令人煩躁，上爲欬唾，下爲氣泄。其脈來如連珠，如循琅玕，曰平。脈來累累連屬，其中微曲，曰病。來前曲後倨，如操帶鉤，曰死。又思慮過多，怵惕傷心，心傷神失，神失則恐懼。又心痛手足寒過五寸，則旦得夕死，夕得旦殁。又心有水氣，則身腫不得臥，煩躁。心中風，則翕翕然發熱，不能行，主饑而不食，食則吐嘔。夏心旺，左寸脈洪浮大而散，曰平；反此則病，若沈而滑者，水剋火，十死不治。弦而長者，木來歸子，其病自愈。緩而大者，土入火，微邪相干無所害。心病則胷中痛，四肢滿脹，肩背臂膊皆病。虛則多悸，惕然無眠，胷腹及腰背引痛，喜悲時眩仆。心積氣久不去，則憂煩。心中疼，喜笑不息，夢火發。心氣盛，則夢喜笑恐畏。邪氣客於心，則夢煙火。心脹則短氣，夜臥不甯，懊憹腫氣往來腹中熱，喜水涎出。心病則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靜。又左寸脈大，則手熱赤腫，大甚則胷中滿而煩，澹澹面赤目黃也。心病，則先心痛而咳不止，關膈不通，身重不已，三日死。心虛則畏人，瞑目欲眠，精神不倚，魂魄妄亂。心脈沈小而緊浮氣喘，若心下氣堅不下，喜噫唾，手熱煩滿，多忘，太息，此得之思慮太過。其脈急甚則瘈瘲，微急心中痛引腰背，病不下食。太緩則發狂笑，微緩則吐血。大甚則喉閉，微大則痛引背多淚。小甚則噦，微小則消癉。滑甚則爲渴，微滑則心

扁鵲難經

㊀心臟形象

四十二難曰：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

㊁心臟形象之圖



漢張機金匱要略

㊀心臟死傷

……血氣少者屬於心。心氣虛者，其人則畏，合目欲眠，夢遠行而精神離散，魂魄妄行，陰

任物無纖巨，多謀最有靈。

註任物者，任親萬物也。人心之應物，隨其大小無不任親也。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所以多謀。

內行於血海，外應舌將榮。

註血海，肝也。心主血，肝藏之，故內行血海。舌乃心竅，心氣通於舌，故外應舌；而舌能榮，則知味也。

七孔多聰慧，三毛上智英。

註多聰慧者，心有七孔，上智英者，心有三毛，其次則不全矣。

反時憂不解，順候脈洪驚。

註心脈屬火，而旺夏，反得冬脈，沈濡而滑，此乃腎邪干心，水來剋火，謂之賊邪，是可憂也。順候診得夏脈也，驚者大而散也，其脈洪大而散，謂之順候。

液汗通皮潤，聲言爽氣清。

註腎主液，入心爲汗，肺主聲，入心爲言。水能剋火，汗通則腎水平而皮潤，火不受水制矣。火能剋金，言爽則肺金平而氣消，金不受火侵矣。

伏梁秋得積，如臂在臍縈。

註經曰：『腎病傳心，心當傳肺，肺旺者，不受邪，心復欲還腎，腎不肯受，留滯爲積。』故知伏梁以秋庚辛日得之，其積形如手臂，環於臍畔，縈繫不動也，

順視鷄冠色，凶看瘀血凝，

註鷄冠色之赤者，瘀血赤而黑者也。赤乃本色而爲順，黑則水來剋火而凶矣。通津子曰：心，其色赤，然心藏於內，不得見此云順視鷄冠，凶看瘀血，叔和以經云五臟有五色，皆得見於面，當與寸口尺內相應。假令色赤者赤

痛引臍，腹鳴，澀甚瘖不能言。又心脈摶堅而長，主強舌不能語，軟而散，當懾怯不食也。又急則心疝，臍下有病形，煩悶少氣，大熱上煎。又心病狂言汗出躁，身厥冷，其脈當浮而大，反沈濡而滑，其色當赤反黑者，水剋火，十死不可治也。又心積沈而空空然，上下往來無常處，病胷滿悸，腰腹中熱，頰赤，咽喉乾燥，掌熱，甚則嘔，春瘥冬甚，宜急療之，止於旬日也。又赤黑色入口，必死也。面目赤黃，亦死。赤如血，亦死。又憂喜思慮太過，心氣內去，其色反和而盛者，不出十日死。扁鵲曰：『心絕一日死，色見凶，多人雖健敏，名為行尸，一歲之中，禍必至矣。』又其人語聲前寬而後急，後語不接前聲，其聲濁惡，其口不正，冒昧喜笑，此風入心也。又心傷則心壞，為水所乘，身體手足不遂，骨節解舒緩不自由，下利無休，此病急宜治之，不治十死。又笑不待呻而後憂，此水乘火也。陰系於陽，陰起陽伏，伏則生熱，熱則生狂，冒昧亂妄，言語錯誤，不可採問，心已損矣。扁鵲云：其人脣口赤色可治，青黑則死。又心瘧先煩而後渴，翕翕然發熱也。其脈浮緊而大者是也。心氣實則小便不利，腹滿身熱而重，溫溫欲吐，吐而不出，喘息急不安臥，其脈左寸口與人迎皆實大者是也。心虛則恐懼多驚，憂思不樂，胷腹中苦痛，言語顫慄，惡寒恍惚，面赤目黃，喜衄，診其脈，左右寸口兩虛而微者是也。

晉王叔和脈訣

㈠心臟歌

心臟身之精，小腸為弟兄。

註　心也者，隨機應變，主宰萬物而為一身之主，故曰身之精。朱子曰：『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丙屬小腸而剛，丁屬心火而柔，剛在先而為兄，柔在後而為弟。二者俱繫君火，同氣連枝，故言兄弟而不言夫婦。心之夫膀胱是也；小腸之婦，肺金是也。

假令心病北行，若食豚魚得之，不者當以冬時發，得以壬癸日。

徵音人者，主心聲也。心聲笑，其音竽，其志喜，其經手少陰，厥逆太陽，則榮衞不通，陰陽反錯，陽氣外擊，陰氣內傷，傷則寒，寒則虛，虛則驚掣心悸，定心湯主之。語聲前寬後急，後聲不續，前混後濁，口喎冒昧自笑，此爲厲風入心，荆瀝湯主之。

心虛風寒，半身不遂，骨節離解，緩弱不收，便利無度，口面喎邪，薑附湯主之。此病不盈旬日，宜急治之。又笑而呻，呻而反憂，此爲水剋火，陰擊陽，陰起而陽伏，伏則實，實則傷熱，熱則狂悶亂，冒昧，言多謬誤，不可採聽，此心已傷。若其人口脣正赤，可療；青黃白黑，不可療也。

凡人部分陷起者，必有病生。小腸太陽爲心之部，其處陷起，即病生矣。臟舍內外沈濁屬內，浮清居外，若外病內入，小腹滿起，內病裏出，所部陷沒。外入內前，治陽後補陰；內出外前，補陰後瀉陽。陽則實熱，陰則虛寒，在陽主外，在陰主內。凡人死生休咎，則臟神前變形於外。人心前病，則口爲之開張；若心前死，則枯黑，語聲不轉；若天中等分，墓色應之，即死不治。看應增損斟酌賒促，賒則不出四百日內，促則不勝旬月之間。心病少愈而卒死，何以知之？曰：赤黑色黯點顏若見顏度年上，必卒死。心絕一日死，何以知之？兩目回回直視肩息，立死。凡面赤目白，憂恚思慮，心氣內索，面色反好，急求棺槨，不過十日死。又面黃目赤不死，赤如衃血死。吉凶之色若在於分部，朏朏而見，赤黑入口，此必死，不出其年，名曰行尸。若年上無應，三年之中，病必死矣。

㈡心實熱

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脈陰實者，手少陰經也。病苦閉，大便不利，腹滿，四肢重，身熱，名曰心實熱也。

㈢心虛寒

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脈陰虛者，手少陰經也。病苦悸恐不樂，心腹痛，難以言，心如寒，恍惚，名曰心虛寒也。

脈浮大而散，赤心色也，浮大而散，心脈也，以此言之，五臟之色皆可察之於面也。

診時須審委細，察在叮嚀。

註　凡醫必從望聞問切四字。上文言視其血色而知其吉凶，聞其聲言爽而知其氣清，切其脈而知其反時順候，獨缺問之一字，故於此言診脈必須詳審委曲，細察病源，不致差悮也。此叔和致囑後學之意也。

實夢憂驚怪，虛翻煙火明。

註　心臟有餘，則夢憂或驚或怪異之事，心臟不足，則夢煙火光明，化竭而見本矣。

秤之十二兩，大小與常平。

註　心重十二兩，不分大小，皆等，其斤兩之數，皆起於同身寸也。

唐孫思邈千金方

㈠心臟脈論

心主神，神者五臟專精之本也，為帝王，監領四方，夏王七十二日，位在南方，離宮火也。有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所以任物謂之心。神者心之臟，舌者心之官，故心氣通於舌，舌和則能審五味矣。心在竅為耳，夫心者火也，腎者水也，水火相濟，心氣通於舌，舌非竅也，其通於竅者，寄見於耳，左耳丙，右耳丁，循環炎宮，上出唇口，知味，榮華於耳，外主血，內主五音。心重十二兩，中有三毛七孔，盛精汁三合，神名呴呴，主藏神，號五神居，隨節應會，故云心藏脈，脈舍神，在氣為吞，在液為汗，心氣虛則悲不已，實則笑不休。心氣虛則夢救火陽物，得其時則夢燔灼，心氣盛則夢喜笑及恐畏，厥氣客於心，則夢丘山煙火。凡心臟象火，與小腸合為腑，其經手少陰，與太陽為表裏。其脈洪，相於春，王於夏，夏時萬物洪盛，垂枝布葉，皆下垂如曲，故名鈎。心脈洪大而長，洪則衛氣實，實則氣無從出，大則榮氣萌，萌

夫心者手少陰之經位居南方屬乎丙丁火爲形之君外應於舌主宰一身統攝諸[illegible]衞腠理，與手陽明小腸之經相爲表裏。若憂愁思慮傷之因其虛實由是寒熱見焉。方其虛也虛則生寒，寒則血脈虛，少時多恐畏，情緒不樂，心腹暴痛時唾清涎，心膈脹滿，好忘多驚，夢寐飛揚，精神離散，其脈浮而虛者，是虛寒之候也。及其實也實則生熱熱則心神煩亂，面赤身熱，口舌生瘡，咽燥頭痛，喜笑恐悸，手心煩熱，汗出衄血，其脈洪實者，是實熱之候也。診其脈浮大而散，是不病之脈，反得浮澀而短，或前曲後据，如操帶鉤，此皆心死矣。治之之法，熱則清之，寒則溫之，又當審其所自焉。

金劉完素六書

㈠風消證主心脾

二陽之病發心脾，不得隱曲。女人月水病血不流，脾病食不化，風勝眞氣消，黃芪羌活散主之。

㈡心掣證主心

一陽發病，少氣嗽洩，三焦不利，上咳下洩，心火不甯，其動若掣，調中散主之。

㈢心疝證主心痛

心脈急，小腹有形。心不受邪，必傳於腑，故小腹有形，心氣逆不順，當痛不已。當兼心氣治，不止，爲有寒邪所中，木香散主之。

㈣伏梁證主心積

若梁之伏隱也，居臍上逆，臍下順，不可移動，爲水溺，故有二等，鼈甲湯主之。

㈣心小腸俱實

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脈陰陽俱實者，手少陰與巨陽經俱實也。病苦頭痛，身熱，大便難，心腹煩滿，不得臥，以胃氣不轉水穀實也，名曰心小腸俱實

㈤心小腸俱虛

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脈陰陽俱虛者，手少陰與巨陽經俱虛也。病苦洞泄，苦寒，少氣，四肢厥。腸澼，名曰心小腸俱虛。

㈥心勞

心勞病者，補脾氣以益之，脾王則感於心矣。人逆夏氣，則手太陽不長而心氣內洞，順之則生，逆之則死，順之則治，逆之則亂。反順爲逆，是謂關格，病則不得生矣。

㈦脈極

凡脈極者，主心也，心應脈，脈與心合。心有病，從脈起。又曰，以夏遇病，爲脈痺，脈痺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心，則飲食不爲肌膚，欬脫血，色白不澤，其脈空虛，口脣見赤色。凡脈氣衰，血焦髮墮，以夏丙丁日得之於傷風，損脈爲心風，心風之狀多汗惡風。若脈氣實則熱，熱則傷心，使人好怒，口脣色赤，甚則言語不快，血脫色乾燥不澤，飲食不爲肌膚，若脈氣虛則寒，寒則欬，欬則心痛，喉中介介如哽，甚則咽腫痺，故曰心風，虛實候也。若陽經脈病治陰絡，陰絡脈病治陽經，定其血氣，各守其鄉，脈實宜瀉，氣虛宜補，善治病者定其虛實，治之取瘥。病在皮毛肌膚筋脈，則全治之，若至六腑五臟，則半死矣。

㈧脈虛實

凡脈虛者，好驚跳不定；脈實者洪滿。凡脈虛實之應，主於心小腸，若其腑臟有病，從熱生則應臟，寒則應腑也。

熒惑南岳火星，七孔以應北斗七星，三毛以應三台，故此心至誠則帝宰無所不應[illegible]五竅三毛，下智三竅一毛，常人二竅無毛，愚人一竅，下愚一小竅。無竅則神無出入之門。

十有二兩，系通肺葉關元。

心重十二兩，不論大小皆然，以同身寸法秤量故也。五臟系通於心，心通五臟系，心之系與五臟之系相連，輸其血氣，滲灌骨髓，故五臟有病，先干於心。其系上系於肺，其別者自肺兩葉之中向後通脊著腎，自腎而至於膀胱，與膀胱膜絡並行而之溲溺處，乃關元下極部分。

內主血而外應舌，盛則榮髮華面。

人心動則血行於諸經，靜則血藏於肝臟，故肝爲血海，心乃內運行之，是心主血也。舌者心之苗，故外應舌。舌和則知五味。髮者血之苗，血盛則髮潤，心榮色其華在面。

所惡熱而所喜靜，衰則懶語錯言。

心本熱，故惡熱，虛則寒耳。心靜則安，心動則躁，延年不老，心靜而已。人年六十，則心氣衰而言多錯忘。

丙丁傷風，癲癇嗜臥脈痿。

丙丁日傷於風者，爲心風。其狀多汗惡風，脣焦赤，剝皮，甚則言不可快，嗜臥而爲癲癇神亂，善怒嚇人。心之風爲行痹，五痹以夏遇之則爲脈痹，膝腕樞紐如折，脛筋縱緩不能任用於地。或疑下體肝腎所主，而不知心火內燔，陰上隔陽，陽下不守位，肝腎亦隨火炎而筋脈上逆也。又心痹則脈不通利，心下鼓滿，喜噫之以出其氣，上氣喘急，嗌乾氣逆則生恐懼。或問丙丁傷風，不亦泥歟？曰：此陰陽自然之妙也。春甲乙傷風爲肝風，秋庚辛爲肺風，冬壬癸爲腎風，四季戊己爲脾胃風，推之南風舍於心，則爲心風，東肝、西肺、北腎，皆此意也。

庚辛滯氣，伏梁縈痛生煩。

元李杲十書

㊀心臟苦欲補瀉藥味

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五味子；欲軟，急食鹹以軟之，芒硝；以鹹補之，澤瀉；以甘瀉之，人參、黃芪、甘草。虛以炒鹽補之，虛則補其母，木能生火，肝乃心之母，肝木也，以生薑補肝，如無他證，錢氏安神丸主之。實則甘草瀉之，如無他證，錢氏方中重則瀉心湯，輕則導赤散。

㊁安養心神調理脾胃論

靈蘭秘典云：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凡怒忿悲思恐懼，皆損元氣。夫陰火之熾盛，由心生凝滯，七情不安故也。心脈者神之舍，心君不甯，化而爲火，火者七神之賊也，故曰陰火太盛，經營之氣不能頤養於神，乃脈病也。神無所養，津液不行，不能生血脈也。心之神眞氣之別名也，得血則生，血生則脈旺。脈者神之舍，若心生凝滯，七神離形，而脈中惟有火矣，善治斯疾者，惟在調和脾胃，使心無凝滯，或生懽忻，或逢喜事，或天氣暄和，居溫和之處，或食滋味，或眼前見欲愛事，則慧然如無病矣，蓋胃中元氣得舒伸故也。

明李梃醫學入門

㊀心臟

心，君臟也，神明居焉，

心者一身之主，君主之官。有血肉之心，形如未開蓮花，居肺下肝上是也。有神明之心，神者氣血所化，生之本也，萬物由之盛長，不著色象，謂有何有，謂無復存，主宰萬事萬物，虛靈不昧者是也。然形神亦恆相因，凡心之病皆

也爲食了旋饑，心中往往多熱嗜臥者脾虛入心也爲悲思鼻塞驚怖者肺虛入心也爲四肢無力多汗者腎虛入心也，舉此心臟爲例餘可類推。

涼以犀黃。

犀角、牛黃、生地、竹葉、丹砂、礬石、元明粉、珍珠、麥門冬、鬱金、黃連、知母、貝母、連翹、蘆根之類。

温則萸桂。

吳萸、肉桂、當歸、芍藥、蒼朮、白朮、石菖蒲、藿香、丁香、蘇子之類。

瀉以連艽。

黃連、秦艽、苦參、枳實、葶藶、貝母、半夏、杏仁、鬱金、延胡索、前胡、木香之類。

補則兔茯。

兔絲、茯神、遠志、菖蒲、天冬、麥冬、棗仁、山藥、天竺黃、金銀屑、當歸、紅花、川芎、羚羊角之類。又分風、氣、熱、冷、虛，用藥大槩風宜涼藥爲主，兼以温瀉，氣宜温瀉並用，熱則純用瀉藥，冷則純用熱藥，虛則用補藥，各臟皆然。

吁黍羊韭李每食宜設。

其穀黍，其畜羊，心病宜食酸，小豆、犬肉、李、韭皆酸。

早夜懽樂夏氣常存。

夏三月天地氣交，夜臥早起，無厭於日，使志無怒，長養之道也。

王圻三才圖會

㈠心神

伏梁以秋庚辛日得之。其積形有似乎臂，而在臍畔縈繫，伏而不動，如屋之棟梁然。久不愈令人心煩而悶，或夜眠不安。

熱則火炎，喜笑而口糜，目黃、咽瘡，甚則狂渴，無汗、流衂，

笑者火之象，心實則笑，心虛則悲。口糜乃口瘡糜爛。目黃爲濕熱熏蒸。咽瘡者，手少陰之正別入於淵液兩脇之間，屬於心，上走喉嚨，出於面，合目內眥，此爲四合也。譫語發狂，熱則神慌而亂，渴者，火盛則腎液乾而咽絡焦。汗爲心液，熱則無汗，得汗則腎水平而皮潤，火不受剋矣。血乃心主，熱逼上行，虛則爲衂爲唾。凡熱者頤必先赤，當預防之。

虛則神昏，夢飛而健忘，驚悸不樂，甚則胷腹腰脅痛牽。

心實則夢憂驚可怪之事，虛則魂夢飛揚，氣逆於心，則夢丘山煙火，健忘失記，驚悸不安，心內懊憹不樂，皆心血少也。胷腹腰脅相引痛者，手心主厥陰之脈，從胷中出屬心胞，下鬲歷絡三焦，其支別者循胷出脅，心系下鬲絡小腸，故病如是也。

血滯經閉可治。

女子不月，多因勞極驚悸；暴憂思慮，以致心氣不足，而後血滯不行，不治其血而通其心可也。

冷痰眞痛難援。

冷證卽眞心痛，手足俱冷，痰壅，乃水剋火，必死。已上風、氣、血、熱、冷、虛，纂華氏丹溪之法，有非本臟病而兼見者何？故蓋五臟病邪自相互入，卽如心風證爲癇者，肝風入心也；爲頭重嘔吐者，脾風入心也；爲咳嗽唾衂血者，肺風入心也；爲眼旋生花者，腎風入心也。心氣證爲脅痛伏梁者，肝氣入心也；爲背膊妨悶者，脾氣入心也；爲胷背痛短氣夜臥不安者，肺氣入心也；爲痃癖面黃者，腎氣入心也。心熱證爲舌乾少睡者，肝熱入心也；爲目黃惡心者，脾熱入心也；爲咳逆喘急生瘡者，肺熱入心也；[illegible]者，干腎[illegible]

[illegible]入心也；爲悲思鼻塞驚怖者，脾虛入心也；爲四肢無力多汗者，腎虛入心也。畢此心臟爲例，餘可類推。

[illegible]涼以補虛。

㊀心主論

玩內經十二官之文，即以心爲主，愚謂人身別有一主，非心也，謂之君主之官，當與十二官平等，不得獨尊心之官爲主。若以心之官爲主，則下文主不明則十二官危，當云十一官矣，此理甚明，何註內經者昧此耶！蓋此一主者，氣血之根，生死之關，十二經之綱維，醫不達此，醫云乎哉？

或問心既非主，而君主又是一身之要，然則主果何物耶？何形耶？何處安頓耶？余曰：悉乎問也。若有物可指，有形可見，人皆得而知之矣；惟其無形與無物也，故自古聖賢因心立論，而卒不能直指其實。孔門之一貫，上繼精一執中之統，惟曾子子貢得其傳。然而二子俱以心悟而非言傳也；可以言傳，當時門人之所共聞，不應復有何謂之問也。後來子思衍其傳而作中庸，天命之謂性，以中爲大本，而終於無聲無臭，孟子說不動心有道，而根於浩然之氣，及問浩然之氣，而又曰難言也。老氏道德經云：谷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造化之根。又曰：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佛氏心經云：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又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夫一也，中也，性也，浩然也，元牝也，空中也，皆虛名也，不得已而彊名之也。立言之士，皆可以虛名著論，至於行醫濟世，將以何味的爲君主之藥，而可以綱維一身之疾病耶？余一日遇一高僧，問之曰：心是佛，佛在胷中也？僧曰：非也，在胷中者是肉團，心有一眞如，心是佛。又問僧曰：眞如，心有何形狀？僧曰：無形。余又問在何處安寄？僧曰：想在下邊。余曰：此可幾於道矣。因與談內經諸書及銅人圖，豁然超悟，唯唯而退。

醫門法律 臣喻昌著

㊀心志

神名丹元，字守靈，心之狀如朱雀，主藏神，象如蓮花下垂，色如縞映絳，生居肺中肝上，對鳩尾下一寸。心脈出於中衝，中衝左手指端去甲二分許陷者之中。

章潢圖書編

㈠心臟說

心，火官也，居肺下肝上，對鳩尾下一寸。丈夫六十心氣衰，脈出於中衝。心者，生之本，神之處也。汗者心之液，腎邪入心則多汗。小腸爲心之腑，舌爲心之苗，心氣通則舌知五味；心病則舌焦卷而短，不知五味矣。合於脈，其榮色也，心之合也。血脈虛少，而不榮於臟腑者，心先死也。口乾舌彊，或咽喉中痛，嚥唾不便，口內生瘡，忘前失後，心氣衰也。或因怒氣傷肝，或因驚氣入膽，母能令子虛而心血爲之不足。又遇事繁冗思想無窮，則心君爲之不甯，故神明不安，而怔忡驚悸之證作矣。

㈡心部食忌

四月勿食大蒜，令人髮白及墮齒。五月勿食薤，損心，并勿食各物心腎，令人心痛，宜食大小麥黍藿，禁鹹味。

㈢養心法言

心者身之主宰，萬事由之應酬，而病否之所繫也。故相思一病，神僊難治，正心之人，鬼神亦憚，養與不養故也。未事不可先迎，既事不可留滯，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得其正，此養心之法也

㈣治心要法

心臟之病，必先調肝腎兩臟，蓋腎者心之鬼，肝者心之母也。故心病者先求乎肝，清其源也。五臟受病，必傳其所勝，水能制火，則腎之受邪，必傳於心，故先治腎，逐其邪也。若診脈肝腎俱和而心自生病，然後察其心象之虛實而調

[illegible]火之象也。

髮乃血苗，汗爲心液，開竅於舌，

　熱則汗出，司辨五味，舌和則知五味矣。

脈在左寸。

　沈取候心，浮取候小腸。

是心也：實則熱而虛則寒。

　守眞云：心本熱，虛則寒。

靜則安而動則躁。

　養心惟靜。老子曰：延年不老，心靜而已。

虛寒者怯怕多驚，健忘恍惚，淸便自可，脈必濡細遲虛。實熱者顚狂譫語，腮赤舌乾，二腑澀黃，脈須數洪沈實。心盛則熱見乎標。

　左心臟實熱，則口舌生瘡，乾裂腫痛。

心虛則熱收於內。

　心虛煩熱也。

虛則補其母。

　肝乃心之母，心虛當補肝。

實則瀉其子。

　脾乃心之子，心實當瀉脾土，餘臟皆然。

虛實既知，補瀉必當，味甘瀉而補之以鹹。

本神篇曰：『心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恐懼自失。』邪氣臟腑病形篇曰：『憂愁恐懼則傷心。』口問篇曰：『悲哀憂愁則心動；心動則五臟六腑皆搖。』可見心爲五臟六腑之大主而總統魂魄，兼該志意，故憂動於心則肺應；思動於心則脾應，怒動於心則肝應，恐動於心則腎應，此所以五志惟心所使也。設能善養此心而居處安靜，無爲懼懼無爲忻忻，婉然從物而不爭，與時變化而無我，則志意和，精神定，悔怒不起，魂魄不散，五臟俱甯，邪亦安從奈我何哉！

彭用光體仁彙編

㊀心臟藥性

且夫心乃手少陰之經。

居左手寸部，其經起自少衝穴，在手小指內廉之端，終極泉穴，在掖下筋間，動脈入腦。

多氣少血，丁火之臟，君主之官，神明出焉。

任治於物，故云君主之官，清靜棲靈，故曰神明出焉。

其旺於夏。

心火旺於夏。

爲生之本也，

君主者萬物繫之以興王，故爲生之本也。

內合脈而外榮乎色。

遍行榮衞而養血也。

鐵拍作片，置醋槽中，積久衣生，刮取為鐵粉。

安鎮靈台，琥珀丹砂和玉屑，開精神府，茯神遠志共菖蒲，病在心，詳藥須心悟。

㈡本經補瀉溫涼藥

補：酸棗仁、天竺黃、金屑、銀屑、麥門冬、遠志、山藥、紅花、川芎、羚羊角、川歸。

瀉：枳實、葶藶、苦參、貝母、半夏、杏仁、鬱金、延胡、前胡、黃連、木香。

溫：石菖蒲、藿香、蘇子。

涼：竹葉、丹砂、礬石、珍珠、牛黃、鬱金、黃連、知母、貝母、連翹、蘆根、元明粉、麥門冬、柴胡。

東垣報使引本經藥獨活、細辛。

身經通考 臣李潆著

㈠心臟得病虛實橫逆

凡心臟得病，必先調其肝腎二臟。腎者心之鬼，肝氣通則心氣和，肝氣滯則心氣乏，故心病先求於肝，是澄其源也。

五臟有病，必先傳其所勝，水能制火，則腎邪必傳於心，故先制其腎，逐其邪，不使腎邪干心。用萆薢、牛膝、茯苓、石斛、續斷各五錢，羌活、獨活、木香、川芎各一錢，為末，以小便少許化麝香三銖，煉蜜為丸，空心鹽湯下三十丸。

心虛以炒鹽補之。

虛則補其母，木能生火，肝乃心之母，以生薑補肝。如無他證，用安神丸主之。

心實以甘草瀉之。如無他證，用瀉心湯，輕則導赤散。

心實則煩熱，黃連瀉心湯；虛則驚悸，生犀散。

凡味甘者，能瀉心，味鹹者，能補心。

氣熱，補而瀉之以冷。

凡氣熱者能補心，氣寒者能瀉心。

心陽不足，桂心、代赭、紫石英，補須參附。

參附湯，薑煎服。

離火有餘，竹葉、大黃、山梔子，瀉用芩連。涼心者硃砂，壯心者琥珀。舌長過寸，研冰片敷之即收。血衄如泉，炒槐花糝之即止。除瘡落菌，膏犀角與辰砂。

琥珀犀角膏，治咽喉口舌生瘡菌，用眞琥珀研一錢，生犀角屑一錢，辰砂研一錢，茯神二錢，眞腦子研一字，人參去蘆二錢，酸棗仁去殼研二錢，以人參、茯神、犀角爲細末，入乳鉢內別研，藥味和勻，用煉蜜杵爲膏子，以瓦瓶收貯，俟疾作，每服一彈子大，以麥門冬去心濃煎湯化服，一日進五服，取効。

定志甯神丸，硃砂共連草。

拔萃方硃砂安神丸，治心煩懊憹，心亂怔忡，心中氣亂，心下痞悶，食入反吐出，硃砂四錢研，黃連五錢，甘草生二錢半爲末，蒸餅丸如黃米大，每服十丸，唾津送下。

蔓荊子涼諸經之血，草連喬瀉六經之火。驚悸不安，須龍齒、沙參、小草。健忘失記，必茯神、遠志、當歸。多睡兮飲盧仝之苦茶，不眠兮服雷公之酸棗。涼血補陰生地黃，行津止渴天花粉。文蛤末敷愈口瘡，銹鐵粉噙消舌腫。中風不語，燒竹瀝涼之更良。感熱多言，末硃砂鎮之又善。胸間痞痛，開之枳實瓜蔞。心內懊憹，治之梔子豆豉。心熱痛，炒菖蒲、川練梔子宜焦。冷心痛，須木香、肉桂、元胡可炒。心驚盜汗，末白芷與辰砂。

有一男子，因驚恐自汗無度，以致倦怠困弱，服麻黃根、黃芪、牡蠣輩無効。潛谿曰：汗爲心液，以白芷一兩、硃砂半

註邪在心，邪薄於心之分也，喜爲心志，心氣病，故喜悲；神氣傷，故時眩仆。視有餘不足而調之其輸也。

難經七十九難曰：經言迎而奪之，安得無虛？隨而濟之，安得無實？虛之與實，若得若失；實之與虛，若有若無，何謂也？然，迎而奪之者，瀉其子也；隨而濟之者，補其母也。假令心病，瀉手心主俞，是謂迎而奪之者也；補手心主井，是謂隨而濟之者也。

註迎而奪之，瀉也，隨而濟之，補也。假令心病，心，火也，土爲火之子，手心主之俞，太陵也；實則瀉之，是迎而奪之也。木者火之母，手心主之井，中衝也，虛則補之，是隨而濟之也。迎者，迎於前，隨者，隨其後。

千金方曰：心病其色赤，心痛短氣，手掌煩熱，或啼笑罵詈，悲思愁慮，面赤身熱，其脈實大而數，此爲可治，宜服闕宜服者藥，春當刺中衝，夏刺勞宮，季夏刺太陵，皆補之。秋刺間使，冬刺曲澤，皆瀉之。又當灸巨闕五十壯，背第五椎百壯。

邪在心則病心痛，善悲，時眩仆，視有餘不足而調其腧。

左手關前寸口陰絕者，無心脈也，苦心下熱痛，掌中熱，時時善嘔，口中傷爛，刺手少陽治陽。左手關前寸口陰實者，心實也，苦心下有水氣，憂恚發之，刺手心主治陰。

凡心病之狀，胷內痛，脅支滿，兩脅下痛，膺背肩胛間痛，兩臂內痛，虛則胷腹大，脅下與腰背相引而痛，取其經手少陰太陽舌下血者，其變病，刺郄中血者。

心悶痛，上氣牽引小腸，灸巨闕二七壯。

導引

千金方曰：若患心冷病，氣即呼出，若熱病，氣即吹出。其法夜半後八十一，雞鳴七十二，平旦六十三，日出五十四，辰時四十五，巳時三十六。欲作此法，先左右導引三百六十徧。病有四種：一冷痹、二氣疾、三邪風、四熱毒，若有患者安

肝乘心，虛邪風濕，煎大羌活湯下大青丸。
肺乘心，微邪喘熱，瀉白散。
脾乘心，實邪泄瀉身熱，瀉黃散。
腎乘心，賊邪恐怖惡寒，安神丸。

鍼灸

素問曰：心病者，胷中痛，脅支滿，脅下痛，膺背肩胛間痛，兩臂內痛，虛則胷腹大，脅下與腰相引而痛，取其經少陰太陽舌下血者，其變病刺郄中血者。

註　手少陰心脈起心中，上挾咽出脅下，循臑內下肘中，循臂內後廉。手少陽小腸脈上手臂，循臑內出肩解繞肩胛，二經氣實，故有是痛。脅支滿者，少陰之支絡滿痛於脅下也。心火氣虛，則水濁上乘，故胷腹大。經云：濁氣在上，則生䐜脹，心氣不能交於陰，故脅下與腰相引而痛也。心脈上循咽喉，開竅於舌，故取舌下血者，蓋手足陰陽所苦，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然後瀉有餘，補不足。設有變病而邪不在經絡者，亦取其郄中出血，蓋臟腑經氣之相通也。

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乃熱，熱爭則卒心痛，煩悶善嘔，頭痛面赤無汗，壬癸甚，丙丁大汗，氣逆則壬癸死，刺手少陰太陽。

註　心志喜而恐勝之，先不樂者，爲恐所傷也。夫心爲君主之官，臟熱乃神志之病，故獨舉心臟以申明五臟之熱，乃五志之爲病也。外內交爭，熱干神臟，故卒然煩痛也。少陰病者，欲吐不吐，故善嘔。心爲陽中之太陽，故頭痛。心之華在面，故面赤。心主血，故無汗也。心病者，加於壬癸，壬癸不死，起於丙丁，逆則無起色矣。手少陰太陽相爲表

㊀靈蘭祕典論

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

註 小腸居胃之下，胃之運化者賴以受盛，而凡物之所化者從是出焉。

㊁氣厥論

膀胱移熱於小腸，鬲腸不便，上爲口糜。

註 小腸之脈絡心，循咽下鬲屬小腸，小腸之下，名曰闌門，濟泌別汁，滲入膀胱。膀胱反移熱於小腸，是以鬲腸不能下滲濕熱之氣，反隨經上逆，而口爲之糜爛矣。

靈樞經

㊀本輸篇

手太陽小腸者，上合手太陽，出於少澤。少澤，小指之端也，爲井金，溜於前谷。前谷在手外廉，本節前陷者中也，爲滎，注於後谿。後谿者在手外側本節之後也，爲兪，過於腕骨。腕骨在手外側腕骨之前，爲原，行於陽谷。陽谷在銳骨之下陷者中也，爲經，入於小海。小海在肘內大骨之外，去端半寸陷者中也，伸臂而得之，爲合手太陽經也。

註 大腸小腸，皆屬於胃，出於陽明之巨虛、下廉，故曰手太陽小腸者，上合手太陽。

㊁邪氣臟腑病形篇

小腸病者，小腹痛，腰脊控睪而痛，時窘之後，當耳前熱，若寒甚，若獨肩上熱甚，及手小指次指之間熱，若脈陷者，此其候也。手太陽病也，取之巨虛下廉。

心調氣，此法無有不瘥也。

心病用呼吹心臟病者體冷熱相，法心色赤，患者夢中見人著赤衣，持赤刀杖，火來怖人。療法，用呼吹方氣，呼療冷，吹治熱。

養性書曰：修養法常以四月、五月、朔望淸旦面南端坐，叩金梁九，漱元泉三，靜思注想，吸離宮赤色氣入口，三呑之，閉氣三十息。

吐納法，心病用呵，呵爲瀉，吸爲補，須正身端坐先調氣和勻，以鼻微長引氣，然後細細呵之，令耳不得聞，大略以三十六徧爲則能去心部一切煩熱。病愈則止，過則損。

導引法，正坐以兩手作拳，用力左右互相築，各六度，又可正坐以手按腕上，一手向下拓空如重石，又以兩手相叉，以脚踏手中各六度，能去心胷中風邪諸疾，閉氣爲之畢良久，三咽三叩齒而止。

保生祕要曰：心氣滯澀。古云醫道通儒道，第要淸明氣血二字之理，氣爲先天之用，屬於陽無形而有影，血爲後天之行屬於陰有形而成質。氣旺則血榮而潤調，氣絕則血枯而滅形，故氣虛血弱滯澀而成病。澀於心，心爲一身之主，統領血海故心血少則神不定，寢不安，百病集作。諸痛癢瘡瘍皆屬心火，當常呵以洩其火，吸以和其心。諸心切勿食，穢氣觸我靈。夏至夜半後，地氣一陰生。大熱勿食冷，受寒霍亂侵，更忌房中事，元氣離命門。大抵甚暑天善於養心則無秋患，時當飲六一燈心湯豆蔻香茹水。飽醉勿頂風前，愼此則無患矣。

心邪導引，用一指認眞尻尾穴而行泄法，後二指從胷至脅分之。運功守黃庭或歸元注念太乙救苦默呪以正其心邪自不見。

臟腑門七 小腸

小腸經諸穴歌　小腸穴，十九終。少澤、前谷，後谿隆，腕骨、陽谷、養老崇。得支正於小海。逐肩貞以相從。值臑俞兮遇天宗，乘秉風兮曲垣中。肩外俞兮肩中俞，啓天窻兮見天容。匪由顴髎曷造聽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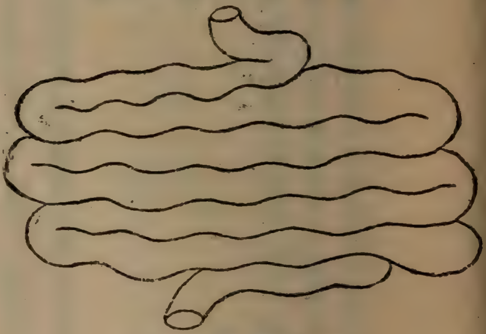
分寸歌　小指端外爲少澤，前谷外側節前覓。節後捏拳取後谿，腕骨腕前骨陷側。兌骨下陷陽谷討，腕上一寸名養老。支正腕後量五寸，小海肘端五分好。肩貞胛下兩骨解，臑俞大骨下陷保。天宗秉風後骨中，秉風髎外舉有空。曲垣肩中曲胛陷，外俞胛後一寸從。肩中二寸大杼旁，天窻扶突後陷詳。天容耳下曲頰後，顴髎面頄銳端

註小腸爲受盛之腑，其氣與膀胱相通，是以小腹痛腰脊控睪而痛時窘之後，當耳前熱者，病腑氣而痛窘之後，則入於手之經脈矣。手太陽之脈起於小指之端，循臂出肩解上頰入耳中至目眥，脈陷者此太陽之經脈病也。腑氣之從下而上，合於手太陽之經，故當取之巨虛下廉。

㊂經脈篇

小腸手太陽之脈，起於小指之端，循手外側上腕，出踝中直上，循臂骨下廉出肘內側兩筋之間，上循臑外後廉出肩解，繞肩胛交肩上入缺盆絡心，循咽下膈抵胃屬小腸。其支者從缺盆循頸上頰，至目銳眥却入耳中。其支者別頰上䪼抵鼻，至目內眥斜絡於顴。是動則病咽痛頷腫不可以顧，肩似拔，臑似折，是主液所生病者，耳聾目黃頰腫、頸頷肩臑肘臂外後廉痛。

註是動則病嗌痛頷腫，乃病氣而及於有形。小腸化水穀之精微，故主液所生病者，爲耳聾、目黃、頰腫、頸項肘臂痛，皆經脈所循之部分而爲病也。



漢張機金匱要略

㈡小腸寒熱

小腸有寒者，其人下重便血，有熱者必痔。

華佗中藏經

量。聽宮耳端大如菽，此爲小腸手太陽。

㊄經水篇

手太陽外合於淮水，內屬於小腸而水道出焉。

註　小腸受盛胃之水液，而濟泌於膀胱，故外合淮水，內屬小腸。

㊅淫邪發夢篇

厥氣客於小腸，則夢聚邑衝衢。

註　厥氣者虛氣厥逆於臟腑之間，客者，薄於臟腑之外也。夢聚貨物之衢邑者，小腸之氣虛也。

扁鵲難經

㊀小腸形象

四十二難曰：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二尺，廣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左回疊積十六曲，盛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

金劉完素六書

㊀控擧證主小腸

小腸病結於腰上而不下，痛衝心肺，邪所系，茴香、楝實丸主之。

明李梴醫學入門

㊀小腸腑賦

小腸上接胃口，受盛其糟粕，傳化下達膀胱廣廣腸大腸、泌別其清濁宣通。

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凡胃中腐熟水穀，其滓穢自胃之下口傳入於小腸上口，自小腸下口泌別清濁水，入膀胱上口，滓穢入大腸上口。

居臍上而長三丈二尺，脈紆則結曲十六，而大二寸有四，形小難容。

左迴疊積六十曲，胃之下口乃小腸之上口，臍上一寸水分穴則小腸下口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但腸有厚薄大小之分，從脈知之，諸陽經脈皆紆曲，小腸氣結，機發心極。

小腸與心相應，所以臍輪能知冷煖，常人二便由心所主，病則不能從令。

候在人中。

人配天地爲三才。以面部言之：鼻之下，口之上爲中，以配人，得陰陽交泰，其位居中，故曰人中。虛者脣青下白。

臍疠痛而成痢成疝者，屬氣。

㈠論小腸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脈證之法

小腸者，受盛之腑也，心為表裏也，太陽是其經也。心與小腸絕者，六日死，絕則髮直如麻，汗出不已，不得屈伸者是也。又心病久則傳小腸，小腸欬則氣欬一齊出也。小腸實則傷熱，熱則口瘡。虛則傷寒，寒則泄膿血，或泄黑水，其根在小腸。又小腸寒則下腫重。熱久不出則漸生痔疾。若積多發熱則上病，若氣多發冷則腰下重，食則窘迫而難，是其候也。小腹脹，則小腹膜脹，引腰疼，厥則邪入小腸，則夢聚井邑中，或咽痛頷腫不可回首，肩如杖，脚如折。又黃帝曰：心也者，神之舍也，其臟周密而不傷，傷則神去，神去則身死矣。故人心多病，病即死，不可治也。小腸受病也。又左手寸口陽絕，則無小腸也。六日死，病則臍旁小腹中有痼瘕也。右手寸口實大者，小腸實也，有熱小便赤澀。又實則口瘡，身熱去來，心中煩滿，體重。又小腸主於舌之官也，和則能言，而機關利健，善別其味也。虛則左寸口脈浮而微，軟弱不禁，按病驚狂，無所守，下空空然不能語者是也。

唐孫思邈千金方

㈠小腸腑脈論

小腸腑者，主心也，舌是候也，心合於小腸。小腸者受盛之腑也，號監倉吏，重二斤十四兩，長二丈四尺，廣二寸四分，後附脊左回疊積，其注於回腸者，外傳臍上，回運環反十六曲，常留水穀二斗四升，其一斗二升是水，一斗二升是穀，應主二十四氣也。脣厚人中長以候小腸。小腸病者，小腹痛，腰脊控睪而痛，時窘乏，復耳前熱，若寒甚，獨肩上熱，及手小指次指之間熱，若脈滑者，此其候也。

㈡小腸實熱

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脈陽實者，手太陽經也。病苦身熱來去，汗不出，心中煩滿，身重，口中生瘡，名曰小腸實熱也。

㊀小腸藥性

小腸乃手太陽之經，多血少氣。

其經起自少澤穴在手小指之端，終於秉風穴在肩上舉臂有空。

丙火之臟，受盛之官，化物出焉。

謂司受糟粕受已復化，傳入大腸，故云受盛之官，物化出焉。千金號監倉吏。

合心臟而長三丈二尺，曲十六而廣二寸有四，泌清別濁，各歸前後。

胃之下口，乃小腸上口也，臍上一寸水分穴，則小腸下口也。至是而泌別清濁水液膀胱查穢入大腸也。

候在人中。

千金云脣厚人中長，以候小腸。

脈詳左寸是腑也，病則小腸痛連腰脊，控睪而疼。

與心脈同位，若輕診而陽實者，小腸實也。

實則脈實煩滿而口舌生瘡。

左寸浮診而實。

虛則脈虛懊儂而脣青下白。

左寸浮診而虛。

氣涼補而溫瀉。

臍下疞痛，赤白痢，小腸疝氣連腰脊，控睾丸而疼，皆心氣入小腸也。

腸激鳴而爲淋爲祕者，屬風。

腸鳴作聲，或時激痛，小便五種淋瀝，或祕澀以致肚腹脹急，皆心風入小腸也。

熱入口渴生瘡，火逆嘔脹有異。

心熱入小腸者，血熱煩悶作瀉，或虛火反逆入胃而爲嘔噦，小便不通，中滿腹硬脹急不作瀉者，未可以淡滲也。

古方滋腎丸最宜。

虛陷遺精懊憹，隱曲帶濁相同。

心虛入小腸者，神魂恍惚、狂亂，夢中遺精，男子赤白濁，婦人赤白帶，或陰中瘡瘍，隱曲不利，皆宜淸上固下，未可以大寒大熱峻攻也。

冷凝水穀不化。

寒入下焦腸痛。

血滯肩頷腫紅。

氣熱反上，則爲頭痛、咽痛、頷腫，不可以顧，肩如拔，臑似折。血熱反上，則爲耳聾、目黃、腮頰腫痛。

溫則茴戟。

大茴、小茴、巴戟、烏藥之類。

涼以通苓

通草、黃芩、天花粉、茅根之類。

補以牡蠣石斛，瀉則金砂續隨。

一發散，而無疏導之害，所以爲妙也。

川楝炒成加木破。

川楝子丸治一切下部之疾，悉皆治之，腫痛縮小，雖多年，服此藥去根。川楝子一斤，淨肉四兩，用麩一合，斑蝥四十九個同麩炒，炒黃色，去麩斑蝥不用。又四兩用麩一合，巴豆四十九粒，同炒，黃色，去麩，巴豆不用。又四兩用麩一合，巴戟一兩同炒，麩黃色，去麩，巴戟不用。又四兩用鹽一兩，茴香一兩，同炒黃爲度，去鹽茴香不用。同木香一兩，不見火破故紙一兩，炒黃爲度，爲末。酒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九鹽湯下。甚者日進三兩服，空心食前服。

滑石寒而治諸淋。

透膈散治諸淋，用滑石一兩，細研，勞碌勞倦虛損則發，用葵花末煎湯，調二錢服，效。又方白花散治小便不通，膀胱濕熱，用朴硝爲末，每服二錢，煎茴香湯調服。

沉香溫而行諸氣。

沉香散治氣淋，多因五內鬱結不舒，此陰滯於陽而致壅塞，小腹脹滿，尿不通，大便多泄，小便不利，用沉香、石韋去毛、滑石、王不留行、當歸各五錢，葵子、白芍各三錢，甘草、橘皮各一錢，爲細末，每服二錢，大麥湯送下。

尿血煮苦蕒菜根。

用水與酒煎服，出自生經中。

血淋煎車前子葉。

用車前根葉子，用水煎，多飲佳。

淸泉旋汲飲髮灰。

用自己頭髮燒灰，或他人者亦可，細研，淸水調服。或用溫酒調服二錢，立有效驗。

藥性氣涼者補小腸，溫者瀉小腸。

味辛瀉而酸補。

藥性辛瀉酸補。

小便頻而美縮泉。

縮泉丸治脬氣不足，小便頻數，用天台烏藥、益智仁各等分爲細末，酒煮山藥末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七十丸，臨臥鹽酒送下，甚效。

精不固而佳威喜。

威喜丸治精氣不固，夢泄白濁，用白茯苓去皮，切作塊，以猪苓一分同放於磁器內，用水煮二十餘沸，取出焙乾，研爲細末四兩，將黃蠟四兩鎔化，搜和茯苓末爲丸，如彈子大，空心細嚼，滿口生津，徐徐咽津服，以小便清爲度，仍忌食醋。

智神遠志能清濁。

遠志丸治小便赤濁，如神，用遠志半斤，以甘草水煮去心，茯神、去木益智仁各二兩，爲細末，酒煮麵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臨臥用棗湯送下。

龍益石蓮果澀精。

恩濟堂曰治小便白濁夢遺泄精等疾，用石蓮肉、益智仁、龍骨五色者各等分爲細末，每服二錢，空心清米飲調下。

小腸疝氣茴香薑浸入青鹽。

去鈴丸治疝消鈴，用角茴香一斤，以老生薑二斤，取自然汁浸茴香一夜，約薑汁盡入茴香內，以好青鹽二兩同

因體虛傷於七情，致三焦氣澀運掉不行，乃氣祕耳。遂與三和散一貼，大小便頓和，而勿藥。見古人處方之良也。又一童男年十二歲，夏得疾，證熱似瘧，食飲少，貪餘無所苦。余以藿茹飲、六和湯，病減，熱未甚除。彼請小方脈治之，用諸苦寒之劑，熱愈甚。數日往白余，曰：求其退熱而反甚。然且從之，若見脚浮，可止藥。數日脚果浮，小便赤濁，少時凝如糊，熱日甚。有欲進至寶丹者，余曰：非熱甚也，乃苦多瀉脾傷氣耳。脾得瀉而虛，虛則熱甚而至浮，氣傷則小便赤濁如糊。經曰：苦傷氣，氣傷則不化，故赤濁而熱也。思擇處方，用白朮、赤茯苓、澤瀉、猪苓、大腹皮、蓬朮各五錢，神麯四錢，木香一錢，陳皮、青皮、縮砂、三稜各三錢半，滑石、麥門冬去心各二錢半，甘草一錢半，㕮咀，每服四錢，水一大鍾，燈心二十根，煎至七分，食前服。未盡劑則食進熱除，便清腫退，治得其本矣。

㈡本經補瀉溫涼藥

補：牡蠣、石斛。

瀉：海金砂、續隨子、荔枝核、葱白、紫蘇。

溫：巴戟、小茴香、八角茴香、烏藥。

涼：通草、茅根、黄芩、天花粉。

東垣報使引本經藥：藁本、羌活行上。黃蘗行下。

鍼灸

靈樞曰：小腸控睪引腰脊，上衝心，邪在小腸者，連睪系屬於脊，貫肝肺，結心系。氣盛則厥逆上衝腸胃，熏肝，散於肓，結於臍，故取之肓原以散之，刺太陰以予之，取厥陰以下之，取巨虛下廉以去之，按其所過之經以調之。

註　睪心引腰脊上衝心者，小腸之疝氣也。肓乃小腸外之脂膜，故取肓之原以散之，刺手太陰以奪之，取足厥陰

薄荷時煎調琥珀。

小便尿血用琥珀研爲細末，每服二錢，燈心薄荷煎湯調服，神效。

熱入小腸爲赤帶，茴香苦楝當歸。

拔萃方苦楝丸，治婦人帶病。熱入小腸爲赤，熱入大腸爲白，皆任脈經虛也，宜苦楝、碎酒、炒茴香、炒當歸各五錢，爲細末，酒糊丸，每服五十丸，空心溫酒送下，立效。

邪歸六腑變膏淋，滑石、金砂、甘草。

海金砂散治膏淋，海金砂、滑石末各一兩，甘草末一分，研勻，每一匙用麥門冬湯下，燈心湯亦可。

自朝至夜思經義果痊欲死之癃。

發明曰：長安王善夫病小便不通，漸成中滿，腹大堅硬如石，壅塞之極，腿脚堅脹，裂出黃水。雙睛凸出，晝夜不得眠，飲食不下，痛苦不可名狀。伊戚趙謙甫求治覩歸，從夜至日，耿耿不寐。究記素問有云：『無陰則陽無以生，無陽則陰無以化。』又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此病小便癃閉，是無陰而陽氣不化。凡利小便之藥，皆淡味滲泄爲陽，止是陽中之陰，非北方寒水陰中之陰所化者也，此乃奉養太過，膏粱積熱，損北方之陰，腎水不足，膀胱腎之室，久而乾涸，小便。火反逆上而爲嘔噦，非膈上所生也，獨爲關，非格病也。潔古云：熱在下焦，臏塞不便，須用關格之法。今病者內關外格之病悉具，死在旦夕，但治下焦可愈。隨處以北方寒水所化大苦寒之味者，黃蘗、知母，用桂爲引，丸如梧桐子大，沸湯下二百丸。少時來人云：服藥須臾，如刀刺前陰火熱之痛，溺如暴泉湧出，臥具皆濕，牀下成流，顧盼之間，腫脹消散。余驚喜曰：『大哉聖人之言，豈可不徧覽而執一者也！』其證小便閉塞而不渴，時見燥者是也。凡諸病居下焦皆不渴也。二者之病，一居上焦，在氣分而必渴；一居下焦，在血分，必不渴，血中有濕，故不渴也。二者之殊，至易分別耳。

[illegible]而溫腎水。

以下之，取巨虛下廉以去小腸之邪，按其所過之經以調其氣。

千金方曰：小腸熱滿灸陰都隨年壯，穴俠中脘兩邊相去一寸是也。

小腸泄痢膿血灸魂舍一百壯，小兒減之。穴在俠臍兩邊，相去各一寸，又灸小腸腧七壯。

通俗